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难忘的故事

保卫延安

第十三册



难忘的故事

巧测火力智取曹县

1947年1月，敌人发觉我刘、邓所部主力在定陶、单县地区，马上调集20余万敌军蜂拥而来。这时，我军已远走高飞了。敌人发现我主力在濮阳地区围城打援，又蜂拥而去，结果也扑了空。

还得再让敌人动起来。刘伯承司令员面授1旅任务：

“我华东野战军把敌人牵到濮阳以北去了。你们1旅用3天时间要把曹县打下来。拔掉这个钉子，把敌人再牵回来，掩护华东野战军打济南。”

邓小平政委补充说：

“如果3天打不下来，就打不成了。”

陈云开政委和杨俊生旅长都说：

“我们保证能打下来。”

野战军李达参谋长说：“曹县城墙有10米多高，工事坚固，完好无损，要做好充分准备。”邓政委又特别提醒：“要小心，友军打了3次，都没有打下来，3次都是把突击队打掉了。”

陈云开说：“明白了！首长的指示很宝贵，我们一定小心。”

1月25日，1旅向曹县进发。曹县南面没有城关，无草木，无人烟，光秃秃的，旅部令2团包围，组织三角火网封锁城门。西关小，部队展不开，离月城远，令7团相机助攻。北关更小，房屋少而分散，不成关，令旅直的侦察、通讯、警卫3个连包围守住，以火力封锁。纵队派来警卫营加强了北关的力量。

东关大，街道长，房屋多，离月城近，中间有一条护城河，河宽200米多，水深1米，穿棉衣不宜涉水，街口偏北有座小石桥。令1团担任主攻，旅炮兵营暂归1团指挥，以集中火力，确保攻城胜利。

但是，部队当晚没有找到暗堡，这是一个决定战斗胜败的关键。

天亮了，陈云开叫团长、炮兵营长、突击营长来到离月城70米处，他要从这里到北面去。突击营长一把将陈云开拉回来说：“这里不能过，我3次派通信员过去，3个人都被打死了”

陈云开问：“枪从哪里打来的。”

他说：“不知道，查了很久查不出来”。

陈云开责怪他：“你真糊涂。用血换来的暗堡火力点不找，还到哪里去找呢？”

陈云开命令道：“叫一个人来跑给我看。”

周围10多人抢着说：“我来跑，我来跑！”

陈云开说：“且慢，我说跑才跑。我们不仅要了解暗堡的位置，还要测出暗堡大小、高低、角度和形状。这才能决定攻城的方式，去夺取胜利。我们没有测量器，就自己造，只要能测出各种数据就行。”来一个特等射手，你给我造个测量器，造好了给你记功。”

射手说：“首长，这……”

陈云开说：“青年人要敢想、敢说、敢干。你当工程师，我做顾问，你照我的办，天塌下来，有我顶住。”

射手说：“好！我听首长的。”

陈云开说：“你从这条大街的中央，对着月城中央画一条直线，再从月城的中央，画一条垂直的中线到地面，两线垂直相接成一直线。然后，在月

城的直线上，离地面 1.5 米处，画一个中心点做记号，再在中心点上画一条横的水平线，成‘十’字形。现在你对着‘十’字形的中心点打一枪做记号。再以‘十’字形中心为半径，向上、下、左、右距 1.5 米处各打一枪，还是做记号、定角度。测量器造好了，大家都要记住这些点和线，看准暗堡里的枪，从何处打出来的，不要马虎，它关系到战斗胜败的大事。”

陈云开还说：“跑的同志注意，你估计一下，这条大街有几步宽？是哪一只脚先跨过大街北面边沿。如是左脚先跨过，白布拴在你的左手指上，最后跨脚甩手，人要躲起来，把白布留在外面片刻，让敌人的子弹打在白布上，才能测出各种数据。还有，从我这里起，以东的同志注意：在南面的人向北看，在北面的人向南看，要看准暗堡里打出来的枪，弹头落在什么地方？看准了告诉我。”

根据这种测法，陈云开测定，暗堡有 2 米多高，1.8 米宽，堡底与地面平行，可以用两人并列跑步进城。堡前架双人桥，并排有 3 个枪眼，两边是机枪，中间是步枪，战时步枪换机枪，这 3 挺机枪，完全可以封锁街道和偏北的小石桥，任何强大的突击队也很难通过。

据这一测定，旅部做出了战斗部署，月城门处的城墙下不会有暗堡，部队可以过小石桥进月城门。爆破组炸鹿砦时，要保护偏北的小石桥。从暗堡、石桥两路进城，5 分钟内可进去 5 个营作战。取消梯子组和投弹组，每人带冲锋枪或机枪，分别加强两个登城连的火力。其中 1 个连沿城向南打过去，再向西打。1 个连向北打再转向西打去。另 1 个突击连进城后，首先以火力支援两个登城连歼灭城上守敌。东关两边房子上的 3 层火网，从破坏射击起，到歼灭东城墙上的敌人为止，要严密封锁月城和城门楼，不让敌人打出枪来，随后才能跟部队进城。

由南面 2 团抽调 1 个营到东城，负责封锁城门楼以南到东南角的敌人，不准打出枪来。待东城墙敌人全部被歼灭后，走东关暗堡进城，向南配合 1 团 1 个营，并肩向西打去。由北关调纵队警卫营到东关北，负责封锁城门楼以北到东北角城墙，不让敌人打出枪来。待东城墙上到东北角的敌人被歼灭后，迅速向东关小石桥，经月城门进城，靠北同 1 团 1 个营，并肩向西打。

炮兵位置，东关两门野炮放在我这里，用蔑席伪装起来，并用沙包垒成防御墙，不让敌人看到我军的行动。野炮第一步打掉暗堡；第二步打掉月城几个垛口，赶走敌人；第三步打掉城门楼，赶走城门楼及附近的敌人。东关南的两门山炮，拉出街外，伪装起来，第一步打掉月城上的几个垛口，第二步配合打掉城门楼，东关北的两门山炮，1 门留在原地，第一步试射月城门北，看城墙下是否有暗堡，有就打掉。第二步打掉月城几个垛口，再机动使用。

1 月 26 日下午 4 时前一切准备完毕，立即攻城。

战斗只打了 30 多分钟，全歼守敌 3500 余人，无一漏网。战斗提前两天结束，伤亡减少了 2/3，圆满完成了刘、邓首长交给的战斗任务。

一箭三雕“炒‘王牌’”

1947 年 1 月的东北大地，天寒地冻，北风凛冽，冷气袭人。

东北国民党“剿总”司令杜聿明，为执行其“南攻北守，先南后北”的战略计划，集中 10 个师的兵力，向南满临江根据地发起疯狂进攻，企图乘

人民解放军在临江根据地尚不巩固、南满解放军非常疲劳的时候，一举攻占临江，消灭南满人民解放军主力部队，然后调头北上，以达到各个击破的目的。为粉碎敌人的阴谋，配合南满人民解放军保卫临江根据地，支援兄弟部队作战，北满解放军利用敌新1军、71军分散防守的弱点，抓住此时江河封冻便于大兵团机动的有利时机，集中第一、二、三纵队，在东北民主联军总部指挥下，冒着摄氏零下40度的严寒，南渡松花江，向中长路东侧长春、吉林以北地区敌新1军防地展开了著名的“一下江南攻势”。

根据总部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敌人和围城切援的作战意图，南下纵队首长决定：以围攻其塔木为钓饵，引诱其塔木临近各要点敌人支援，在运动中相机消灭敌人。

其塔木，位于松花江南岸，是国民党“王牌军”新1军113团控制江防的要塞。国民党军在这里苦心经营大半年，构筑了坚固的防御工事，把其塔木这个小镇子变成了一个典型的“奥吉斯亚牛圈。”就象敌人自诩的那样“共军要想攻下其塔木，势如登天！”

1月5日黄昏，人民解放军势如万箭齐发，南渡松花江。各路大军虽然作了充分准备，指战员们都穿着厚厚的棉袄、大衣、棉手套和皮帽子、棉鞋。战士们把全身裹得严严实实，脸和嘴也都用毛巾包起来，只留两只眼睛看路。但是呼啸的寒风夹杂着雪片席卷全身，仍然使人感到透骨之寒。

“吃菜要吃白菜心，打仗要打新1军”。指战员们一听说要与“王牌军”打仗，精神倍增，在漫过膝盖的雪地里跋涉，仍然情绪高昂，勇往直前。

经过一夜艰难行军，至6日下午，1纵3师突然包围了其塔木，守敌成了瓮中之鳖。当日夜，3师首先打响第一枪，向守敌发起猛攻。突击连如同利刀破竹，分别从西南、正东和西北三个方向突破敌人阵地。弹丸之地的其塔木很快被人民解放军控制在掌心。

其塔木敌守军营长刘志高顿时慌了手脚，连续三次向驻扎在九台的“王牌团”敌113团团团长王东篱呼叫救援：“……团座，情况紧急，共军攻的很猛，今夜明晨援兵不到，恐怕我们……”

“沉着！镇静！”九台敌113团团团长王东篱训斥道：“……今天下午6时分三路驰援……”

果然不出所料！敌人要向其塔木增援。常言道：打在兵身痛在将心。王东篱怎能忍心把自己身上的肉让共军剃去。

此时，担负打援任务的1纵1师，从截听敌人电话中了解到113团将前来为其塔木解围的消息后，异常激动。立即向纵队首长作了汇报，同时决定在敌援军必经之公路两侧组织伏击。在征得纵队首长同意后，在张麻子沟和卡路间的盆地上，为敌援军布置了一个大“口袋”，待机歼敌。

为了避免被敌人过早发现我军意图，按照纵队“与自然背景相一致”的要求进行隐蔽，广大指战员反穿大衣，用毛巾包住头，卧在雪地里。由于急行军时出汗过多，有的战士的大衣白里已被汗水和泥土染成黄色，很容易暴露目标。大家在相互检查时，发现了这一情况。于是，干部们分头召开“诸葛亮会”，发动群众出主意想办法。

排长曹留桂说：“为了胜利，我宁愿让你们把我埋在雪坑里。”

战士们说：“这个办法好是好，就是不知道会不会冻死人。”

“不会的！”曹留桂说：“雪是保暖的，俺们山东的冬小麦，要是下一场大雪，就象盖了一床棉被，这里头有科学。”

经过大家七嘴八舌议论，决定就采用这个办法。说干就干，曹留桂首先让战士们把自己埋起来。这个方法很快推广开来，阵地上立刻出现了一片银白的世界。

就这样，大家挨过了这个艰难寒冷的夜晚。

7日上午11时许，从芦家屯传来了敌人装甲车开路的轰鸣声响。原来，增援其塔木的敌军从九台出发后不久，害怕夜间遭解放军伏击，就在中途芦家屯安营扎寨，天亮了才蜗牛似地向其塔木方向进发。

敌人谨慎小心地先派出一个连的兵力，在8辆装甲车的掩护下，来到张麻子沟和公路之间，开动机枪一阵盲目射击。进行火力侦察后，断定在这零下40多度严寒的冰天雪地里，不可能有共军埋伏，才报告大部队可以前进。远在芦家屯的敌人得到没有共军伏兵的情报后，才一字长蛇出动了。敌大队人马到达张麻子沟后，又派出便衣在村前村后搜寻了一番，未见异常。敌团长王东篱用望远镜反复观察了公路两侧山坡后，仍然不放心，命令炮兵又一顿猛轰，仍无任何反应。为了保险起见，他不放心又召来侦察机对张麻子沟进行了低空盘旋侦察，照样一无所获。王东篱这才命令部队向其塔木火速前进。

正午12时半。敌人大部已进入我军袋形阵地。

突然，“叭！叭！”一红一绿两颗信号弹腾空而起。顿时，整个山野轰鸣起来，大炮机枪一齐怒吼，埋伏在雪地里整整22个小时的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在我炮火的掩护下，一跃而起，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向敌阵。敌人的阵势在猛烈炮轰下，立刻乱成一窝蜂，四处瞎闯，狼狈不堪。人民解放军像无数把利剑，从四面八方居高临下压向敌人。激战数小时，共歼敌1100多名，敌113团团团长王东篱毙命黄泉，缴获敌人全部装备物资。仅仅三个小时，这块“肥肉”——“王牌军”的“王牌团”就被歼灭了，真是痛快淋漓！

下午5时，纵队传来消息：从德惠东援的新1军150团，在增援途中被兄弟部队6纵包围在焦家岭，正在围歼中；由吉林经乌拉街西援的新1军112团，在其塔木以南也已被友军击溃。至此，其塔木围歼战，以“一箭三雕”的胜利结局宣告结束。

旅长抬伤员

马忠全是一位身经百战的将军，他在谈自己领兵打仗的经验时，十分感慨地说：“带兵和用兵之道，贵在爱兵。取信于兵，则可以一当十，以十当百，战无不胜，攻无不克。”这个经验是他从几十年的军旅生涯中总结得来的。

1947年1月，在山东鱼台县杨庄和附近几个村庄，马忠全指挥晋冀鲁豫军区的第3纵队第8旅打了一场歼灭战，战斗打得异常残酷和激烈，最后歼敌1500人，而我军也有较大伤亡。

战斗一结束，马忠全旅长立即命令部队打扫战场，清点俘虏和缴获敌人的武器弹药，安置转移伤员。这时候，第8旅突然接到上级通知，说敌人的增援部队已逼近，距离第8旅只有二、三十里路，情况非常紧急，要他们火速转移。接到敌情通报后，作战指挥部里气氛立刻紧张起来，因为敌情紧急，当时还有150名重伤员未运走。可是，旅里由未负伤战士和民工组成的担架队已抬其他伤员走了，纵队的担架队也已经转移，附近村庄找不到民工，部

队中只剩下一些机关和后勤人员，这批伤员的转运成了难题。

为了解决这个难题，马忠全和旅政委卢南樵、旅参谋长史景班等同志，在指挥部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发动大家找门板、凳子、木杠子、绳子，自己绑担架。没有民工，发动所有机关勤杂人员抬。经过简短动员，部队很快做好了出发准备。指战员们冒着凛冽的寒风和纷飞的大雪，抬着、背着全部150名重伤员踏上转移之路。担架队中，旅、团领导干部从指挥员变成了担架员。更让大家感动的是，为革命负过7次伤的马忠全旅长也走在这个特殊的担架队中，警卫员知道他双手都负过伤，担心他吃不住劲，抢着不让他抬，他就是不肯，他的右手不灵活，用不上劲，被抬杆一磨，受过伤后突出来的手骨疼的钻心，他就用左手多吃劲，抬着伤员艰难地行进在转移的路上。

旅首长亲自抬伤员的举动，极大鼓舞了全旅指战员，也深深感动了被抬的伤员。一名受伤的解放战士含着眼泪说：“在国民党军队里打仗挂了彩，躺在那被狗吃了也没人管；在这里连旅首长都抬伤员，这么爱护我们当兵的，让人心里感到温暖。在这么好的队伍里当兵，不管流多少血，受多大苦，心里也高兴。我要赶快养好伤，争取早点回来，参加新的战斗。”

避实击虚克莱芜

在华东战场，经过7个月的较量，军事形势较之国民党军开始向我解放区全面进攻时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我军兵力更加集中，武器装备也有相当改善，作战能力迅速提高。全体指战员在全国和华东我军大量歼敌的胜利形势鼓舞下，士气高昂，求战心切。

这时，陈毅、粟裕等华野领导正在着力研究分析敌情，考虑如何利用内线作战的有利条件，依托山东解放区，积极创造战机，打更多更大的歼灭战，完成中央军委赋予的争取在1个半月到两个月内再歼敌10个旅左右的作战任务，以推进战局的发展。

与此同时，国民党反动派继续对战场形势作出错误判断。为了在山东“剿匪”，制定了“鲁南会战计划”，蒋介石派陈诚坐镇徐州。陈诚叫嚷：“这次会战关系重大，党国前途，剿匪成败，全赖于此，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鲁南战役在1月20日结束，敌人在31日就发动新的进攻了。

蒋介石、陈诚拟定的“鲁南会战计划”的要点是：以11个整编师（军）共29个整编旅（师）的兵力，组成两个突击集团，南线由欧震集团的8个整编师（20个整编旅）组成主要突击集团。沿陇海路自台儿庄至城头一线，北攻临沂。北线由李仙洲指挥3个军9个师（未整编）组成辅助突击集团，分由明水（今章邱）、周村、博山南下，乘虚进占莱芜、新泰、蒙阴，袭扰我军后方，进击我侧背，配合南线行动。

此外，敌人还从冀南、豫北战场抽调王敬久集团（辖敌五大主力之一的第5军和3个整编师）至鲁西南地区，企图隔绝我晋冀鲁豫野战军与华东野战军的联系，并伺机转用于鲁南、鲁中战场。

敌人吸取过去被歼教训，要求各部队实行“集中兵力，稳扎稳打，齐头并进，避免突出”的作战方针，以免遭我各个击破。

1月31日，南线敌军分3路开始北犯。2月3日进抵重坊、郯城、桃林一线。

敌军兵力密集，互为策应，每一路都分别有精锐主力部队作为骨干，战

斗实力相当强。

陈毅、粟裕决心放手诱敌北进至临沂外围地区予以各个歼灭，同时作了保卫临沂的准备。2月3日，陈毅、粟裕向各部队下达了作战预备命令，拟定了在临沂及其以南地区作战的3个方案：

第一方案，如敌右路前进较快，即首先集中兵力歼灭整编第25师及整编第65师一部于郯城以东、东海（今海州）以西地区。这一路敌人的战斗力较弱，侧翼暴露，易于歼灭。

第二方案，如敌左路前进较快，则首先集中兵力歼灭整编第11师于沂河以西的苍山地区。这一路敌人侧翼虽不暴露，但比较薄弱一点，容易打。

第三方案，如敌左右两路均前进迟缓，而中路突出时，即首先集中兵力歼灭整编第74师于沂河、沭河之间，郯城以北地区，这一路敌人战斗力较强，两翼又有掩护，不易就歼，但当它沿郯（城）临（沂）公路冒进与其左右两路脱离较远时，也有可能予以歼灭。

三个方案中，以第一方案为最好，这是基本方案，第二方案次之，第三方案可能较难实现。

在制定作战方案的当天，2月3日，陈毅、粟裕即令第3纵队从正面坚决抗击中路之敌，目的是要诱使敌左右两路突出，以利我军寻歼其中的一路。

但敌人也十分狡猾，不中我计，在我第3纵队对敌中路施加压力后，左右两路敌人不仅没有突出冒进，反而就地构筑工事，且有向中路靠拢之势。而北线之敌李仙洲集团已于当天分由明水、博山南犯，次日进占我莱芜、颜庄。

看来，敌人估计我军必定固守临沂，决定按照其会战计划规定的作战方针，稳扎稳打，齐头并进，待北线李仙洲集团和西线王敬久集团逼近后，再同我军主力决战。

在此形势下，如何分割敌人，创造战机，成为突出问题。2月4日，中央军委来电指示，必要时放弃临沂，则此次我必能胜利。

敌人逼我军在临沂地区决战，而我军有了必要时放弃临沂的准备，作战的回旋余地就大得多了。

这时，陈毅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设想：既然南线敌人重兵密集，战机难寻，而北线敌人孤军深入，威胁我后方，我们不如改变原定作战方针，置南线敌重兵集团于不顾，而以主力北上，以绝对优势兵力，歼灭北线之敌，陈毅让粟裕就此设想熟思。

粟裕觉得陈毅的设想十分高明，并作了进一步的分析。

从解放战争开始，在华东战场上，敌我双方都把作战重心放在南线。这次敌主要突击集团和我军主力也都集中于南线。中央军委的历次指示，都是要诱南线之敌北上，在临沂附近的适当地域寻机予以歼灭。陈毅、粟裕也是这样部署作战的。但是，从战场的实际情况看，出现了值得研究的重要因素：

第一，南线敌军麇集成堆，而且行动谨慎，平推北上，不易各个击破。

第二，从兵力对比看，整个南线，敌占优势，在不能给敌以大量消耗和实施分割包围的情况下，不宜过早地与其决战。

第三，北线之敌乘虚南下，伏击我侧背，威胁我后方，不能忽视。北线敌军兵力少，战斗力也相对不强，内部派系矛盾多，且孤军深入。我军如将主力隐蔽北上，定可出敌不意。这样，我军就可以置敌南线强大兵团于无用武之地，既可避免不利决战，又可歼敌一大坨，粉碎敌南北夹击意图，解除

敌对我后方的威胁，打通渤海、胶东和鲁中的联系。如果我军能歼敌三分之二，将便于今后集中更大兵力南下出击，向津浦线、向中原以至大别山发展。

打北线之敌的最大顾虑是，在它发现我军主力北上时可能回缩，使我军扑空。但即使如此，我军还可乘势进击胶济路，打通鲁中、胶东、渤海三区的联系，然后休整部队，以逸待劳，从容迎击南线之敌，仍属有利。

粟裕也考虑了南线之敌在我军主力北上后的可能动作。在北线解决李仙洲集团前，进占临沂之敌，很大可能沿临（沂）蒙（阴）公路北上，加速南北对进，夹击我军；或者由临沂西开向城地区，经枣庄、临城，向北打通津浦路，与济南南下之敌会师；也有可能由临沂东进，打通临沂与海州的联系。但敌南线与北线相距 150 余公里，敌军无论是北进、西进或东进，都会改变其密集态势，造成兵力分散，有利我军尔后南下作战。

考虑了敌方的情况后，粟裕又从我方情况出发进行了认真分析。将作战重心突然北移，可能遇到的情况是：

第一，部队指战员对于大踏步远程北上作战没有思想准备。过去，部队从苏中退到苏北，从苏北退到鲁南，都遇到过这个问题。当时，华中部队中就流传着一个发牢骚的顺口溜：“反攻反攻，反到山东，手拿煎饼，口咬大葱，大好形势，思想不能，有啥意见，要回华中。”宿北，鲁南两个战役的胜利实践，提高了大家对大踏步进退的作战方针的认识，但是刚刚取得了鲁南大捷，又要远距离北退，估计思想问题又会产生。这是需要重视的一个问题。但是，经验已经告诉证明，只要打个好仗，指战员们的思想问题是能迅速解决的。

第二，为供应和保障我 20 多万部队作战需要，粮草、弹药等大批物资已经从多方运集南线，一下子又要掉头随军远程北运，后勤任务是极其艰巨的。但是，在华东局的直接领导下，依靠老解放区人民的热情支援和严密而有力的组织工作是可能办到的。

陈毅听了粟裕的分析十分高兴，认为分析得有理有据。

5 日，华野司令部即将北上歼敌的作战预案急电向中央军委请示。当时，陈、粟还考虑临沂是山东的首府，在撤出临沂之前，如能给敌人一个打击，在政治上将更为有利，在军事上也可起隐蔽我军作战意图的作用。因此，向中央军委提出了三个作战方案：

第一案，即以第 2 纵队进攻白塔埠、驼峰镇地区，发起讨伐叛军郝鹏举部的战斗，以振奋我军军威，打击敌人气焰，并乘势威胁海州，诱敌东援或北进（当时已估计到可能性不大），相机予以歼灭；

第二案，如第 2 纵队的行动能吸引敌军东援或向临沂挺进，则除留一个纵队在临沂以南监视敌人外，主力集结于临沂以北休整以待敌之北进，再选歼敌机会；

第三案，在第 2 纵队行动后，主力即北上作战，以一个纵队留在临沂地区伪装华野主力与敌纠缠，主力则兼程北上，彻底解决北线之敌，进击胶济线，威胁济南，吸引南线之敌进至临沂以北山区或增援胶济线，尔后我军再全力反击，视机各个歼灭南线之敌。陈、粟在电报中侧重讲了北上歼敌的好处，提请中央军委考虑。

2 月 6 日，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即复电批准了华野的北上作战方案。指出：“完全同意第三方案，这可使我完全立于主动地位，使蒋介石完全陷于被动。”并且指示陈、粟，为了迷惑敌人，我军应先在原地集结休整，对外装

做打南面模样，同时，我渤海地区部队应停止攻击，以便使北线敌军放手南进，复电强调指出：“总之，先打弱敌，后打强敌，力争主动，避免被动。”

不难看出，莱芜战役作战方案的形成，是统帅部与战区指挥员集体智慧的结合。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关于必要时放弃临沂的指示，陈毅舍南就北的作战方针的设想，华东野战军前委的作战方案的制定和部署，上下结合，互相启发，互相补充，一个切合实际的作战方案就形成了。

打北线之敌的莱芜战役从1947年2月20日发起，至23日结束，共歼敌5.6万余人，收复了10余座城镇，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插翅”而飞

1947年2月初，蒋介石凭借他的军事优势，疯狂向我解放区大举进攻。济宁地委和冀鲁豫七分区机关移到嘉祥县任店附近的一个村子，分区19团也奉命进驻该地，靠拢分区指挥机关待命，由1营担任地委、分区的警卫任务。一天拂晓，驻地以西突然发现敌情，据侦察，是敌人的大部队（后来才知道是由商丘向泰安运动的敌整编72师），迅速向我逼近，并有对我合围之势。为避敌锐气，防敌合击，地委和分区机关由4连掩护，立即向东南方向转移。转移前，分区何光宇司令员，从前边来至1营，告诉1营政治委员金安志说：“不是小情况，是大情况，分区转移后，你营回团建制，你们团要迅速转移。”在地委、分区转移后，我1营立即归建。1营到达团部驻地后，将这一情况报告了团长刘国祯，由于刘团长头天才调任到职，对这突然情况的思想准备不足，对部队也不熟悉，迟疑了约40多分钟。这时敌人已向我发起了进攻，仓促间，团直机关由5连（欠第3排）掩护，向东南方向边打边撤。团长刘国祯、2营营长李挺碧急率6连抢占任店以西的一个村子阻击敌人。经过一场激战，他们陷入了包围。连长马法荣同志牺牲，刘团长、李营长负伤被俘（后被敌杀于济宁）。我1营在任店以北，也受敌包围。金安志同志试图突围，但考虑到在大军压境、四面受敌的情况下，若白天死打硬拼强行突围，显然是一种冒险行动。便改变决心，迅速收拢部队，抢占任店固守，依托村落进行战斗，等天黑再突围。当1营组织1连、3连、5连1个排和营部200多人，抢占任店后，敌人也从东南角攻进了村内。稍后，敌人又从西南角向我发起攻击，情况十分严重，1营立即组织1连进行反击，将敌击退。部队在与分区和团部失掉联系的情况下，金安志同志作为营的政治委员，担负起了全面的指挥任务。当即组织各连退守村西街固守院落，命令各连迅速占领制高点，抢修工事。并向部队提出：坚持到天黑就是胜利！最后金安志下了这样的命令：一定要死守院落，准备与敌人拼刺刀，拼手榴弹。

在经过上午的激烈战斗之后，金政委从敌人的猛烈火力和熟练的战术动作上判断，当面之敌不是蒋介石的杂牌部队，是他的正规军。据此对1营能不能固守院落，坚持到天黑，考虑的很多。但也相信我们的部队是能打硬仗的，只要组织指挥得当，掌握好有利时机，是能坚持到天黑，胜利突围的。虽然我们已失掉了半个村庄，但战士们打得很顽强，轻伤不下火线，党员、干部都战斗在最前边。1连李副指导员上午负了伤，仍坚持指挥。全营的炊事员、司号员和其他勤杂人员也全部投入了战斗，卫生员除了抢救任务外，也都拿起了武器。由于我们的兵力集中，火力集中，便于指挥，又能同各连及时通报研究情况，尽管敌人在下午又发起了一次次冲击，但都被我们打了

回去。我们一直坚守着院落，敌人始终没能再前进一步。

天黑了下來，敌人的进攻也停止了。金安志判断可能是敌人的进攻告一段落，要调整部署，防止我军突围。敌变我变，当即下决心，抓住这个时机突围。金安志早已注意到：在白天的战斗中，从东南角进攻的敌人比较乱，火力也不强，下午的攻势也不猛（后来才知道这是从济宁来的吴化文的一股部队），与他们的左、右邻不协同，互不支援，各打各的。很明显，这个地方是敌人的两个建制部队结合部，是个薄弱环节。这里是突围的最佳方向。

下定了决心，金安志政委向担任突击任务的1连长陈润芝及3连长等严肃交代：突击连要不顾一切，猛打猛冲，勇往直前，必须打开通道，3连、5连紧跟，保持间隔距离，成战斗队形，防敌夹击和切断。整个突围行动要迅速和秘密。

突围的动作是非常迅速而秘密的，部队到达村外，村内敌人还未发觉。在村外遇敌约有1个排的兵力，敌人问口令，不予理睬，敌人也搞不清怎么回事，可能是因为太意外了。1营突出村外约有三、四百米，接着转头向东，疾驰有一华里多，又转向北，直奔事先约定的第一集合点。当一营进至任东东东北时，敌人才明白怎么回事，要想再追击已经晚了。

白天敌人没有占到便宜，晚上又让我1营“插翅”飞了，72师懊丧透了。

保卫延安

1947年，正当边区人民欢度春节的时候，敌人“重点进攻”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部署已经基本完成。蒋介石把3/5的空军调到西安，又纠集西安的胡宗南、青海的马步芳、宁夏的马鸿逵、榆林的邓宝珊等部共34个旅23万人马，从南、西、北三面、向我边区进犯。国民党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胡宗南亲自在洛川召开会议，命令他的王牌部队——整编第1军军长董钊率7个旅，整编第29军军长刘戡率8个旅，向边区的南大门——宜川和洛川一线集结，狂妄叫嚣要“三天占领延安”。

延安，是中共中央和毛主席住了十几年的地方。从1935年中央到达陕北，延安就成了中国革命的心脏，成了指挥全国各个抗日战场的总司令部。全国各地不少爱国青年和进步人士，纷纷来到了延安，我党的负责干部，差不多都在延安学习过，吃过陕北老乡的小米。因此，在广大指战员心目中，她是丝毫不容侵犯的革命圣地。

中央军委指示我教导旅和警7团、延属分区第3团组成防御兵团，在东西百余里宽的正面、纵深七八十里的山地设防，准备抗击敌人的进攻。我1纵和新4旅等，在结束西华池战斗后，也星夜兼程，赶回保卫延安。

彭总坚定而有力地说：

“教导旅和附属警备7团、延安分区独立第3团，组成防御兵团，你们要想尽一切办法，争取抗击一星期。你们多防守一些时间，中央机关和延安人民就有充裕的时间转移。”

罗元发和饶正锡副政委、陈海涵参谋长当即表示：坚决完成党中央、毛主席交给抗击7天的光荣任务！

抗击敌人的战斗，很快就打响了。

3月13日8时许，敌整编27师，首先与我军侦察分队接火，随即与我教导旅在临镇木瓜山岵岵一线的第2团主力展开了激战。敌第1师向南泥湾东

侧、90师向金盆湾，采取集团进攻和迂回包围。

我教导旅各团坚守阵地，英勇反击。1团团长罗少伟、政委魏志明，为巩固正面阵地，一直跑到战斗第一线去指挥。参谋长冯配岳和营长张顺国率部队坚守在陈子池东北阵地时，与敌人进行了逐个山头的争夺战。

小炮班的翟连之是标准山东大汉，他一手提着炮架，一手提着炮弹箱，穿梭般地在前沿阵地跑来跑去。这里打一炮，换个地方再打一炮。这时大约一个多连的敌人哇啦哇啦地向我军阵地冲来，他一发炮弹打出去，“轰”地一声在敌群中间开了花，炸得敌人抱头鼠窜。狡猾的敌人曾几次试图侦察我军炮阵地，终究没弄清我军到底有几门炮。在1团坚决抗击下，敌人遭到很大伤亡。时近黄昏，敌人不得不败阵而逃。

就在这时，一发炮弹掉在翟连之同意身旁爆炸了。罪恶的炮弹打碎了他的膝盖骨，顿时，鲜血浸透了他的棉裤，但他仍顽强地坚持着战斗，挣扎着想站起来去抓他那心爱的炮架，可腿上象附了千斤石头，动弹不得。于是，他爬着往前去，山坡上留下两道殷红的血迹。营长发现他受了重伤，立即命令卫生员用担架把他抬下去，他流着眼泪恳切地说：“张营长，战斗才开始，我不能下去呀！”最后，把他绑在担架上才转送到医院。

虽然我军部队子弹缺乏，主要靠手榴弹、刺刀和敌人冲杀，但由于我军指战员英勇拼杀，经过激烈的战斗和反复的争夺，进犯之敌被阻于第一线。

3月14日，敌人虽然付出了很大代价，仍被我军阻于西吊庄、临镇和南泥湾以南地区。这时，胡宗南一改老成持重的作风，暴跳如雷，命令他的部下不惜一切代价，攻击前进。由于胡宗南妄图3天攻占延安，所以敌人简直象条疯狗，一次又一次向我军阵地发起猛烈的攻击。同时，敌机也一批接一批地配合地面部队狂轰滥炸。

隆隆的炮声象雨前的阵雷，在我军坚守的山头上炸响。罗元发从指挥所用望远镜向外一看，数十里战线的各个阵地上，翻腾着浓烟烈火。敌人凭借炮火的优势，以整营整团的兵力，向我1、2团阵地接合部——标台、油房台、小林坪方向发起猛攻。战前，罗元发他们认为敌人大兵团从中间突破带着重火器及辎重，行动有困难，不大可能从漫无人烟且长满梢林的地带进攻。所以主力多设防于临镇、牛家塬一带。而这一线只放了1团8连、2团侦察排及旅直警卫连等3个不同建制的连队抗击。

战斗一开始，敌人就采用集团冲锋，向我阵地一次又一次地猛攻。我各部队坚守阵地，顽强地一次又一次地打退了敌人的进攻。但由于我军在此兵力太薄弱，随时有被敌人从中间突破的危险。罗元发立即命令旅直特务营前去增援。

过了一会儿，敌人动用了约3个团的兵力，在督战队的威逼下向我军阵地压来。由于后方的弹药不能及时补充上来，我军许多战士的子弹打光了，手榴弹也差不多扔完了。

特务营副营长雷华堂“噉”的一声上了刺刀，大喊一声：“同志们，跟我来！”战士们一个个勇猛地端起明晃晃的刺刀，大吼一声：“冲啊！”猛虎般地跃出工事，乘手榴弹爆炸的烟雾，同敌人展开了白刃搏斗。

战士王俊才，一身英勇虎胆一天之中多次冲入敌群，连续刺死刺伤几十个敌人，最后刺刀折断，枪托打裂，和敌人打抱在一起，滚下悬崖，壮烈地牺牲了。

敌军依仗人多势众，可是一见到我军端着刺刀冲下来，大都吓得浑身直

哆嗦，有的举手投降，有的撂下枪逃跑了，最后不得不在抛下 200 多具尸体后缩了回去。

胡宗南大吹“三天占领延安”的牛皮，显然已经破产。15 日，不得不按我军给他安排的日程，被阻在马坊、南泥湾、麻洞川一带，没有敢再向前推进一步。

黑夜来临了，战事暂停。在茫茫夜色里，罗元发和旅的其他几个领导却丝毫不敢懈怠，下令各团务须抢时间加修工事，加紧在各大小道路布设地雷。

半夜里，恐慌的敌人为了壮虚胆，在山头上点起了熊熊篝火。这时，我军的小分队和民兵为了疲劳敌人，不断地向敌人射击。敌人熬着饥饿寒冷的春夜，不敢入睡，十分惧怕我军的反冲击。而我军的战士们已吃饱了肚子，有的加修工事，有的轮流休息了。

16 日，敌人又集中优势兵力，在猛烈的炮火和 10 多架飞机的配合下，以密集的队形分几路向麻洞川、金盆湾及马坊后山发起了攻击。敌我双方一场激烈的战斗又开始了。

胡宗南把董钊的所谓“天下第一军”的 36 师和 27 师都拿出来，向我军各个阵地发起攻击。敌人以几路的轮番进攻在 1 团阵地上冲破一道缺口。2 营营长张顺国带领部队像一把尖刀直戳敌人侧背。为了拔除这颗钉子，敌整编第 1 师不惜血本，又连续攻了十几次。

在敌炮火下，我军的战壕被炸平了，工事也炸塌了，连长阎得山右臂负伤，指导员“哗”地一声撕了衬衣为他的伤口作了紧急处理，急忙叫卫生员把连长背到隐蔽的地方。阎连长听到要把自己背下去，便央求地说：

“同志啊，你我都是共产党员，阵地就是生命！右手不能打枪了还有左手嘛。”

阎得山趴在地上，左手拿着手榴弹，用嘴咬断拉火索，拚命地掷出去，一颗、二颗……。

敌人的进攻被粉碎了。不久，在我军阵地的东面，又响起了猛烈的炮声。原来敌人猛攻正面不成，又以两个团的兵力，向 2 团阵地金盆湾的东侧进攻，想从那里抢占一个制高点，迂回到 2 营的侧背。但是，他们的这个如意算盘又失算了。坚守在东山梁的 2 团，在团长王季龙和政委关盛志的指挥下，配合 2 营利用有利地形，不断从侧面出击，多次插入敌人侧翼，打得敌人进退维谷。

这一天，敌人改变部署，把空中的飞机和地面的炮火集中到我军前沿阵地上，以一部向我军正面攻进，另以主力向我军侧翼开始猛攻。敌人这一着来势凶狠，妄图在我军阵地上突破一点，从而撕开口子。

1 团 2 营阵地在马坊后山，这是全旅第二线防御的主要阵地之一，旅首长始终关心着 2 营。在猛烈的炮火下，电话虽然一次次被打断，然而，机智勇敢的电话兵一次次地又把它又接通，他们始终和指挥所保持着联系。一阵急促的叮铃铃声，1 团长罗少伟来电话向罗元发报告：

“敌人集中兵力向我 2 营阵地攻击，工事被敌人摧毁了，战士们英勇地坚持斗争。4、6 连很多同志负伤，仍坚持着战斗。”

这时，2 营教导员朱中新也在电话里说：

“敌人已经冲进了 4 连阵地，伤亡不少，但他们保证坚决地把进攻的敌人打下去……”

忽然，电话里没声了，大概是炮弹又炸断了电话线吧。

情况越来越严重。敌人1个营的兵力，在炮火掩护下，以冲锋枪、机枪猛烈向我2营部队开火。另一部敌人乘机突入2营4连1排阵地。东侧6连长谭年高组织用手榴弹封锁敌人，不让他们扩大突破口。但敌人并未退缩，1个营的兵力趁机从突破口拥了进来。后面的，也呀呀叫着跟了上来，密密麻麻直向马坊后山北面冲来，罗元发身边的参谋和工作人员纷纷要求参战。

突然杀声震天，4连阵地上的战士们从战壕里跳将出来，端着枪冲杀了下去。5连、6连又从左右两侧出击，抄了敌人的后路。只看到山坡上烟尘滚滚，刀光闪闪，疯狂的敌人转眼被杀得七零八落。

敌军进攻的矛头，被我英勇无畏的战士一下折断了……

我防御兵团连续抗敌七天七夜，直至党中央机关和人民群众都安全撤出延安。

陕北巧运筹：一战青化砭

1947年3月19日，胡宗南部进占延安（其实敌人占领的只是一座空城）后，就大肆宣传它的“胜利”，叫嚷“3个月消灭陕北共军”，“6个月消灭全国共军”。蒋介石命令胡宗南积极寻找“共军主力作战”，妄图“首先解决西北问题”，然后将胡宗南这个唯一比较完整的战略预备队投入到华北战场，各个击破我军。

彭德怀副总司令按照党中央、毛泽东主席的意图，利用敌人急于寻找我主力决战的想法，于3月19日，命令张宗逊、廖汉生指挥的第1纵队由延安向安塞转移，以该纵队独立第1旅第2团第2营溯延河深入，使敌人误认我军主力位于安塞地区，诱敌主力向延安西北窜犯。

而此时，我西北野战军主力则隐蔽于延安东北地区待机。命令王震指挥的第2纵队位于甘谷驿，罗元发的教导旅位于青化砭以东何家山岔，张贤约的新编第4旅在青化砭。当时第2纵队刚从黄河以东开进陕北，其他部队经过陇东，合水（西华池）和延安以南金盆湾、南泥湾、崂山的阻击战，士气高昂。

敌人果然被我独立第1旅第2团第2营的佯动所迷惑。胡宗南误认为我军主力在安塞，一面将他的前方指挥所（主任裴昌会）从洛川赶迁到延安督战，一面命令其整编第1军军长董钊率精锐部队整编第1师3个旅、整编第90师两个旅沿延河向安塞攻击前进。由刘戡的第29军军部、整编第27师（欠第31旅）、整编第36师及整编第17师的第12旅驻延安及延安以南的七里铺至二十里铺和观音桥（延安西南）地区，整编第135旅，第31旅（欠第91团）驻延安以东的李家渠，拐峁地区。整编第17师（欠第12旅）守备甘泉县。

3月20日，就在西北野战军的指挥机构组建这天，司令部收到一份情报，群众和侦察员也报告，敌整编第31旅旅部和1个团，正在筹备给养，准备于3月24日前开到青化砭。王政柱副参谋长即向彭总报告。

彭总正在他住的小土窑洞里，面对着地图思考问题，听王政柱一讲，又接过情报一看，兴奋地握紧拳头说：

“好哇！终于送上门来了，一定要把这个家伙吃掉！”

停了一会，他又说：

“要好好掌握第31旅的行动。”

3月22日下午，彭总命令：第1纵队独立第1旅担任安塞和延安方向警戒任务，第358旅在房家桥到青化砭公路以西设伏，待敌人后卫通过后，断敌后路，尔后沿公路由南向北攻击，第2纵队和教导旅埋伏于青化砭到房家桥公路以东，会同第1纵队由公路东西两侧夹击敌人；新编第4旅设伏于青化砭以东及东北高地，待第1、2纵队，教导旅发起冲击后，猛攻青化砭，彻底歼灭进犯之敌。并命令各部队一定要在22日黄昏前在指定位置集结。

各部队遵照彭总的命令，按时集结完毕。23日，彭总带领旅以上指挥员到青化砭至石棉沟公路两侧高地察看地形，现场调整部署，做到万无一失。彭总对大家特别强调：

“这一仗关系重大，打好打坏对今后作战行动影响很大，必须作好充分的战斗准备，一定要打好这一仗。”

青化砭的南北是30里长的一条川，咸榆公路蜿蜒其间，东西两侧是绵延起伏的山地。到了姚店子村再折向北，伸入到青化砭的山沟里，在这条沟里，有一条河和公路。进了青化砭，就象进了一个长长的笼子和口袋。

看了地形，大家都觉得这里是打伏击战理想的地方，给敌准备好了一个“口袋”。

3月24日拂晓，各部队进入设伏阵地，东、西、北三面都被我军所控制，只张开南面一个口子，单等着敌整编第31旅往里钻。

这天清早，我独立第1旅第2团第2营，终于把敌人的“牛鼻子”董钊的5个整编旅牵到安塞。

可是，主战场青化砭却发生意外，我军指战员趴在冰雪尚未消融的坡坎上，从拂晓等到中午，不见敌人的踪影。大家心里纳闷，有的说，是不是情报弄错了？有的说，是不是走漏了消息，敌人发现了我们？

彭总听了后说：

“这里是老革命根据地，群众基础好得很，要坚信根据地的群众是不会走漏消息的。”

接着，彭总又说：

“我军主力隐蔽在延安东北，这出敌意料。胡宗南占领延安之后，必然要派兵保障他的侧翼，何况他有坦克、汽车，这里离延安较近，又在陕北的唯一公路上，他能不控制吗？所以说，他一定要来。”

彭总的分析，入情入理，说得大家心服口服。

下午4时许，司令部接到前沿送来的侦察报告，才知道敌人因干粮没有备齐，把出动的日期推迟了一天。听了这一消息，彭总立即命令埋伏部队返回原集结位置休息，明日拂晓前按原计划再进入各自伏击位置。同时，将此情况报告党中央。

3月25日拂晓，乘着夜暗，部队又进入伏击阵地，作好战斗准备。彭德怀司令员、习仲勋副政委和张文舟参谋长、徐立清主任进到前线指挥所，电话通知部队要认真准备，切实隐蔽好，防止松懈情绪。

6时30分，敌人跟在便衣侦察和搜索连的后面，沿着公路及其两侧搜索前进。10时许，敌整编第31旅旅部和所属第92团先头部队进抵青化砭附近，敌人到达石棉沟，完全钻进了我军布下的“口袋”里。

这时，我军各部队依照预定计划拦头斩尾，第2纵队独立第4旅在南面迅速封住“口袋口”，新4旅拦住敌人的先头部队。突然间，军号齐鸣，信号弹齐发，我主力部队沿公路东西两侧山梁，居高临下，以排山倒海之势，

勇猛地向敌群冲击。彭总站在指挥所的高地上，拿起望远镜，一边观察，一边说：

“敌人占了延安，给他背上了一个包袱，我们却变主动了。虽然敌人兵力多于我们10倍，但我们可以做到最大限度的集中，在一个局部，具体战场上，我们又比敌人占优势。今天让它尝尝我们的厉害！”

这时，敌人完全被我军压到沟底，并截成数段、建制被打乱，完全失去指挥，混乱不堪。手榴弹和炮弹在敌群中连连开花。敌人被我军突然打击，吓得发了呆，不知所措，战斗进行得十分顺利。

经50分钟激战，敌人大部已被我压至沟内分割围歼，小股敌人想占领小蒜沟以西，在我军勇猛攻击下，将该敌全歼。唯一固守在青化砭以东一个土寨子里的两连敌军，最后也很快被新4旅歼灭。

这一仗，敌军3000人除死的外，其他全部都缴械投降，无一漏网。敌整编第31旅少将旅长李纪云、少将副旅长周贵昌、少将参谋长熊宗继、第92团上校团长谢养民等，直到当了俘虏，仍然糊里糊涂，还不知自己是怎么失败的。李纪云被我军抓住的时候，像一根木头似的站在公路上，嘴里还咕嘟说：

“就这么完了，……真想不到！太快、太快了。”

战场上的枪炮声停止以后，彭总看了看表，高兴地说：

“打了还不到两个小时，敌人进攻延安气势汹汹，可是在眼前他们却是一副垂头丧气，魂不附体的嘴脸。打歼灭战，就要杀鸡用牛刀啊！”

这次战斗，我军仅伤亡265人。

陕北巧运筹：二战羊马河

青化砭战役后，敌人发现了我军主力所在。胡宗南遂于1947年3月25日命令其主力整编第1军和整编第29军共11个旅，从安塞掉头东向，分两路经甘谷驿、青化砭向延川、清涧前进；同时命令其整编第76师占领延长，向延川推进，妄图一举歼灭我军主力。

彭德怀司令员根据毛主席3月26日关于“135旅可能向青化砭方向寻找31旅，望准备打第二仗”的指示，分析了当时的情况，遂决定：

首先在延安东北摆好一座空城，然后让新4旅771团团团长吴宗先、参谋长谢正浩带着两个营，还有一些其他部队和游击队，佯装着大兵团行动，向东北撤退，来个“牵驴游空城”。

我军主力转移以后，胡宗南的部队果然气势汹汹地向青化砭开过来了。

敌人这次接受了青化砭分兵被歼的教育，行动十分谨慎。在战术上采取了宽大正面集团，逐山跃进的方法。他们放着平川大道不走，专拣小路爬高山。遇到村镇不敢住，10多万人挤在一起露宿野外，行则同行，宿则同处，并规定每小时用无线电报话机互相联络一次，以为这是万无一失之计。

敌人所到之处，群众早已坚壁清野，找不到一点粮食，还经常受到地方游击队的袭击。他们处处扑空，时时挨打，兵力疲乏，士气不振，挨饿受冻，苦不堪言。

就这样，在我771团两个营边走边打引诱下，敌人沿延榆公路两侧，经延长，穿延川，过清涧，走瓦窑堡，从3月25日到4月6日，武装游行12天，行程400余里，始终没有发现我军主力所在，连一些敌人军官都垂头丧

气地说：

“这种仗真不是人打的。”

这时，我军主力已在蟠龙西北地区休整了10多天，部队以逸待劳，养精蓄锐，士气高昂。4月5日，党中央指示野战军，为了策应太岳兵团在晋南作战，要拖住胡宗南部，不使其南下援晋。

4月6日，敌整编第29军第17师第12旅南撤蟠龙，彭总命令教导旅在永坪地区打击该敌。

敌军在永坪挨了打，胡宗南判断我军主力在蟠龙、青化砭西北地区集结，立即命令其整编第1军和整编第29军主力共9个旅向蟠龙西北方向推进，并要其整编第135旅自瓦窑堡南下，企图形成南北夹击，集中兵力将我主力一举包围，然后歼灭我军于瓦窑堡以南地区。

得到这一情报后，彭总立即召集纵队、旅以上干部开紧急会议。

彭总直截了当地说：

“刘勘由清涧调出他的72团，目的是接替敌整编135旅的防务，以便135旅由瓦窑堡南下，同正在向北推进的敌主力靠拢，妄图围歼我军主力。现在，以敌军主力前进的态势来看，敌135旅很可能沿着瓦（窑堡）蟠（龙）大道南下，我们要在敌135旅同主力靠拢之前，在这个地方（彭总用右手手中的树枝指向地图上瓦窑堡以南的羊马河地区，左手有力地向下一挥）把它一举歼灭。”

然后，在认真听取大家意见的基础上指示：“这次羊马河战役必须将敌主力吸引于西，歼敌135旅于东。而消灭敌135旅特别要注意两点：一是要很快把敌人援兵抗击住，使他们增援不上，不然我们会陷于被动，达不到全歼敌人的目的；二是要速战速决，如果歼灭135旅的时间延长，敌人增援上来，这个战役计划就可能被破坏。所以各部队之间都要很好配合，坚决打好这一仗。”

接着，彭总要张文舟参谋长按照他的意图划分了各部的作战任务：

358旅在夏家沟、白家坪、李家岔地带积极防御，把敌整编第1军吸引向西；独1旅和警7团在元子沟、云山寺一线阻击敌整编第29军；2纵、新4旅和教导旅位于羊马河附近的大道两侧隐蔽，伺机歼敌。

此时，新4旅主力设伏在李家川、永家嘴一线，和教导旅形成东西夹攻的态势；359旅在黑山寺，独4旅在岭湾附近地区，和教导旅南北配合。

为了不暴露我军的意图，诱使敌135旅就范，我军尽量让出敌人可能经过的道路和容易被敌人发现的地方。

羊马河的地形是两边山梁，中间夹着一条大路，很有利于我军伏击。估计到敌人接受青化砭教训，不会再走公路，要走两旁山梁，各部的埋伏阵地都放在第3到第4道山梁里，使敌人看不到、打不着。等他进入伏击圈后，迅速向敌人发起猛攻，缩小包围圈。

4月13日下午，358旅和新4旅就与北进的敌整编第1军接触，他们按照“每天只让敌人前进5至10里”的命令，将敌人5个旅阻于李家岔、上白家坪、宋家沟一线。而敌人受到顽强抗击，误以为阻击部队是我军主力，就死死地咬住不放，全力攻击前进。358旅边战边退，硬是把敌整编第1军5个旅牵向蟠龙西北的冰水湾、孙李家沟一线。

彭总得知此情况后，又向独1旅布置任务：

“358旅已经把敌整编第1军的牛鼻子死死牵到西北方向，你们如果能

把敌整编第 29 军阻在羊马河以南，这次歼灭敌整编 135 旅的任务就完成了了一半。”

独 1 旅接受任务后，以排班为单位占据云山寺、元子沟一带的各个山头，控制着每条沟渠和道路，机枪、手榴弹把敌人打得乱成一团。独 1 旅成功地将敌整编第 29 军阻击在这一线，使其前进不得，保障了我军主力翼侧的安全。

这样，由瓦窑堡南下企图与敌主力合围歼灭我军的敌整编第 135 旅，就按照我军原来的设想，完全成了一支孤军。

14 日凌晨，敌 135 旅分两路沿着瓦蟠大道两侧高地南下。果然不出彭总所料，敌人不敢走山谷平川，而沿着山岭推进。敌右翼 404 团来到李家川附近时，先头部队缩手缩脚爬上山顶向下看了看，不见我军踪影，便大摇大摆地继续前进，直向我伏击地区而来。

早已守候在这里的我新 4 旅 16 团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首先截住了敌人的去路。只听一阵枪声，各部队相互协同，按照既定的作战部署，四面出击，有的顺着山坡和一道道深沟迅速冲锋，有的连续跨过几道山梁，直冲到敌人跟前。

这时敌人方知中了埋伏，慌忙指挥部队抢占高地进行抵抗。这时候，敌人左翼 405 团仍沿着大道东侧高地搜索前进，企图与其主力第 29 军靠拢，当他们进到磁家沟东北高地时，隐蔽在这里的我教导旅和独 4 旅在王震司令员统一指挥下，立即向敌人发起冲击，战斗十分激烈。我军集中兵力连续攻击，打垮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反扑。

为了尽快歼灭敌人，教导旅旅长罗元发命令罗少伟团长率领 1 团迅速绕到敌人右侧，突然出击。敌人遭到两面夹攻，顿时大乱，纷纷退到沟底，战斗进行得十分顺利，我军很快完成了对 135 旅的包围。

敌人不能前进，又不能后退，急忙给胡宗南打电报请派援兵解围。

这时，坐镇在延安大银行里的胡宗南，先接到董钊、刘勘两军受阻电报，后又接到 135 旅求援的电报。他一面命令 135 旅就地构筑工事，不惜一切代价拖住我军主力，一面命令董、刘急速回转，与我军主力在羊马河决战。

然而，董、刘这两头“蠢驴”早已被我阻击部队抓紧了笼头，回转不过来了。担任后卫的敌 156 旅，虽和 135 旅只隔一道山梁，却被我新 4 旅 16 团 2 营顶住，敌旅长李日基虽然迭受“胡长官”的严厉训斥，还是寸步难行，眼巴巴地望着 135 旅将被我军歼灭，一点办法也没有。

被围困在羊马河两侧的敌人，由于妄图拖延时间，粘住我军，等待援军，因而突围的机会也错过了，下午 4 时，彭总命令我军采取分割手段，首先集中兵力消灭东山的敌 405 团，并要教导旅正面攻击，独 4 旅攻敌右侧，359 旅攻敌左侧，新 4 旅钳制西山敌人，使其各处于孤立地位，无法策应。

罗元发调整了部署，命令罗少伟带领第 1 团由胡草沟向西进攻；第 2 团团团长王季龙率全团由兔儿河向西进攻。随着响亮的军号声，战士们在火力掩护下跃出交通壕向敌群冲去，喊杀声和手榴弹爆炸声混成一片。

但见阵地上浓烟滚滚，尘土飞扬，喊声雷动，震人心弦。

敌人经不起我军猛打猛冲，顿时失去了指挥，我兄弟部队一齐发起攻击，乘势占了山头，不到 50 分钟，全歼敌 405 团，团长陈简被活捉。

稍后我军部队向西山的敌 404 团发起总攻。独 4 旅主力实施正面攻击，教导旅和 359 旅由东向西，新 4 旅主力由西向东，王震司令员组织 2 纵的全

部炮火，猛烈轰敌人阵地，支援攻击部队，使我军迅速攻占了敌前沿阵地。

总攻开始以后，新4旅在张贤约旅长、程悦长副旅长指挥下，迅速投入战斗，冲入敌人一个化学炮兵阵地。敌炮兵排长王自荣带炮投诚。

程悦长副旅长对他说：

“现在是你立功的时候。”

他应声掉转炮口向敌人旅指挥所连发3炮，炮炮皆中，我战士乘势冲上敌阵。敌135旅代旅长麦宗禹、404团团长成耀煌均被活捉。

此役，全歼敌135旅4700余人。

陕北巧运筹：三战蟠龙镇

1947年4月14日，羊马河战后当晚，我军参战部队除留少数侦察部队和敌人对峙外，主力也迅速秘密地撤出阵地，向安定以北地区转移。气急败坏的胡宗南推测我军主力在子长以南地区，紧急命令其整编第1军沿山神岭、安定、子长大道南进，整编第29军绕羊马河以东迅速东进，想在子长以南地区围歼我军主力。

然而，敌人怎么也不会料到，我军主力已经转移到子长西北和子长至清涧之间大道以南地区隐蔽待机。

4月15日，敌人两个军9个旅匆匆在子长东南地区会合，由于找不着我军主力的踪影，只得在这既无人又无粮的地区瞎转，他们既有补给的困难，又怕再遇到我军伏击，不敢走大道，只走山路。爬山越岭，风餐露宿，而且沿途仍然不断遭到我地方武装截击，弄得疲惫不堪，病号和开小差的一天比一天多，部队情绪十分低沉。

4月18日，刘勘率敌整编第29军3个旅沿子长、永坪大道以西南下，当天中午进到新岔河、岭湾以西山地构筑野战工事宿营。董钊率整编第1军由桑树坪、石家川、榆树坪南下。

彭德怀司令员决心击敌惰归，集中主力歼敌整编第29军左翼的第165旅。于是，电令西北野战军副司令员兼第1纵司令员张宗逊和政委廖汉生率领部队由东家坪、安定地区经石家川、李家川从西向东攻击新岔河之敌，并派出部队警戒敌整编第1军东援；命令王震的第2纵队第359旅及教导旅、新编第4旅沿水寨、大塔河、稍包河，向新岔河以东攻击，第2纵队独立第4旅占据永坪西北山地从南向北阻击。

4月19日清晨6时，敌整编第29军第165旅刚离开宿营阵地，我军即发起攻击。由于敌人接受了羊马河被歼的教训，行军时采取平行逐山跃进的办法，宿营时3个旅缩成一团，布成40平方公里的方阵。我军一发起攻击，敌军就退回宿营阵地依托工事顽抗。

由于敌整编第1军及时增援，兼之我军指挥员协同配合不够，所以虽攻占敌人部分阵地，歼敌2000余人，却未能达到全歼敌1个旅的预定目标。

4月20日，惊恐万分的敌军回到蟠龙、永坪地区进行休整补给。

蟠龙镇位于延安东北45公里，座落在两条川汇合的三角点上，镇东边有一道由北向南延伸的山梁，最高点为集玉岭，西边有一道平行的山梁，称庙梁，上有磨盘山等山头，两道山梁拱卫着镇街，地险易守，所以敌军在此搞了一个战略补给站，存有大量的军用物资，敌人每次“大游行”之后，都要回到这里补给。

4月下旬，蒋介石错误地判断我西北野战兵团主力正向绥德附近集结，准备东渡黄河，于是急忙命令胡宗南部迅速沿延榆公路北进。榆林的敌第22军南下，妄图将我军一举歼灭在葭县（今佳县）、吴堡地区，或逼我军东渡黄河。

胡宗南得令后兴奋异常，认为大显身手给老头子看看的时机到了，立即命其主力9个半旅，于4月26日分两路从永坪、蟠龙地区北上，只留整编第167旅旅部率1个团和1个山炮营，在蟠龙修筑工事，守备其前进补给基地。

这时，我军主力隐蔽在永坪东北地区集结待机。彭总拟定组织一支小分队引诱敌人北上，然后攻击蟠龙镇。

敌军主力北上以后，蟠龙之敌成了一个孤点。

驻守蟠龙的敌第167旅装备精良，训练有素，部队有一定的战斗力。旅长李昆岗是胡宗南的“四大金刚”之一，当时正忙着督队，要在蟠龙四周的山头上构筑半永久性的防御工事，决心把蟠龙镇建成一个大规模的永久性补给基地。

敌人经过赶修，构成了以蟠龙为中心的周围5公里的纵深防御工事。在制高点，以大伏地碉堡为核心，周围构成许多小伏地碉堡。并有6米左右深、宽的外壕和铁丝网、地雷、尖桩等障碍物，碉堡群之间可以相互支援，形成交叉火力网。李昆岗以为凭这些阵地工事，便坚不可摧，万无一失了。

在敌军主力浩浩荡荡向北“游行”之后，彭德怀司令员即部署我军主力南进，悄悄包围蟠龙镇。命令我第1纵队集结到蟠龙西北的核桃坪地区，第2纵队独立第4旅集结于蟠龙东南的何家峁子，新4旅集结于蟠龙东北的卧虎镇。

我1纵在永坪地区已经休整了8天，训练了俘虏，补充了部队，接到命令后，张宗逊和廖汉生政委立刻对部队进行深入的战斗动员。要求广大指战员研究攻坚战术，解决攻坚器材。

4月29日，1纵按野司命令抵达指定位置，逼近蟠龙。张宗逊即组织团以上干部实地侦察地形，组织部队进一步做好战斗准备。当天，派出去的侦察人员在蟠龙外围和敌人的地方部队交火，敌以为是我地方武装骚扰，仍冒雨突击加修工事。

我军其他各部，按命令也于4月30日进入指定位置。

由于我方军民严密封锁消息，蟠龙守敌对我军行动毫无察觉。胡宗南又把全付精力用到绥德方向，根本没想到我军主力向蟠龙周围运动集结。而我军在实地侦察中，从被敌人抓去挖工事跑出来的老乡和捉到的敌兵那里得到的情况，把蟠龙守敌的防御体系了解得一清二楚。

5月1日拂晓，部队准备就绪，待命出击。不料天不作美，又下起大雨，一时山洪暴发，彭司令员决定推迟1天攻击。

5月2日，天气转晴，这天正是敌军主力“游行”到达绥德的时候，他们要返回来还得7天，我军可以从容攻击蟠龙。当天黄昏时分，我军各攻击部队奉命向前运动，接着发起攻击。我1纵队第358旅迅速攻占了子院寨子和蟠龙西北敌军阵地；独立第1旅歼灭老庄、新庄各高地敌人后，乘胜向小庙梁、磨盘山攻击。第2纵队独立第4旅和新4旅也占领了集玉峁敌主阵地的警戒阵地。

5月3日拂晓，随着野司指挥所发出的信号弹腾空而起，各部队向蟠龙发起总攻，连续夺取了10余处敌前沿阵地。这时敌人被打糊涂了，李昆岗怎

么也弄不清我军主力是从哪里冒出来的，只得动用全部火力乱轰乱打。

胡宗南在西安与绥德和蟠龙的电台联络也乱了套，一边是董钊、刘勘吹嘘其进占绥德，已将我军主力赶过黄河；一边是蟠龙的李昆岗哭爹叫娘地要求火速派援兵。弄得胡宗南不知怎么回事。

5月3日上午，我军将蟠龙周围山上的敌碉堡群扫清，但未能压制住蟠龙外围的暗火力点，未能扫清其鹿碧、铁丝网、尖桩等障碍物。特别是敌人的集玉岭主阵地倚仗他密集的炮火和险要地形，进行负隅顽抗，我参战部队多次冲击，伤亡较重，均未奏效。

下午，暂停密集冲击，我1纵指战员提出改为对壕作业逼近敌人外壕，压制敌暗火力点，破坏其铁丝网和外壕的建议。

张宗逊认为，在我军还没有重型炮火压制敌人火力的情况下，这是可取的战术。于是张宗逊立即组织部队进行对壕作业，战士们连夜进行突击。

5月4日，我1纵各部队完成对壕作业，利用爆破技术接连破坏敌人的工事和障碍物，瓦解了敌人的纵深防御体系，消灭了大部敌人。

其余残敌放弃碉堡，逃入蟠龙镇依托工事顽抗。当天黄昏，我军对蟠龙镇进行最后攻击，在轰隆的枪炮声中，各部队由四周居高临下，冲入蟠龙镇街区。

这时，李昆岗在旅部正用电台呼救，战士们冲进屋里，一声：“缴枪不杀！”他慌忙举手就擒。

唯独据守在蟠龙镇东北的一个碉堡里的敌工兵连，还拚命顽抗。我军派被俘的敌军官喊话，令其停止射击，他们也缴械投降了。

至此战斗全部结束。我军全歼守敌第167旅旅部及其第499团等，共毙伤、俘敌6700余人。

蟠龙镇内存放着大量物资，除了屋内堆的，场院里用苫布盖着的象小山一样。计缴获山炮6门，大量的武器弹药，军衣14多万套，面粉1万2千余袋，骡马千余匹，还有其他军用物资。战士们高兴地换上了崭新的单军衣。

当年新华社记者评论蟠龙之战时附了一首打油诗，深刻地讽刺了胡宗南刚愎自用，愚蠢无能的处境：

胡蛮胡蛮不中用，延榆公路打不通；
丢了蟠龙丢绥德，一趟“游行”两头空；
官兵六千当俘虏，九个半旅象狗熊；
害得榆林邓宝珊，不上不下半空中。

活捉“座山雕”

1947年2月19日，《东北日报》报道了一则消息：

牡丹江分区某团战斗模范杨子荣等六同志，本月二日奉命赴蛤蟆塘一带便装侦察匪情，不辞劳苦，以机智巧妙方法，日夜搜索侦察，当布置周密后，遂于2月7日，勇敢深入匪巢，一举将蒋记东北第二纵队第2支队司令“座山雕”张乐山以下25名全部活捉，创造以少胜多歼灭股匪的战斗范例。战斗中摧毁敌匪窝棚，并缴获步枪6支、子弹640余发、粮食千余斤。

事情还得从头说起。

1947年1月，被人称为“座山雕”的国民党东北先遣军第2纵队第2支

队司令张乐山匪部逃入山林，不知去向。“座山雕”15岁当土匪，18岁当匪首，已有57年的土匪生涯。他弹无虚发，诡计多端，在匪群中被称为“三爷”。

我牡丹江军区2支队2团侦察排长、战斗英雄杨子荣装扮成另一匪首吴三虎的副官，于1月26日晚带领侦察员开始了追踪匪迹的战斗。

杨子荣等6人在林海雪原中转了两天，终于在蛤蟆塘一带的林子里找到了一个工棚，经过一番“黑话”对答，与“座山雕”的联络副官孟继成联系上了。2月5日下午正式通知他们第二天上山入伙。

2月6日下午，孟副官和匪连长又到杨子荣住的窝棚，带他们上山。趁招待两个土匪吃肉的机会，侦察员下了两个土匪的枪，把他们绑了起来，并大骂他们不讲交情，把三爷送的食品中间吞了，存心饿死弟兄们，两个土匪分辨，杨子荣就顺水推舟说委屈他俩带路见三爷说清楚。

天黑后，两土匪带着杨子荣他们走了10多公里，到了大砬子山，“座山雕”住的大马架房外，侦察员们把2个土匪的嘴塞上后绑到树上。

杨子荣让孙大德和魏成友跟着自己进屋去会“座山雕”，孙立珍、赵宪功、耿宝林在外看着。

杨子荣端着匣枪摸到房前，一脚踹开门，枪口对准地炕上的土匪。孙大德、魏成友也紧跟着冲进来，3支手枪对准了2个土匪。

炕头上有一个白头发、山头胡的瘦小老头。这人正是“座山雕”。

“座山雕”伸手去摸枪，杨子荣一个箭步踩住他的手，把枪掏出来，又把墙上挂的枪摘下扔到地上。

杨子荣命令土匪穿上衣服，就大声斥责“座山雕”他们。

“座山雕”清楚是自己的孟副官联络入伙的那股人，才松了口气，说因为风声紧，不得不考验一下。杨子荣说：

“你考验，差点把我们饿死，我们干脆借你条道，到吉林去投国军。”

“座山雕”再三挽留，杨子荣不肯，并要“座山雕”带人送一程。

杨子荣借口怕送的路上“座山雕”他们跑了，自己没活路，要把土匪绑上，“座山雕”也没戒备，就让他们一个个捆了，把枪栓卸下，挂在土匪身上。

天蒙蒙亮时，走到林子稀疏的山边，“座山雕”说：

“前面不远就是海林，住着共军的团部，不能再往前了。”

杨子荣说：

“天还没亮，发现不了。”

一直走到山下，天已大亮，只见两辆拉木头的大车停在山口。“座山雕”又说：

“那是共军的大车。”

杨子荣说：

“借他几匹马，走得更快。”

土匪连长一听不妙，猛地挣脱杨子荣手里的绳子就跑，杨子荣一枪打中了他的腿。

我军押车的战士听到枪声，迅速朝这边运动，并大声询问口令。战士们对上口令后迅速跑过来。

“座山雕”听见他们对口令，大吃一惊，结结巴巴地问杨子荣：

“你们……”

杨子荣笑道：

“不瞒三爷，兄弟我们就是共军的侦察员。”

“座山雕”这个有 57 年土匪生涯的惯匪，顿时瘫软下来。

孙殿英兵败汤阴

1947 年 3 月至 5 月间，中国人民解放军晋冀鲁豫野战军按照中央军委指示，集中第 1、第 2、第 3、第 6 纵队和太行、冀南、冀鲁豫军区的地方部队约 10 万人的兵力，在 10 万民兵配合下，在豫北发起了战略反攻。反攻作战于 3 月 23 日开始，连续攻克濮阳、封丘、延津、原武、阳武（今原阳）、淇县、浚县，共歼敌 2 万余人，至 4 月 18 日解放了卫河以西、平汉路两侧广大地区，汤阴——这座孤城处于人民解放军重兵包围之中。

汤阴守军，乃国民党暂编第 3 纵队，司令为臭名昭著的土匪头子孙殿英。

1928 年，时任国民党第 12 军军长的孙殿英，冒天下之大不韪，悍然派兵以部队演习的名义，盗毁了清朝皇太后慈禧的东陵之墓，致使墓中希世珍宝荡然无存，成为被世人唾骂的千古罪人。虽然国民党政府在当时迫于民众呼声，想将孙殿英这个东陵大盗予以法办，但由于孙殿英早年啸聚山林，拉杆为匪，奸诈狡猾，不但没有受到严惩，反而长期混迹于国民党军队中，逍遥法外近 20 年。汤阴一战，却使孙殿英成了人民解放军的阶下囚。

担负这次攻击任务的是，人民解放军王近山部的第 6 纵队 3 个旅和 5 纵 1 个旅共计万余兵力，在扫清汤阴外围敌军据点后，已将孙殿英以下万余名亡命之徒困守在汤阴城内。6 纵政委杜义德亲自率领各旅将领抵近汤阴城，进行侦察，以确定攻城方案。经过周密分析研究，决定将主攻方向放在城东北。

在战前召开的作战会议上，杜义德详细介绍了自己的判断：一、孙殿英为防被歼，将主力部队都放在了城北和城南，企图北逃安阳或南窜新乡，为自己留后路，因此，相比之下，城东兵力较弱；二、城东北外围地域开阔，沟沈纵横，有利于突击部队隐蔽接敌；三、城东北地势较高，突击得手后便于以火力控制全城，掩护后续部队突击展开。在征得与会指挥员们的同意后，杜义德对整个战役进行了精心部署。

5 月 1 日下午，对孤立无援的汤阴守敌孙殿英发起攻击。

一声令下，早已集结于城东北的攻城部队炮兵，以强大的火力进行密集炮火轰击，纵队工兵部队采取坑道爆破等手段，连续实施爆破。轰、轰、轰……在一片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中，坚固的城墙很快被炸开 20 多米一道缺口。突击部队在炮火掩护下，像离弦之箭，似决堤洪水，顺着打开的缺口冲了上去，占领了城头阵地。

随突击部队冲入缺口的杜义德（由于纵队司令员王近山此时正在养伤，未能指挥这场战役），此时，审时度势，立即命令待命于城北、西、南的 3 个旅马上投入战斗，向守敌发起攻击。顿时，汤阴城内守敌阵脚大乱，搞不清共军的主攻方向在哪里。孙殿英一会儿下命令部队死顶，一会又调动部队增援，手忙脚乱不知如何是好。刚下令城北部队增援城南，城北马上来电告急；刚下令调城南之敌驰援城西，城南又马上要求增援，调来调去，连预备队都用光了……

在一片混乱中，人民解放军当晚突破城垣，迅速攻入城区，机动穿插，

分割围歼，至翌日拂晓，全歼敌暂编第3纵队。

当攻击部队搜索到孙殿英的指挥部时，却不见了匪首孙殿英，只在其住所找到一把利剑和一些珠宝。杜义德得知孙殿英乘机溜了，立即下令：全城搜捕，一定要抓到孙殿英！

原来，孙殿英一看大势已去，慌忙换了一身士兵服装，混在俘虏群中，想蒙混出逃。

面对成百上千的俘虏，寻找到孙殿英不是件容易的事。于是，有人出主意：孙殿英脸上有麻子，将麻脸俘虏集中起来，这样不就容易了吗？果然，很快就将麻脸孙殿英找了出来，使这个裹着一身蹩脚士兵服的孙殿英现了原形。

很快，惊魂未定的孙殿英被带到了杜义德面前，此时的孙殿英早已失去了往日东陵大盗的威风，“扑通”一声跪在杜义德面前，边叩响头，边连声说：“我有罪！我有罪！请长官饶命，请长官饶命！”

“起来吧！”杜义德见这家伙如此怕死，轻蔑地扫了他一眼，厉声说：“我们的政策是不杀放下武器的俘虏。押下去！”⁴⁷

随后，杜义德派人把孙殿英及当年他盗墓留下的一些珍宝脏物，一并送往野战军总部。

至此，豫北反攻胜利结束，歼敌数万，有力地配合了山东和陕甘宁我军粉碎蒋介石“重点进攻”的作战，为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创造了有利条件。

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

1947年3月，我军在莱芜战役后一个多月的作战行动中，充分利用了在解放区腹地作战的有利条件，时南时北，或东或西，有进有退，既打又撤，用高度机动回旋的方法来调动和迷惑敌人，始终处于主动地位。陈毅形容为同敌人“耍龙灯”，即我挥舞彩球，逗引敌军，像长龙一样左右回旋，上下翻滚。在这一阶段中，我军调引敌军往返行军的里程在1000公里以上。

但是，一个多月来没有打上个痛快仗，不少指战员沉不住气了，唱起了这样的顺口溜：“陈司令的电报嗒嗒嗒，小兵的脚板扑扑扑”。我军的战士实在是令人喜爱的，他们渴望战斗，希望以自己的英勇作战来换取战争的胜利。

从4月初到5月初是一个创造战机的过程。我军放弃出击郯城、马头、新安镇；放弃打击进犯临蒙公路之敌；撤了对进占新泰之敌的包围；以及回师鲁中等一系列行动，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消耗了敌人，而且大大迷惑了敌人，促成了敌人的错误判断。

我军这一招果然奏效。蒋介石及其参谋总长陈诚误认为我军“攻势疲惫”，已向淄川、博山、南麻、坦埠、沂水、莒县之线退却。这样，就在5月中旬。战机终于出现了。

11日，敌整编第74师由垛庄经孟良崮西麓向坦埠南的杨家寨、孤山我第9纵队进攻。

这一行动引起粟裕的高度重视，究竟是局部行动，还是新的全线进攻？粟裕特别通知各有关情报单位，日夜密切注意搜集研究敌人的行动部署。当日晚，陈毅、粟裕从密息材料中获得了敌汤恩伯兵团的具体作战部署：命令

以整编第 74 师为中心，第 25 师、第 83 师分别为其左右翼。又以第 65 师保障第 25 师翼侧；第 7 军和第 48 师保障第 83 师翼侧，限于 12 日（后文改为 14 日）攻占坦埠。同时，陈毅、粟裕又查明敌王敬久兵团之第 5 军，欧震兵团之第 11 师等部，亦已由莱芜、新泰出动东犯。

战场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作战部署也必须随之改变。粟裕经过冷静的思索，认为尽管敌军行动尚未完全明朗，但据现在掌握的情况已可判断敌人决定向我发动全线进攻。其部署显然是以整编第 74 师为主要突击力量，在两翼和后续强大兵团掩护下，对我军实施中央突破。敌军把中央突破的矛头直指坦埠，因为敌人已经侦知坦埠是我指挥部所在地，并已于数日前以飞机对该地实施过轰炸。敌军对我取中央突破的战法，一是企图一举击中我指挥中心，陷我军于混乱与四面包围之中，便于其聚而歼之；二是敌人估计也许我军不敢迎战，那就可将我军逼压至胶东一隅或赶过黄河。

乍一看，敌人气势汹汹，但是粟裕认为这一形势恰恰为我军带来了有利的战机，因为在此以前，敌军密集靠拢，行动谨慎，一打就缩，很难捕捉。现在，敌军既已开始全线进攻，并对我军实施中央突破，我军应迅速就近调集几个强有力的纵队，以“猛虎掏心”的办法，从敌战斗队形的中央楔入，切断对我军威胁最大的中路先锋敌第 74 师与其友邻的联系，并将其干净、全部消灭掉。

接着，粟裕进行了具体分析：

第一，歼灭第 74 师，可立即挫败敌人的这次作战行动，迅速改变战场态势，获得最有利的战役效果。整编第 74 师是蒋介石手中的王牌，它全部美械装备，经过美国军官训练，具有相当的指挥、战术、技术水平，是蒋介石嫡系中的精锐之师，曾被誉为“荣誉军”、“御林军”，把它歼灭了，将给敌人实力上、精神上以最沉重的打击。而且敌第 74 师是我军的死敌，解放战争以来，敌军对我华东的数次进攻，常常以第 74 师打头阵，曾先后抢占我淮阴和涟水，我军亦多次寻歼该敌，均因未遇有利战机而未能得手，此次如能将该师歼灭，对我军指战员必是一个极大的鼓舞。

第二，先打较为薄弱之敌或翼侧、孤立之敌，是我军的传统战法，华野作战历程中，亦多采用此种战法。但是，我军经过 8 个月作战，特别是转入内线纵深作战后，连续打了宿北、鲁南、莱芜等战役，战术、技术水平有很大提高；各级指挥员特别是高级指挥员，积累了大兵团运动战的作战经验；我军的武器装备有了很大改善，特种兵纵队已有相当基础，我军火力已大大加强，已经具备了围歼强敌的基本条件。而且，敌挟重兵采取中央突破的战法，估计我不是主动后撤就是被突破。我军针锋相对以中央突破反中央突破打敌最强的第 74 师，必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可大奏奇效。

第三，从兵力对比上来看，敌军在其进攻山东解放区的总兵力 24 个整编师（军）中，集中 17 个整编师（军）进攻鲁中山区。我军只有 9 个主力纵队和 1 个特种兵纵队，敌军兵力占有很大优势。但是，第 74 师担负中央突破任务，已进入我主力集结位置的正面，我军部署不需作大的调整，即可在局部对该师形成五比一之绝对优势。我军可以利用山区地形采取正面反击，分割两翼，断敌退路，坚决阻击各路援敌的战法对该师加以围歼。

第四，强和弱是相对的，或强或弱，部队本身所具有的战斗力的不是唯一的因素，而是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整编第 74 师是强敌，但也有其弱点。该敌是重装备部队，进入山区，地形对其不利，机动受到限制，重装备不能

发挥威力，甚至成为拖累，其强的一面就相对削弱了。同时该师对其它敌军十分骄横，矛盾很深，在我军围歼该敌，又坚决阻援的情况下，其它敌军不会奋力救援。

时间紧迫，粟裕立即将上述种种想法向陈毅汇报。

陈毅听后，认为这是一个战役上的大胆创造，十分赞同，说：“好！我们就是要有从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的气概。”并立即定下战役决心。

陈毅、粟裕决定：以5个纵队即第1、第4、第6、第3、第9纵队担任围歼任务；以第2、第3、第7、第10共4个纵队担任阻援任务。

5月11日、12日，中央军委两次来电指示说：敌人已进犯，可选择好打的，歼灭其一两个军。究竟打何路为好，由你们当机立断，立付实施，我们不遥制。

这些指示，充分体现了中央军委、毛泽东对陈毅、粟裕这两位前线指挥员的信任。

为了及时了解战场情况，便于准确适时地指挥作战，陈毅、粟裕决定把野战军指挥部从东里店前移到距第一线攻击部队最近的西王庄村西的一所小学校里。陈毅、粟裕住在店东南角的老百姓家里。粟裕副司令员住在三间朝南的草房里，屋中间的墙上挂了张十万分之一和五万分之一的军用地图。战役开始，陈毅司令员在西王庄坐镇，粟裕副司令员到坦埠前线负责战场指挥。

孟良崮战役部署开始时，因为第1纵队接连打了几个战役，特别是莱芜战役，比较疲劳，所以，把他们作为总部的预备队。开作战会议时，叶飞没有去，由谭启龙副政委和何克希副司令员参加的。会上，研究部署时却发生了变化。在作战会议上陈毅司令员对这一仗的打法这样讲道：

“集中优势兵力，先打分散、孤立之敌，这是毛主席一贯的军事思想。在敌人强大兵力展开进攻时，通常是打击敌人的侧翼有利，但是当敌人连续遭到这种打击而防范严密，特别谨慎，同时中央之敌却比较轻敌冒进，并疏忽大意，而我军又在其附近隐蔽了相当兵力的情况下，采取一面抗住援敌，一面集中优势兵力猛攻中央之敌的战术，同样可以达到战役目的。这次围攻敌整74师，就是这种打法，这叫做‘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

陈司令员讲到这里，看了一下会场上的反映，接着讲道：

“要取这颗‘上将首级’，就要把这个‘上将’从‘百万军中’剝割出来，然后再攻上去；另一方面还要挡住外围敌人的增援，的确是一个十分艰苦的任务，必须经过一番苦战。要把整74师剝割出来，就需要一支部队楔入敌人纵深，切断整74师和整25师的联系。野战军首长开始打算使用第8纵队，考虑再三，担心第8纵队路程远不大可能预期进入攻击位置断敌后路，而且第8纵队很少担任楔入敌人纵深，穿插分割的任务。于是谭震林副政委提出由1纵担任这一任务。我和粟裕副司令员都表示赞同，觉得使用1纵较合适，因为1纵经常担负穿插分割任务，较有经验。”

谭启龙、何克希两同志因为事先没有准备，不敢表态。陈毅司令员要他俩回去向叶飞汇报，并单独召叶飞去指挥部。

此时，虽然战云密布，因为没有1纵的任务，叶飞感到轻松，正在下围棋呢。叶飞听了谭、何两同志汇报，立即去华野指挥部。

华野指挥部设在坦埠东北西王庄的一条山沟里，千山万壑当中，地形很是隐蔽。山沟外面，敌机盘旋不停，时而轰炸，时而扫射。正面进攻的敌人炮声已经清晰可闻。到了指挥部，叶飞看见屋中仅有一张山东老乡小矮方桌，

几条破旧的小板凳，陈、粟、谭三位首长都在。

谭震林副政委一见到叶飞，就说：“你这个‘梅兰芳’不上台，这个戏不好开场嘞！”

接着，粟裕副司令员给叶飞讲了整个部署：第1纵队为右翼迂回攻击部队，主力自旧寨以西楔入，割裂敌整74师与整25师的联系，尔后配合友邻部队围歼整74师；并以一部阻住蒙阴敌整65师东援。第8纵队为左翼攻击部队，第9纵队为左翼迂回攻击部队，与第8纵队会师于垛庄，然后向孟良崮攻击。第6纵队自鲁南进入垛庄、青驼寺之线，断敌后路。第4纵队于正面，先阻敌北犯，待其它纵队完成对敌迂回分割后，即合力向南出击。其它部队分别阻击和拖住增援的敌人。随后，粟裕又讲了为什么要使用第1纵队理由。

陈毅问叶飞：“怎么样啊？”

叶飞说：“既然如此，我们承担这个任务。但我们部队确实太疲劳，也没有思想准备。”

陈毅说：“任务艰苦，责任重大，如果你们任务完不成，整个战役部署就完了。我们已把独立师加强1纵，你就有4个师兵力了。1纵战斗作风是好的，是可以信赖的。”

此战关系到粉碎敌人的重点进攻，关系到全局胜败，叶飞想，自己怎么能回避这个责任呢？叶飞代表1纵全体同志，坚决地承担了这个任务。

这样，一个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的战役部署就完成了。接着，我军于5月13日至16日将敌第74师围歼于孟良崮地区，歼敌3.2万余人，从而打乱了国民党重点进攻的战略计划。

令人叹服的精细

粟裕将军有着丰富的战争经历。从参加著名的南昌起义和湖南起义起，经历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历次革命战争。他以对革命事业极端负责的态度，及时汲取正反两方面的战争经验，周全缜密，胆大心细，慎重地、机动灵活地组织指挥每一次作战，打了许多漂亮仗。

作为一名杰出的军事家，粟裕不仅精心运筹，善于用兵，而且考虑问题全面、周密，有着一种令人叹服的精细作风。

原来长期艰苦复杂的战斗环境，使他养成了注重调查，勤于思考的习惯。作战时，他的头脑里经常考虑的只有两个问题：一个是中央军委的指示精神。他对上级的命令、电文到具体的指示都要细心思索和领会，直到吃透。二是对本战区的实际情况了解得很细，他很善于综合研究情况和冷静思考问题。每到一地，第一件事就是了解敌情，察看地图，对敌军的番号、作战特点、指挥官的性格，还有地名、道路、地形和重要目标熟记在心，常常一个人坐在地图前沉思，并把这叫做“背”地图，他把每一次战役战斗的决心都建立在知己知彼的基础上，对战役发展的进程作出科学的预测，做到胸中有多种方案。什么情况下采取那种方案，自己心中有数，下级也清楚。因此，每仗都能准备充分，掌握主动权，决不打无把握和无准备之仗。

一次，粟裕听取侦察参谋汇报情况时，问道：“那个村庄南边有座石桥，还在吗？”侦察员听了，脸上露出惊讶的神情，问：“首长没去过，怎么知道的？”粟裕告诉他：“地图上不是有吗？”

1947年5月，任华东野战军副司令员的粟裕，协助司令员陈毅指挥孟良崮战役，一举全歼全副美式装备、号称蒋介石五大主力之一的嫡系部队整编第74师和第83师的1个团。那个不可一世、死心塌地“效忠党国”的第74师师长张灵甫也被我军战士击毙。

当时，我军已经攻下孟良崮、击毙了张灵甫，大家都以为敌人已被全歼，战斗已经结束。各部队都向司令部汇报战果。粟裕马上统计报来的歼、俘敌人数字，发现各部报来的总数字与第74师实编数字相差7000人左右。他立即命令各部队继续搜查战场，不能放松警惕。当时天正要下雨，阴云密布，能见度很低。部队在严密的搜索中又发现约有7000余名敌人隐藏在孟良崮、雕窝之间的山谷中。我军及时迅速地集结部队，立即将其歼灭，取得了战役的彻底胜利。

这次战役挫败了敌人对我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极大地震动了南京国民党政府。战后，同志们深有感触地说：“真玄啊，若不是粟裕副司令员的精确细算、指挥无误，这数千名敌军差一点就漏网了。”

惊心动魄的攻坚战

博爱县城原名清化，位于太行山脚下，是道清铁路的终点。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华北地区后，为了封锁我抗日根据地，掠夺战略资源，在博爱、沁阳、焦作等地，常以重兵扼守；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发动内战，在该地竭力加修工事，作为其反人民的据点。蒋介石向我解放区发动的全面进攻遭到破产后，集中兵力改为重点进攻，故道清沿线之敌早已被迫转入防御，仅以敌38师和保安团担任守备，其中博爱县城是敌扼守的要点之一，在城外修筑了9个野战防御阵地。环城碉堡林立，并有丈余宽的护城河一道，河底部设有竹钉，城垣周围民房全部拆除，辟成开阔地。该城守敌为保安团及38师野炮营。

为配合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部队的战略进攻，1947年6月28日，我军由山西长治地区出发，经过五天的疾进，于7月2日秘密地进入了博爱地区。部队到达该地区后，立即封锁消息，紧张地进行攻克博爱城的战斗准备。秦基伟司令员给独1旅的任务是从南门实施突破，向心攻击，部队登城后，各分三路向纵深发展进攻；除以一路直插街心十字路口并攻占北大庙敌弹药仓库外，左右两路沿城墙发展进攻，协同兄弟部队迅速分割包围歼灭全城守敌。独1旅旅长蔡爱卿、政委崔建功等首长决定，以34团为主攻部队，39团为预备队，38团以两个营歼灭南门外野战阵地之敌，以1个营阻止武陟方向敌援兵。

34团进行充分侦察和认真研究以后决定：1营为第一梯队的主攻部队，战斗发起后，由敌人野战阵地间隙直插城下，迅速登城，巩固和扩大突破口，粉碎敌人反冲击，尔后沿正街两侧向十字街口发展进攻，协同友邻部队攻占北大庙敌弹药仓库后，分两路向两侧攻击，策应2、3营战斗；2营为第一梯队的右翼突击队，部队登城后，即沿城墙向右发展进攻，歼灭南门至东门之间的敌人；3营为二梯队，随1营后跟进，登城后，沿城墙向左发展进攻，歼灭南门至西门之间的敌人。

7月3日22时，陈副团长亲自组织指挥全团的重火器进行火力准备，掩护部队向城垣接近。1营副营长李拉祥同志率领突击队3连，迅速冲到城边，

城墙上的敌人以猛烈的火力向3连射击，杨来有连长指挥部队冒着敌火在护城河上搭跳板。由于我们预先准备的跳板短尺余，够不到对岸，突击队完全暴露在敌人密集火力之下，火力组虽然以猛烈的火力企图将敌人火力压下去了，但部队仍不断出现伤亡，搭跳板的同志有的倒下去了，突击组的同志有的也负了伤。在这关键时刻，战士小张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不顾敌火、竹钉，奋不顾身跳进护城河内，用肩撑托着跳板，让梯子组迅速通过护城河，在城墙上架梯。投弹组的12名投弹能手围绕梯子两侧百米正面上，以准确的手榴弹投掷，压制当面敌人和阻止敌人向我架梯子处接近，保障我突击队登城。当梯子组刚把梯子架好，副连长王贵和即指挥突击班上梯登城，第一个登上城墙的英雄是战士李玉祥，不幸中敌弹英勇牺牲，第二名战士即向城墙内敌人投弹，乘爆炸烟雾冲上城头刺死守敌，利用敌工事掩护全排登城。1排登城后，以火力和手榴弹击退敌人三次反扑，稳住了立足点，巩固了突破口。营主力登城后，营长吴光亮同志即指挥部队向敌纵深猛插，前进中将敌两个连兵力的反扑击溃，跟随逃敌向十字街口冲击。当1营部队将接近十字街口之际，敌约1个营的兵力，在火力掩护下又向1营反扑，营长吴光亮同志在指挥部队粉碎敌人反冲击时壮烈牺牲。吴光亮同志是山西榆茨地区人，从小参加革命，一贯英勇善战，身先士卒。不论他当连排长时，还是当营长后，每仗都亲自率领部队冲锋陷阵，该营在他指挥和带领下，曾打过不少硬仗和胜仗。他是我党的优秀党员，为了党的事业，他婚后不久，即离开新婚的妻子，带领部队参加作战。他的优秀品质和英雄形象给全团指战员和太行人民留下了深刻的记忆。吴光亮同志的牺牲，激起了1营指战员的无比仇恨，副营长李拉祥高喊：“为营长报仇！”便亲率部队向敌冲击，不幸自己又被敌弹打中负伤。此时，团即命令1营利用地形抗击敌人反冲击，命团火力组迅速在1营附近展开，掩护和支援1营战斗。陈副团长亲自指挥火力组向敌猛烈开火，给敌以大量杀伤，反冲击之敌顿时混乱，纷纷向十字街口敌碉堡附近溃逃，1营部队立即跟踪追击。碉堡内之敌因溃敌涌来不便射击，1营便乘机攻占了敌碉堡，并同独立2旅主攻团——43团协同占领了敌弹药仓库。尔后，该营即分两路向左右翼攻击。

2营5连在1营突破城垣的同时，也登上了城墙。该营部队登城后，营长孟范连即指挥5连沿城墙，4连在城墙下，齐头并肩向前发展，6连在5连后跟进。突破口至东门分界线，敌约有3个连的兵力防守，除在城墙上构筑有各种野战工事外，还构筑大小碉堡9个。5连配属重机枪1挺，八二迫击炮1门，以1排为突出队，从突破口右侧开始，迅速向敌突击。3班班长崔全禄同志率领和指挥各战斗小组在连长阎长生亲自掌握的火力组掩护下，以手榴弹、冲锋枪和炸药包爆破，连续攻克敌人3座碉堡，残敌纷纷向第4个大碉堡内溃逃。扼守此碉堡之敌，为敌人的1个连部和1个加强排，配有重机枪1挺，加上部分逃敌约有80余人。我5连2班乘胜直扑敌碉堡，想一举将敌歼灭，但在将接近敌碉堡时，被敌密集火力所阻，有两名战士负伤。班长崔全禄便指挥全班利用地形就地隐蔽，以便选择机会再向敌碉堡冲击。此时，连营领导迅速组织火力掩护，1排长又亲率部队冲了3次，不仅未奏效，反被敌火力压制在距敌碉堡40米处的地段内。排长指挥各班利用有利地形地物轮番向敌碉堡投弹，压制敌人火力，1班趁机绕到敌碉堡侧后接近敌碉堡，1排手榴弹，迫敌全部投降。第5、6、7三个碉堡内的敌人，在我2营部队的猛烈攻击下，全部龟缩到第8个碉堡内。此碉堡所处的地势较高，

守敌已增至1个连的兵力，并有敌旅团派来的军官督战，妄图阻止2营前进。天近拂晓，敌人封锁的火力密集，营长孟范连同志为了减少部队的伤亡，便组织部队利用地形就地修改工事，并令部队将敌包围，防敌逃跑和反扑。尔后，将八二迫击炮推进平射数发，因敌碉堡墙壁较厚也未奏效。此时，因为尽快结束战斗，便派工兵协同2营歼灭残敌。团工兵在我火力掩护下从侧翼接近敌碉堡，用大包炸药将敌人碉堡炸毁，崔全禄同志带领2班迅速以手榴弹将残敌歼灭。接着2营部队又将第9个碉堡包围，5连2班冲在最前面，1排手榴弹压上去，该碉堡守敌便举着白旗向我投降。至此，城东南大片地区全被我2营部队控制。

3营部队登城后，营长韩玉山指挥7连沿城墙，9连沿街道互相配合向前发展进攻，8连在7连后跟进。突破口至西门地段的敌人，约有敌人1个营的兵力。7连连长陈岱云同志带领2排以勇猛的动作迅速控制了一段城墙，并歼灭了该处守敌。附近敌人被我勇猛攻势所吓倒，纷纷撤至城西南角中心大碉堡内与我顽抗。该碉堡高四层，全用砖石砌成，各层周围均设有枪眼。当我7连2排尾追逃敌冲到该碉堡附近时，被敌密集火力所阻，冲在前面的战士被打倒，同时，敌趁我冲击部队有伤亡，被压制不能前进之机，组织50余人在火力掩护下，向7连反扑，妄图将我歼灭。7连连长陈岱云首先指挥部队利用地形以火力给反扑之敌予以较大的杀伤，接着趁敌混乱之机，亲率2排冲入敌群与敌进行白刃格斗，左臂被敌刺伤，同志们劝他下去，他说：“不要管我！”继续率领部队与反扑之敌拼杀。激战中，有的战士负伤了，仍坚持战斗；2排长牺牲了，更激发了指战员们勇敢杀敌。经过一场混战，终于将反扑之敌全歼，连长陈岱云趁机率领部队向敌碉堡冲去，不幸右胯部又被敌弹打中，部队又被敌碉堡内的火力所阻，前进困难。此时营长韩玉山即令部队暂停冲击，重新组织战斗。尔后，该营在火力掩护下又组织了五次冲击，均未奏效。随后9连投入战斗，利用民房挖墙穿洞，穿房越院开辟了新的前进道路，发展顺利，直接插到西门以南城墙附近，将该处敌人歼灭，并切断了西南角大碉堡内敌人的退路，实际上已同7连形成将敌碉堡包围之势。拂晓，3营在友邻配合下，又重新组织对敌碉堡攻击，在火力掩护下实施连续爆破和突击，7连战斗英雄张龙锁班长率领6班，趁我炸药爆炸烟雾弥漫瞬间，机智勇猛地冲入敌碉堡最低一层门内，首先将底层之敌消灭，尔后，在友邻配合下，逐层将敌解决。至此，城西南区域守敌，全被我3营歼灭。

4日10时，博爱城内残敌全部肃清，战斗胜利结束。

这次战斗34团歼敌千余人。战后，太行军区授予该团3连“登城模范连”的光荣称号，5连荣立一等功；5连2班荣记特等功。延安总部电台专题广播了该班“仅以轻伤三名，连克敌人九座半永久性大小碉堡”的战绩，号召全军部队向他们学习。

骄兵必败沙家店

1947年8月的一天，天气非常闷热。彭老总在沙家店北边佳县崖窑洼的司令部里，焦急地注视着地图，他一会儿用手量一量敌我两军的距离，一会儿用红笔画出党中央机关到达的位置。他紧皱双眉，苦苦思索。这是西北解放战争以来他最紧张的时刻。

怎能不紧张呢！西北野战军主动撤离延安后，连打了好几个胜仗。8月中旬，胡宗南发现我军主力在黄河以西的沙家店一带，就命令整编29军军长刘勘率领5个旅北上，整编36师师长钟松带2个旅南下，企图南北夹击，把我军消灭在黄河边上；消灭不了，就赶过黄河去。

当时，我军西北面是浩瀚的沙漠，东边是滔滔黄河，南北是大量的敌人，这种极容易陷于被动挨打的处境，是军事家最忌讳的。而且这时，毛泽东、周恩来率领的党中央机关就在佳县西北地区。南北对进的两支敌军，距离只有100里左右了。如果敌军会合，党中央和野战军将被挤在佳县一带的狭小地区，后果就严重了。

彭老总为了粉碎敌人的进攻和保卫党中央、毛主席的安全，全面地分析了敌情，特别是36师的情况。这个师虽然是胡宗南的3个主力师之一，但是让我军牵着鼻子在陕北高原上长途“游行”，人困马乏，兵员减少很多，战斗力已经大大削弱。钟松认为自己打仗有功，趾高气扬，非常傲慢，为了“功”上加“功”，竟然远离主力，1个师孤军冒进。这是一支“骄兵”，会有空子可以利用。彭老总斩钉截铁地说：“‘骄兵必败’，要利用它的弱点消灭它！”

钟松派123旅作为前梯队，向乌龙铺方向前进。他自己带领师部及165旅，在沙家店附近占据了几十个山头高地，构筑工事，搭帐宿营。敌人害怕解放军的包围袭击，只在山梁上行动。

根据敌我双方兵力情况，彭老总决定阻击刘戡，歼灭钟松。他向中央军委报告了作战部署，军委和毛主席复电彭总：“完全同意你对36师的作战计划。”

彭老总指挥打仗，从来不单靠地图，不满足于一般侦察材料。只要有可能，总是亲临前线观察地形，直接了望敌军驻地和工事，选择好歼敌的战场。这一次，他又带着团以上干部去看地形，正遇上倾盆大雨，他在大雨中淋了1个多小时，给各部交代了任务。在随行人员一再催促下，才返回司令部驻地。

干部、战士早已憋足了劲，个个摩拳擦掌，决心狠狠打击敌人。当彭老总下达了消灭36师的作战部署后，指战员们高兴地议论开了：

“彭老总在布置新的口袋阵，敌人又跑不掉了！”

“胡宗南也是运输队长，这回又该送好枪好弹来了！”

“钟松打头阵，梦想消灭我们，是该给他敲丧钟了！”

深夜，雨后的空气格外清新，沙家店一带的群山，显得十分寂静。有经验的老战士都知道，激烈的战斗即将展开。次日拂晓，我军向敌人发起攻击。一发发迫击炮弹在敌人的山头开了花。战士们在机枪掩护下，冲向敌军阵地。钟松为了挽救危局，一再命令他的前梯队123旅向师部靠拢。当这个旅回援时，我军按照彭老总的命令，把36师的两个旅，分割在两地，全部包围起来了。

这时，彭老总发出了彻底消灭36师的动员令。他亲笔写的命令一传下来，指战员们英勇地向敌人猛烈冲杀。黄昏前，全歼了123旅，活捉了旅长刘子奇。36师师部及165旅大部也被消灭在沙家店一带。钟松趁着天黑，躲在山洞里，穿上便衣，化装跑掉了。

当战士们扛着新缴获的枪支离开战场时，兴高采烈地议论着，这样打下去，再消灭胡宗南两三个师，就可以收复延安了。

战后，毛主席说：“彭总指挥得好啊！侧水侧敌，本是兵家所忌，而我们彭总指挥西北野战军英勇奋战，在短短一天的时间里，就取得了空前的胜利。”

千里跃进大别山

全国解放战争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在华东野战军外线兵团和陈（赓）谢（富治）集团配合下，向国民党统治区的大别山地区实施进攻的战略行动。

经过1946年7月至1947年6月1年作战，全国军事形势发生了显著变化。国民党军由430万下降到370余万人；人民解放军则由127万上升至195万人。除山东、陕北战场外，其他战场的人民解放军已转入战略性反攻。中共中央军委依据战局的发展，适时抓住国民党军的进攻虽未全部被粉碎，但其主力已深陷于解放区腹地的有利时机，在久经运筹的基础上，决定在战争第二年开始的时候，立即转入战略进攻，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并将战略进攻的重点置于国民党军兵力薄弱的中原地区。具体部署是：以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率野战军主力第1、第2、第3、第6纵队（简称刘邓野战军），挺进大别山；以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副司令员粟裕率外线兵团（亦称西线兵团）6个纵队挺进豫皖苏边区；以陈谢集团（晋冀鲁豫野战军第4、第9纵队及西北民主联军第38军）挺进豫陕鄂边地区。三路大军密切配合，创建中原解放区。

依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的战略部署，刘邓野战军在5月上旬结束豫北攻势作战后，立即着手外线作战的各项准备工作。经过充分准备，1947年6月30日，刘邓野战军4个纵队12万余人从山东省阳谷以东张秋镇至菏泽以北临濮集之间150余公里地段上，一举突破国民党军的黄河防线。接着，发起鲁西南战役，至7月28日，歼国民党军4个整编师师部、9个半旅共6万余人，从而打乱了国民党蒋介石在南部战线的战略部署，打通了跃进大别山的道路，揭开了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的序幕。

在鲁西南战役仍在进行期间，中央军委已考虑到刘邓野战军南进的困难，指示刘邓野战军在战役结束后，“立即集中全军休整10天左右，除扫清过路小敌及民团外，不打陇海，不打黄河以东，也不打平汉路，下决心不要后方，以半月行程直出大别山，占领大别山为中心的数十县，肃清民团，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吸引敌人向我进攻打运动战。”鲁西南战役后，久战疲惫的刘邓野战军急需休整补充。在鲁西南战役结束的当天，刘伯承、邓小平即报告中央军委：因南渡后连续作战，损耗甚大，伤亡约1.3万，炮弹消耗殆尽，新兵没有来源，俘虏至少需20天教育争取方可补充，以补足伤亡；当前敌人现有17个旅，除整编第40师外，战斗力均不强，山东敌人又难西调，仍有内线歼敌之机会，故积极作南进准备立即休整半个月，第一步依托豫皖苏，保持后方接济。第二天，中央军委复电，同意刘邓野战军休整半个月和第一步依托豫皖苏的计划，两个月后看情况，或有依托地逐步向南发展，或直出大别山。

但敌情很快发生变化。蒋介石决心暂缓山东方向的进攻，改集大军于鲁西南企图与刘邓野战军进行决战。8月初，从山东、洛阳、郑州、西安等地连续抽调大批兵力，加上原在鲁西南的部队，拼凑成5个集团共30个旅，分

5 路向郟城、巨野地区扑来。国民党蒋介石想沿用过去“围剿”红军的所谓“分进合击”的老战术，一举把刘邓野战军歼灭在黄河与陇海线之间，或逐回黄河以北。此举不成，国民党蒋介石还准备决堤开坝，用滔滔黄河水来淹没刘邓野战军。

8 月 1 日开始，鲁西南地区连降大雨，黄河水猛涨。8 月 2 日，黄河涑口水位由 2 米增至 30.3 米，每秒流量达 2034 立方米。同日敌情报告：国民党军张淦集团整编第 7、第 48 师已由鲁南车运抵达商丘、汤山地区；王敬久集团整编第 3、第 58、第 85 师和邱清泉第 5 军进犯郟城；罗广文第 4 兵团整编第 3、第 40 师及骑兵第 1 旅进犯新集，刘汝明集团整编第 55、第 68 师尾随跟进。敌人摆出一副数路钳击的态势。

军情紧急，水情逼人。刘邓野战军决心提前实施跃进，直插大别山。8 月 6 日，请示中央军委：“我决心提前于 8 月 7 日全军开始战略跃进！”中央军委于 8 月 9 日、10 日连续复电刘伯承、邓小平指出：“决心完全正确”，“情况紧急不及请示时，一切由你们机断处理。”刘邓野战军提前跃进的战略性行动就这样确定下来了。

从鲁西南到大别山千里迢迢，陇海铁路、黄泛区、涡河、沙（颍）河、洪河、汝河、淮河等横亘其间，且值雨季，许多河流不能徒涉，却有利于敌军沿河堵截；进军路线两侧，西有平汉铁路，东有津浦铁路，便于敌军机动兵力。在此地理气候不利的条件下，为了隐蔽、突然和顺利地实施跃进，刘伯承、邓小平令第 11 纵队和冀鲁豫军区部队，在鲁西南地区积极开展攻势活动，并到黄河渡口佯动，造成野战军主力渡河北返的声势假象，以迷惑吸引国民党军继续合围；由暂归野战军指挥已进至郟城以东的华东野战军外线兵团 5 个纵队，实施牵制国民党军，掩护刘邓野战军主力南进；以豫皖苏军区部队破击平汉路，断敌交通，待主力跨过陇海路后，中原独立旅即西越平汉路，直趋信阳以西，作出挺进桐柏山的姿态，以迷惑武汉、信阳方面的国民党军。

8 月 7 日夜，正当坐镇开封的蒋介石以 30 个旅，分路向鲁西南合击时，刘邓率野战军主力 4 个纵队 12 万人以破釜沉舟的决心，从巨野、定陶之间跳出敌人合击圈向南挺进，开始千里跃进大别山的壮举。8 月 11 日，越过陇海铁路。随后，即以第 1 纵队并指挥中原独立旅为右路，第 3 纵队为左路，第 2、第 6 纵队掩护中原局与野战军指挥部为中路，分别向大别山疾进。

这时，蒋介石错误判断刘邓野战军是北渡不成而被迫“南窜”，遂以 20 个旅分路尾追，另以 4 个旅在平汉路侧击，企图把刘邓野战军歼灭于黄泛区。

黄泛区位于河南省东部和安徽、江苏两省北部，宽达 20 至 40 公里，遍地积水淤泥，没有道路，没有人烟，行军食宿十分艰难。刘邓野战军为了和敌军抢时间争速度，不顾疲劳，冒着敌机的轰炸，用人推牛拉重装备，顽强奋进，于 8 月 17 日越过黄泛区。接着，派出先遣部队夺取船只，保障主力于 18 日渡过沙河。此时，蒋介石才察觉刘邓野战军不是“流窜”，而是有计划地向南进军，慌忙调兵至汝河南岸组织布防，企图与在北面尾追的 20 个旅实施南北夹击。

胜利渡过沙河之后，刘伯承、邓小平向全军指战员正式宣布了跃进大别山的任务。为了加速前进，战胜敌人的追堵，刘伯承、邓小平命令各部队再次实行轻装，炸毁或埋藏笨重装备，并深入进行政治动员，提出“到达大别山就是胜利”的口号。8 月 22 日、23 日，第 3、第 1、第 2 纵队相继渡过汝

河，分路继续前进。24日，当中原局与野战军指挥部和第6纵队到达汝河北岸时，敌整编第85师已占领汝南埠等渡口，堵住了通路，而尾追的敌3个整编师距汝河已不到30公里。前有堵师，后有追兵，中有汝河横卧，空中有飞机威胁，形势万分险恶。“能否在短短几个小时内抢渡汝河，关系到整个跃进行动的成败，从而也关系到整个战局。”在此紧急情况下，刘伯承、邓小平处险不惊，沉着冷静地亲临汝河渡口布置，指示部队要以“狭路相逢勇者胜”的精神，不惜一切代价强渡汝河，突破敌河防。24日中午，第6纵队一部冒着敌机的轰炸扫射，在汝河上架起浮桥。当晚，纵队主力在炮火掩护下，勇猛突击，于25日渡过汝河，突破敌军河防阵地。第6纵队指战员为掩护中原局和野战军指挥部全部渡过汝河，作出了巨大贡献。16时左右，刘邓野战军指挥部和中原局机关等全部渡过河，直扑跃进大别山的最后一道险关淮河。

淮河源于豫南桐柏山，流经豫、皖、苏3省，是中原一条大河。25日下午，刘邓率野战军指挥部进抵淮河以北息县彭店。为确保全军顺利到达大别山，邓小平提出由他指挥后卫部队阻击尾追之国民党军，由李达参谋长指挥渡河。刘伯承和张际春副政委先行渡河，指挥进入大别山的部队。野战军指挥部通过了邓小平这一提议。经过认真准备，至27日，刘邓野战军全部渡过淮河，进入大别山北麓的潢川、固始等地区，胜利完成千里跃进大别山的任务。

当刘邓野战军最后一批人马渡过淮河后，国民党军罗广文、张淦两部始追抵淮河北岸。这时的淮河水暴涨，无法徒涉，又无船可乘，国民党军只能望河兴叹，其整编第85师师长吴绍周无奈说：“共产党有命，刚刚过去水就涨了。”8月30日，刘伯承、邓小平报告中央军委：“我军已胜利完成渡过淮河、进入大别山之跃进任务，敌人追击计划完全失败。”

千里跃进大别山是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壮举，是解放战争中最困难和最具关键作用的一项任务。刘邓野战军进入大别山区后，根据中央军委关于建立鄂豫皖根据地的指示，趁国民党军追击部队主力尚被甩在淮河以北，大别山区兵力空虚之际，不顾疲劳、疟疾流行、非战斗减员增加、粮弹缺乏等困难，迅速实施战略展开。至9月底，先后解放县城23座，歼敌7000余人，并在17个县建立民主政权，初步实现了在大别山创建根据地、站稳脚跟的战略目的。

在此期间，华东野战军外线兵团、陈谢集团在豫皖苏边界地区和豫西地区也相继完成战略展开。刘邓、陈粟、陈谢3路大军布成逐鹿中原的“品”字形阵势，迫使国民党蒋介石南调大批兵力，给了其他战场的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反攻和进攻以有力的策应。

刘邓野战军在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的关头，在华东野战军外线兵团、陈谢兵团的直接配合和其他战场部队的策应下，实行无后方作战，以千里跃进的战略行动，直捣国民党军战略纵深大别山区，圆满实现了中央军委关于把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的战略计划，加速了国民党军对山东、陕北等地重点进攻的失败，对其华中地区的安全构成了严重的威胁，震撼了国民党蒋介石的统治，为人民解放军解放中原与南渡长江解放华中、华南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大别山跃进第一战

1947年8月,郟城战役以后不久,我晋冀鲁豫军区1纵与兄弟部队一起,遵照毛泽东关于千里跃进大别山,实行战略反攻的决策,在刘邓的指挥下,于1947年9月初,粉碎了敌人的围、追、堵、截,克服重重天然障碍,历尽千辛万苦,千里跃进,进入大别山地区。当时,不但部队十分疲劳,对当地情况不熟悉,北方籍指战员不会走山路、过田埂,不习惯吃大米饭,病号增多,而且由于远离根据地,又是新区,连起码的供应问题都没有保障。

蒋介石见我军进入大别山,唯恐我军立足生根,即慌忙以23个旅的兵力,紧跟过淮河,并调其国防部长白崇禧前来统一指挥,妄图乘我军立足未稳,集中优势兵力,采取多路分进合击,将我军歼灭或赶出大别山。

9月上旬,气势汹汹的数路敌军已先后向我军逼近。东面的46师进至六安、霍山;东北面的58师进至固始、商城;西北面的85师进至信阳、罗山;西面的10师、40师经宣化店向黄安(今红安)、麻城前进,65师进至黄安,52、56师在信阳、武汉外围;同时,白崇禧还以其桂系主力7师、48师进至经扶(今新县)、麻城寻我主力作战。

战云密布,情况十分紧迫。

中央军委、毛主席时刻关心着大别山的战局,关心着刘邓大军情况,指示刘邓:

“目前几个月内,你们作战似应避免桂系主力7师、48师,集中注意力歼灭中央系及滇军”。

毛泽东善于审时度势,上述指示无疑是十分英明的,也是十分及时的。

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刘邓决定先打战斗力较弱且比较孤立的滇军58师,调动、牵制敌军主力于大别山北部,以掩护我军向大别山南部之鄂东、皖西地区展开。

刘邓决定:集中1、2两个纵队主力和6纵队1个旅,首先歼灭商城以北河风集(今名河风桥)之敌58师一部。

杨、苏首长接到刘邓命令,立即部署作战行动,决定以19旅、中原独立旅在罗(山)宣(化店)公路以西,平汉路东侧地区积极活动,在西面造成我军随时可以向平汉路进击和威胁武汉的声势,集中1、2、20旅,突然东进,参加歼灭敌58师的作战。

这一行动,虽然由于1纵队未能及时赶到参战,友邻也未能将该敌围住,没有达到歼敌目的。但却迫敌急调48师和10师东援,特别是48师转向皖西,使桂系主力两个师(48师和7师)分成东西两面,形不成拳头,为我军的展开和歼敌,造成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紧接着,野战军首长又决定集中1、2、3纵队主力和6纵队的1个旅,歼灭商城附近的58师。第1纵队决定除19旅、中原独立旅继续积极钳制西面之敌外,以2旅及临时归第1纵队指挥的16旅负责歼灭前出至中铺之58师新10旅,其余部队协同野战军主力攻歼商城地区58师主力。

敌58师闻讯后,以新10旅29团向中铺地区前进,以掩护其翼侧,师主力仓皇由商城向潢川方向逃窜。

敌58师是溜掉了,但却把个29团甩在了中铺。中铺之敌遂成孤立突出之势,这就为我军歼灭该敌提供了一个极为难得的机会。

刘伯承打仗十分精明,绝不会失掉任何有利战机。此次作战,他紧跟在1纵后面,发现上述有利战机后,即令1纵队迅速将该敌包围歼灭。

根据刘伯承司令员的命令，1纵的杨勇司令员即令2旅迅速沿公路东进，在16旅协同下，将该敌包围歼灭。2旅首长接到命令后，考虑到该敌势孤力薄，容易逃跑，即令前卫第8团1营迅速隐蔽地前进，从西北面将敌人抓住，同时令第4团、5团迅速跟进，从右面绕到中铺南，在东、北面16旅的协同下，将该敌压缩包围。

由于我军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居高临下，多路突进，总攻开始，敌人一片混乱，已无力抗击我之进攻。战至19日15时，将敌全歼。

此战，不仅吓跑了敌58师主力，全歼敌1个团。而且迫敌抽调位于罗山之58师经光山、潢川东援，位于六安之48师一部西援。使敌主力完全被钳制在大别山北部，为我军向鄂东、皖西展开，以及下一步向大别山南部挺进，直逼长江北岸，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葫芦兵

1947年秋，刘、邓部队某部奉命突破国民党军黄河防线，向中原挺进。

面对汹涌奔腾的黄河和南岸国民党军的火力工事，如何以较小的代价突破黄河天险呢？在大家召开“诸葛亮会”研究渡河办法时，指战员们由当地老乡用葫芦当水瓢中得到启发，决定在“葫芦”上作文章。在征得部队首长同意后，向当地老百姓征集了上千个干葫芦，然后在每个葫芦上套一个钢盔，用绳子栓紧，再在葫芦下面系上一块石头，放入水中，一个“泅渡者”就做成了。

发起渡河攻击的当晚，先将上千个“葫芦兵”放入河中，在夜幕的掩护下，一个个“葫芦兵”随着呼嚎的北风，徐徐飘向南岸。同时，一支精锐部队乘上木船从敌人侧翼也开始渡河。

是夜，防守在黄河南岸的国民党军哨兵，突然在探照灯的光束下，发现了河面上千头攒动，黑压压一片头戴钢盔的“泅渡者”正悄无声息地向南岸游来。情急之下，立即向上司报告：“共军开始渡河厂！”由于事先驻守在黄河南岸的敌前沿指挥所已得知：共军准备强渡黄河向中原挺进。于是，马上吩咐部下：“等共军靠近后集中火力将其消灭在河中。”

眼看渡河的“共军”就要上岸，一声歇斯底里的叫喊：“打！”河岸上的碉堡暗堡顿时吐出一片火舌，密集的炮弹也呼啸着落向河中，枪声、炮声、喊声响成一片。河面上，水柱冲天，无数的“泅渡者”沉入河底。但是，那些没有被击中的“泅渡者”，仍然在炮火的掩护下，顽强地不顾一切继续向岸边涌来。

“给我狠狠地打！”敌指挥官以为人民解放军要不惜一切代价强渡黄河，赶忙将预备队也调到前沿，补充一线阵地，并组织更为猛烈的炮火阻击共军渡河。就在这时，敌人侧后却突然传来激烈的枪炮声和阵阵喊杀声。由于敌人把注意力都集中在了正面，所以防御阵地侧后十分空虚，很快就被从侧翼渡河登陆的解放军抄了后路。这时，敌人以为共军大部队上岸了，纷纷从碉堡、工事中跑出来，四处逃窜，整个黄河防御就被瓦解了。

清除了障碍以后，我军大部队乘势全部渡过黄河天险，迅速踏上挺进中原的征程。

司令员探水涉淮河

1947年秋天，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委率领的晋冀鲁豫野战军南征，征途遇到重要艰难险阻。其中，8月下旬抢渡淮河，是他们千里挺进大别山闯过的最后一道险关。

当刘伯承、邓小平率领大军风驰电掣般地来到淮河北岸息县和临河之间的渡口时，部队面临的形势很严峻：后面，蒋军7个整编师和1个骑兵旅共20个旅的兵力已经压过来，和我军后续部队交上火，敌先头部队离淮河渡口只有30余里，淮河对岸还有敌人的堵截部队，当时，这个渡口是解放军南渡的主要渡口，淮河上游正在涨水，大军渡河只搜集到敌人劫后剩余的十来只破旧小木船，3个旅的兵力和野战军指挥机关要从这里渡河。敌情危急，刘邓大军如不能迅速渡过淮河，就将被迫背水一战，千里南征将要毁于一旦。

8月26日到达渡口当夜，刘伯承、邓小平和其他野战军领导在岸边一间小屋中举行紧急会议，研究阻击敌追兵和渡河方案。邓小平提出：由他指挥阻击追敌，李达指挥大部队渡河，刘伯承和张际春（野战军副政委）先行渡河，指挥已进入大别山的其他纵队。刘伯承听了。果断地说：

“政委说了，就是决定，立刻执行！”

随后，刘伯承司令员让先头部队领导汇报一下渡河准备情况。听完汇报后，他沉思了一会儿问：

“河水真的不能徒涉吗？”

“河水很深，不能徒涉。”

“到处都一样，都不能徒涉吗？”

“你们实地侦察过没有？是不是亲自找向导调查了？”

“有没有找几个老乡问一问？老乡怎么说？”

“能不能搭桥呢？”

“淮河忽涨忽落，现在涨得很深。河边老百姓说，从来没人敢在这样的时候涉水。”

刘伯承发出了一连串的询问，得到的都是让人失望的回答。

刘司令员站起身，来回踱了几步，说：“3个旅的人马靠这么几只破船来回摆渡，那只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的。对军队来说，时间就是生命，时间就是胜利。如果拂晓前部队不能按时渡过淮河，敌人几十个旅的兵力会一齐压过来，势必要逼着我们背水一战。拖延了时间，千里跃进大别山的种种努力将要毁于一旦。淮河真的不能涉渡吗？”会后，刘伯承立即来到渡口。

月亮挂在天边，天将拂晓，“天下事必作于细”。刘伯承这样要求下级，自己也处处这样做。淮河水到底有多深，究竟能不能架桥，他决定亲自去探测一下水情。警卫参谋提着一盏马灯在前面引路，司令员手里拄根长长竹杆，踏着刚下过雨的泥泞小路，上了一只小船。

小船离开渡口，行驰在河面上。小船被急浪冲得忽上忽下，滚滚浊浪撞击着木船，发出“澎、澎”的响声。警卫员划动双桨，忽而向东，忽而又向西。马灯微弱的光亮在河面上时隐时现。刘司令员一会蹲下，一下又站起来不停地用竹竿探测河水，并随时把水的深度标在竹竿上。

船行至河心，刘司令员大声向北岸指挥员喊道：“我试了好多地方，河水都不太深啊！”能架桥呀！告诉李参谋长，叫他坚决架桥！”

刘伯承到达南岸，担心北岸指挥员没听清他的喊话，又亲自写了一张字条：

河水不深，流速甚缓，可速架桥！

筒信发走后，刘伯承意味深长地对那位汇报工作的同志说：“粗枝大叶就要害死人！要害死人啊！”然后才又缓和地说：“同志，越是紧要关头，领导干部越是要亲自动手实地侦察！”

时间紧迫，敌情逼人。李达参谋长按司令员的指示，正在组织部队架桥。这时，一只小船从对岸急驶而来。刘伯承又派人给李达送来一封信，上面写道：

“我亲眼看见上游有人牵马过河，证明完全可以徒涉。请你迅速组织部队徒涉！”

李达得到这个好消息，特别高兴。他立即分析了河水夜间和早晨涨落的情况，亲自指挥在河面插上行进标志，命令部队分成几路纵队涉水过河。

就在我军刚刚渡过淮河的时候，敌人也赶到北岸的渡口。敌军指挥听说我军已徒涉过了河，也命令手下部队徒涉过河。不想这时河水突然上涨，洪峰一个接一个冲了过来。先下水的敌人便下饺子似的，都沉了底，岸上的敌人一见，吓的谁也不敢再下水了。

后来当地老百姓都说这是龙王有眼。其实这是淮河涨落水的规律。淮河一般是天黑时涨水，天快亮时落水。涨水的时间长，而落水的时间短。敌人的指挥官们多是昏庸之辈，他们天黑时只顾着打牌作乐，等天快亮时，又都酣然入睡，哪里顾得上指挥渡河。所以，敌人20万人马渡河整用了半个月的时间，也没全部渡完，只好眼睁睁地看着刘邓大军向大别山挺进。刘、邓指挥的晋冀鲁豫野战军终于战胜了千里南征中的最后一道难关。

一双布鞋

那是1947年7月下旬，鲁中地区南麻战役结束后，昌、潍地区守敌第8军向临朐进犯，于7月13日占领了临朐城，直接威胁我后方安全。24日，华东6纵队48团奉命向临朐城行军，准备迂回到“顽八军”背后敲他一锤子。出发前，天气十分晴朗。当部队行进到龙岗时，狂风大作，大雨倾盆，傍晚又变成了鹅毛大雪。7月天下大雪，真是少见。战士们被大雨一淋，加上气温急剧下降，个个冻得直打哆嗦。由于部队连续急行军，又累又饿，大家两条腿渐渐不听使唤，有的战士倒在路上。无奈，部队只好就地宿营。

由于长时间行军，3营医助秦克夫的一双草鞋早磨烂了，没办法，干脆光着脚丫子赶路。傍晚，房东王大娘看见他光着脚丫子，上面满是血泡，赶忙烧了洗脚水，亲切地对他说：“孩子，用热水泡泡脚，暖暖身子骨吧。”看着大娘布满皱纹的慈祥的面容，秦克夫不禁想起了自己的母亲……

吃过晚饭（香椿拌野菜），忽听大娘的女儿在床上呻吟起来，连声喊冷，浑身打颤，秦克夫伸手一摸，她额头像火一样烫。秦克夫知道，这是一种急性传染病，当地俗称“打摆子”。于是当即取出几片“黄奎宁”，赶忙给她服下。

吃过药后，王大娘的女儿安静了些，望着她又瘦又黄的面孔，秦克夫又拿出一些药送给王大娘，王大娘看了许久，然后推开，感激地说：“孩子，队伍上人多，你们留着用吧。”她知道药品来之不易。

“大娘，都是一家人嘛！没有你们，我们也打不了胜仗啊！”想想刚结束的孟良崮战役，秦克夫有些激动。老人家见他态度坚决，也就收下了。

第二天天不亮，大娘就为大家做好了饭。部队出发时，大娘将一双粗布鞋塞进秦克夫的挎包里。

“这，我不能要。”秦克夫赶紧往外掏。

大娘按住他的手，慈祥地说：“孩子，你光着脚丫子怎么行军赶路？就凑合着穿上吧，本想给你做一双，又来不及了，这双鞋你就带上，以防万一。”

秦克夫急了；“大娘，我们有纪律的……”不等说完，大娘就板起了脸：“你不是说咱们是一家人吗？你们行军、打仗为了谁？还不是为了让俺穷人过好日子？”

无奈，秦克夫只好收下了这双粗布鞋。

拥军桥

1947年8月，我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部队执行党中央战略反攻任务，千里挺进大别山，一路历尽千辛万苦，粉碎了敌人的一次次阻截，于26日抵达大别山北麓。

部队过了淮河之后，领导上命令政治部干事吴国斌协同司令部杨参谋带领一个先遣队，执行侦察敌情、勘察道路的任务。

为了避开敌人的眼睛，他们夜行昼宿。一天深夜，赶到河南罗山县竹竿河渡口时，过河的小桥已被洪水冲得无影无踪了。这条河虽然不太宽，但由于连降暴雨，水深流急，人马根本不能徒涉。敌人正在尾追我军，离他们只有百十里路了。首长命令：想尽一切办法，在拂晓前把渡桥架好，确保大部队顺利过河。当时离拂晓只有5个多小时了，而沿河的船只和可利用的渡河器材都已被敌人破坏，怎么办？大家不约而同地将吴干事和杨参谋围了起来。吴干事和杨参谋商定：立即召开党员大会，发动大家献计献策。会上决定：将全队同志分成3个小组，吴干事和杨参谋各带一个组，分头到沿河各村去做群众工作，寻找器材；另一个组的同志留下来坚守渡口，做好架桥准备。

夜已经很深了，雨又不停地下着，大家摸着黑，冒着雨，挨村挨户叫开老乡的门，向他们宣传共产党和解放军的主张及目前遇到的困难。这里是革命老区，群众对我军的感情深厚，听了讲解，大家很快就行动起来了。他们纷纷走出家门，扛着门板、木桩，拿着绳索，跟着吴干事赶到渡口。不到两个小时，架桥的器材就备齐了。

在人民群众的帮助下，立即着手架桥，老乡们也一起跳入河中干了起来。一个姓张的老大爷领着儿子，跑到离渡口100多米远的河边，将自己沉在这里的一条小木船捞了上来，供架桥使用。就这样，在人民群众的大力帮助下，一座简易的小木桥便很快架了起来，吴干事和杨参谋按时完成了上级首长交给的任务。

事后，为了感谢人民群众的支援，他们把这座桥起名为“拥军桥”。

鲁西一夜

1947年下半年，我军10纵队和华野的兄弟纵队，与国民党的28个师周旋于鲁西南地区。在远离后方、敌众我寡的形势下，部队的补给发生了困难，大伙三天两头吃不上一顿饱饭。当地人民也因灾荒和敌军的往返洗劫，面临

着绝粮断炊的境地。

8月下旬，又是一次连续5昼夜栉风沐雨的长途跋涉。第五天走了50余里，于午夜在鲁西曹县境内一个仅有几户人家的小村子边缘休息。炊事班敲开老乡的门忙着给大家烧水，战士们不管是泥是水，就地一躺即入梦乡。

那晚宋清辉又饿又累，出发前随身带着的一个半高粱面窝窝头早给了肩挑七八十斤担子的随军挑夫老梅同志。一听要休息，也顾不上思谋用什么去填咕咕乱叫的肚子了，顺势向霉烂发臭的草堆上一躺，即刻就合上了双眼。

一阵暴雨把宋清辉浇醒，双目向四周一扫，部队已经走了。真是心急如焚。他用尽全身之力想跳起来去追赶部队，可身不由己，无论如何也站不起来。他心里明白，部队是在两支强敌的间隙里奔袭，如果掉队会随时遇到危险，于是咬紧牙关猛地翻了个身。突然发现路西一户人家中闪动着微弱的灯光，他两肘支撑着身子，用力向灯光爬去，爬呀，爬呀，门开了，从屋里走出来一位老大娘。宋清辉嘶哑着嗓子喊了声大娘，她吃了一惊，随后就疾步过来，扶持着宋清辉来到了她那间漏雨的破屋中。灯光照在宋清辉脸上，她看出是饿坏的，便赶忙去掀灶上的锅盖。锅里是空的，她又去摸桌子底下的小缸，小缸里也没什么。大娘回头看看，嘴角颤抖着说不出话来。见她用袖子遮住了流泪的脸，宋清辉的泪水也止不住涌了出来，说：“好大娘，你老不要为难了。”说完掉头要走，被大娘一把拉住，在屋子里沉默了一阵。忽然，大娘像想起了什么，兴奋地说：“孩子，你等等！”接着拿条树枝在灶膛里拨弄起来，从灶膛灰里拿出个拳头大小的褐色糠团子。她把糠团子塞到宋清辉手里，又从灶边的瓦罐里盛了一碗苦涩的野菜汤。宋清辉正吃着喝着，大娘的儿子回来了。原来他刚才给我们部队带路去了。听说宋清辉要找部队去，他连口水也顾不上喝，立即就要带着宋清辉出发。

宋清辉吃了大娘的“救命团子”喝了大娘的“长劲汤”，在大娘的儿子带领下，一路小跑到了正在寻找他的团队。部队正在紧张地构筑工事，预示着一场激烈的阻击战即将来临。

在最艰苦的时候

1947年7月，华东野战军西线兵团外线出击，配合刘邓大军强渡黄河，进击中原。

时值多雨的初秋，山洪暴发，大水汪洋，给行军、作战带来许多困难。而蒋军却利用铁路运兵的有利条件，到处调兵遣将，紧紧尾追我军，使我军常常处在“前有大河，后有追兵”的境地。特别是当我军进入鲁西南地区后，更是“虎落平阳受犬欺”，追赶我军的蒋军，简直和我军并肩地行进。有一次，我军刚进稼祥县城的北门，敌人就进了南门。夜间，敌人打起的行军联络信号弹，往往把我们的脸都照得清清楚楚；有时，我军刚进入宿营地，敌人的炮弹就打到村头，我军又被迫转移行军……

在这艰苦的日子里，新华社随军记者闫吾遭到了意外的不幸。那是在撤出济宁的战斗中，他屁股上被打进一块小炮弹皮。由于昼夜行军作战的疲劳，忽视了治疗。后来，渐渐肿大溃烂，活动一天天困难起来。起初，为了不给部队增加负担，他还硬撑着棍子到战场采访；后来，肛门被堵塞，不能大便，才被抬在行军担架上。

在这决定中国命运的伟大战争时刻，不能尽前线记者的责任，闫吾心中

是多么难受和着急啊！

一天拂晓，抬闫吾的担架刚停放在街上，庄外就响起了敌人的枪声，而且眼看敌人就要冲进庄来。闫吾虽已有8天不能动弹，但在敌人面前却不能丝毫犹豫，他挣扎着从担架上爬起来，握紧手中驳壳枪，吃力地穿过一条小巷，再翻过一道土墙，钻进一座独立家屋。屋里没有主人，他用一根棍子顶上门，然后从墙（秫秸和泥巴砌的）缝里向外窥视。一会儿，见房东老大娘慌张地跑回家来，她推开门，见到一个穿军装的人躺在床上，很吃惊地问：“你怎么在这里？你们的人呢？”

“老大娘不要怕，我负了伤，你出去吧，免得连累你……蒋军要是来了，我就和他们拼！”闫吾的眼睛直盯着手中的枪。

“家中有娘吗？”她以怜悯的心情问他。

本来，闫吾刚满周岁时就死了娘，但为了不使大娘伤心，他点点头：“有。”

大娘又问：“你回家看了老娘吗？”不等回答，她就自言自语地说：“唉！儿想娘，筷长！娘想儿，路长！”她似乎在埋怨闫吾。

他解释说：“大娘，想娘有啥用！现在是打反动派的时候，你还不明白吗？”

“可也是。”她接着说：“你在这里不安全哪。老蒋的人，等会要来捉鸡吃，你在这里不是个办法呀！”

“要是他们看到我，我就开枪和他们拼啦！”

“孩子，年轻的，怎么好说这种话？你就算我的亲儿。来，娘扶你到围墙外面芝麻地里藏一藏吧。”她的话很诚恳，要闫吾一定听她的话。

“好！你先到墙头往外看看，要是没有敌人，你就挥挥手，我再过去。”

“可不得了啦！”她气吁吁地跑回来说：“井台上都是老蒋的人，还有几个在大墙外杀猪，这怎么办？！”

“没有关系，大娘放心，他们不会来的。”闫吾以自己的镇定来稳住大娘。

大约过了一个钟头，外面的声音静了下来。大娘再次出去看了看风声，回来说敌人都进屋睡觉了。于是，闫吾便使尽浑身力气，翻过土墙，拼命地向田里爬去。闫吾躺在芝麻地里，再也不能动弹了。

暴热的太阳，蒸发着潮湿的大地。闫吾身上的脓、血、汗和泥巴粘成一团，很想喝水，很想吹吹风。许多蚂蚁和苍蝇钻进鼻子，爬进裤档。他用手摸着、摸着，慢地不省人事了。

晚间的凉风把闫吾吹醒了，他用手扒开眼皮，顺着芝麻棵的间隙往外看去，只见大队的蒋军，正在田边的路上通过。他感到身上发着高烧，阵阵地发冷，虽说全身没有一点力气，但还是握紧了手中枪。

半夜，他隐约听到那位大娘熟悉的声音：“孩子，你在哪里？”闫吾心里明白，但没有劲回答她。好多时，她才摸到了跟前。她端着一碗鸡蛋汤，扒开闫吾的嘴唇，往喉咙里灌，多香啊！……

天亮前，大娘把闫吾搀回她的家，并报告了村干部。村干部马上派人把闫吾转移到魏楼集西南的一个小村，掩护起来。

几天后，部队派人来收容伤病员，闫吾被扶到一辆推车上，要送到黄河北去疗养。夜路上，推车的老乡不小心，连车带人翻到了沟里，把闫吾屁股上那球脓血，全部跌得流了出来。虽然使他遭到了难以忍受的剧痛，但身上却好似卸下了千斤重担。一种新的希望，使他高兴得几乎要跳起来！他拒绝

回后方，抱定决心：当战争需要的时候，决不做前线的“逃兵”！

就在这天黎明，传来了我军在沙土集围歼蒋军五十七师的捷报，于是，闫吾又拄起一根棍子，向着隆隆炮声的方向奔去采访。

“误了战机谁负责？”

1947年春天，蒋介石嫡系胡宗南部队24万人左右经过长期整训补充，配备精良的武器装备，奉蒋介石之命开始对我延安根据地大举进攻。

当时，延安地区除党中央机关外只有2万5千余部队，敌我兵力悬殊。3月18日晚上毛主席和党中央暂时撤离延安。第二天，胡宗南就率部占领了延安。

随后，彭德怀根据毛主席和党中央的部署，指挥西北野战军在青化砭、羊马河、蟠龙连打了三个大胜仗。

8月初，西北野战军又围攻榆林，因敌情有变，部队奉命撤围，甩开敌人的尾追后撤到沙家店以北，到这时彭德怀指挥战斗已是3昼夜未合眼了。一天，凌晨3点钟，同志们劝他睡一会儿，刚躺下不久，就来了一封王震司令员请示第二天行动的电报，秘书拿着电报，望着彭总消瘦而又睡得香甜的面孔，实在不忍心叫醒他，就去请示副参谋长，说：“彭总3天3夜没合眼了，刚睡下半小时，是不是让王震司令员到早晨6点钟再联系，好让他再多睡一会儿？”

王政柱副参谋长看了一下表，觉得时间还早就同意了。

凌晨4点半钟，秘书见彭总醒了，便把电报交给他。彭德怀看过电报，又习惯性地看了看收报时间，立刻追问：“怎么晚送来1个小时？”

秘书赶紧解释：“您胃病犯了，打榆林又3天没合眼。再说和王司令员的联络时间也没到……”

彭德怀一下子就发火了，也不等秘书讲完就吼道：“胡宗南数十万大军压境，如果误了战机谁能负责？毛主席、周副主席和党中央的安危谁负责？”

秘书见他发火，知道事关重大，在彭总身边工作多年，深知他的脾气，知道他发脾气是对事不对人，急忙承认错误。

彭总见秘书明白做错了，口气缓和了许多，接着说：“保卫党中央和毛主席这么重的担子交给了我们，要是指挥不好，犯了错误，辜负了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重托，那是对中国革命、对人民犯罪呀！万一有什么闪失，我一辈子都不会心安的！”

“我是毛泽东”

1947年8月12日，我军主动放弃榆林，中央机关被挤到黄河边上。随后，在敌人重兵的南北对进中，毛泽东率中央机关安全转移，并与西北野司会合。

听说主席来了，大家非常兴奋。自从敌人进攻延安，国民党的宣传机关曾多次在报刊上猜测：毛泽东在何处？人民敬爱的领袖毛主席就在陕北。今天，毛主席又来亲自参加作战会议，怎能不叫人兴奋呢？

会议上，彭总首先向毛主席汇报说：

“我拟以一部向榆林东北长乐堡方向转移，并以后方机关一部在葭县以

北东渡黄河，以迷惑敌人、调动敌人，争取主力，待机歼敌。”

毛泽东听后连连点头。

彭德怀受到毛泽东赞许目光的鼓励，“腾”地站起来，激奋地说：

“胡宗南没有壮士斩腕的勇气！”

这句话一下子把会场挑活了，大家都摆了情况，谈了打法，十分热烈。毛泽东仔细听着每个同志的发言，不时查看着面前的军用地图。看到大家讲得差不多了，才笑容可掬地说：

“这些天来，同志们很辛苦。”

一句话，说得大家心里热乎乎地。

其实，大家都知道，这些日子里，主席不仅和干部战士一样地翻山越岭，长途跋涉，吃不好，睡不好，而且还要考虑全党全军的重大问题，要说辛苦，再没有比主席更辛苦的了。

毛泽东详尽分析了当前全国的战局以后指出：

“目前陕北的情况是敌大我小，确实有些困难，但是敌人比我们的困难更多，更大。我们有边区人民的支援，有全国各战略区的配合，我们一定能打败敌人，取得胜利。榆林虽未攻下，但是调动了胡宗南军主力北上。打榆林是为了策应陈谢兵团南渡黄河，这一点敌人是不能理解的，我们有些同志也闹不清楚。再过几天，陈谢兵团一行动，胡宗南就会觉察他又错打了主意。从陕北的情况看起来，我们好象有些被动，从全局来看，我们是非常主动的。所以，虽然榆林未克，却赢了着好棋。

许多干部明白了中央的战略意图，发出了一阵议论。

这时，毛泽东站起，踱着步，打了个比喻，说：

“眼前陕北的处境，就象我们常说的过山坳一样，快爬到山坳坳上时，千万不敢松劲，要咬紧牙关一鼓作气地爬上去，往后的路子就好走了。”

毛泽东的话精辟地阐明了当前的形势，指明了前途，使大家豁然开朗。我陕北部队配合陈谢兵团的行动，只要在这儿搞掉敌人一部，拖住胡宗南，使陈赓兵团安全南渡，反过来他们又给我陕北部队以有力的战略配合，到那时，西北战局和全国一样，就会大大改观，而敌人就只能一天天地走下坡路了。

一些干部因没打下榆林而留在心头的阴影，顿时烟消云散了。

根据毛泽东的意图，彭总决定以第 1、第 2 纵队在前进途中歼灭钟松的 36 师，以 3 纵箝制刘戡，阻止其增援。

这时，敌人却在拼命地向黄河边上赶。何也？

原来，前些日子，我军有些后方机关，从葭县以北的黑峪口渡黄河到晋绥解放区，被敌机在空中侦察到了，胡宗南便错误地估计我军有渡河的意图。直到今天，敌人还没有发觉我军的动向。

所有这些，不能不感激边区的人民。他们严密地封锁消息，彻底地进行空舍清野，使敌人吃不上，也得不到情报，真象瞎子摸鱼一样。为了消灭敌人，老乡们将自己仅有的南瓜、山药蛋送给我军吃，日夜组织担架队、运输队支援我军；民兵们到处埋设地雷打击敌人，阻止敌人前进，配合我军作战。敌人一有动静，他们便跑来报告，使我军对敌人的一举一动了如指掌。

部队打胜仗，人民是靠山。作为政党，得人心者得天下；作为军队，得人心者得胜利，这永远都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这天下午，我 1、2 纵队如两股狂风，由东西两面向沙家店之敌 36 师主

力发起了进攻。这狠狠的一棒，才把钟松揍醒，一阵惊呼：

“原来‘共军’主力并未渡河，就在眼皮底下。”

部队按照彭总的部署，经过激战，在沙家店、常高山一线将敌36师切成两块，分割包围起来。

当我军部队对敌123旅形成包围之后，彭总与毛主席通电话。彭总问：

“你是李德胜吗？”

“是的，我是毛泽东！”话筒里轻松地回答。

自从我中央机关主动撤离延安以后，毛泽东在通讯联络时，一直用“李德胜”这个代号。如今，电话里突然响起“毛泽东”这个伟大的名字，在场的人，先是一阵惊愕，继而欢呼起来。这说明陕北的形势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怎能不叫人欢欣鼓舞呢！

当彭总在电话里向主席汇报已将敌123旅切断，把敌36师包围在沙家店地区时。毛泽东高兴地说：

“很好。告诉同志们，这是关键的一仗，要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敌人，一个也不能让它跑掉！”

现在的钟松，犹如热锅上的蚂蚁，他将唯一的希望寄托在刘勘身上，等他来解覆巢之危。殊不知刘戡行动迟缓，直到20日下午才到了乌龙铺以南，又遭到我3纵及绥德分区的迎头痛击，连他的警卫队也给冲散了。

刘戡被阻，我军完全解除了后顾之忧。黄昏以前，将敌123旅干干净净消灭了。

“援榆有功”的钟松，快到黄昏时分，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正在暴跳如雷，我1、2纵队围歼36师的总攻开始了。钟松见大势已去，便和165旅旅长李日基换上便衣溜之大吉。

天黑了，战士们无法清点俘虏的人数，就上报说抓了“一沟”俘虏。此事传到总部，毛泽东不禁哈哈大笑起来。

跃马长江边

1947年10月下旬，我军在大别山北部，先后打破了蒋介石纠集6个多师于光（山）新（县）地区，3个多师于六安地区的合围，一路乘虚出鄂东南下，一路由皖西南下，挺进长江北岸。

10月20日，我军南下主力控制了长江北岸300里江防，南临九江，西逼武汉，威震大江南北，大有渡江之势。

敌军主力却被我大别山北部的箝制部队拖住，因陷在罗（山）固（始）六（安）地区不能自拔。只有敌40师和52师之82旅尾追我1纵向南。

看到这一势态，蒋介石认为我军即要渡长江，万分恐慌，急忙在汉口、九江之间的各口岸同时戒严，令海军代总司令桂永青亲至九江指挥护航，并急令40师和52师82旅经浠水向广济兼程前进，向我军侧背进攻。

该敌在蒋介石严令督促下，分经团风、巴河，于10月23日至浠水地区。25日，敌40师到三家店，52师82旅到漕河镇，次日继续东向，企图首先抢占广济，将我1纵队主力压缩于广济以东、以南江边，迫我背水迎战而歼之。

据此敌情，刘、邓首长决心以伏击方法，将歼敌主战场选在漕河镇东南、高山铺西北的浠（水）广（济）公路地段。

敌整编第40师系蒋介石的一支“精锐”部队，全部美式装备，在国民党

军中，40师以所谓“擅长攻击”著称，师长李振清还因此得了“李铁头”的外号。这支部队，被蒋介石当作一支劲旅使用。当我军胜利进行鲁西南战役的时候，该敌离开安阳，被蒋介石空运到陇海线上。

我军千里跃进大别山，40师又跟踪到大别山区。我军打到麻城、黄安、宋埠时，它与敌新7师跟踪南下。我军北返商城进行中铺战斗时，它又和新7师跟着北上。我军再次南下，一直打到长江边和团风时，它又带着82旅急忙忙跟了几百里赶到了团风，扑空后，它仍然不知进退地追赶我军。

李振清狂妄自大，愚蠢地认为我军作战频繁，消耗大，主力又分散在长江北岸300公里的狭长地带，不可能迅速集中兵力构成威胁。为了尽快建立战功，露一手给蒋介石看看，在26日拂晓，迎着深秋的冷风，带着40师及82旅，大摇大摆地狂妄冒进，成一字长蛇队形沿浠广公路向广济方向加快了前进速度。

敌40师是我1纵队的老对手，在平汉战役时即交手恶战一次。这次可说是冤家路窄，碰到了一起。

李振清对于上次在平汉线输给1纵队颇不服气，这次听说当面对手又是1纵，就越发想出过去吃败仗的恶气。

杨勇、苏振华知道李振清是个不见棺材不落泪的主，便决心好好教训这个家伙。

25日，杨勇司令员带1旅齐丁根副旅长等，先到高山铺东南的界岭、洪武垸一带看地形。他们回来，正遇1旅杨俊生旅长和陈云开政委赶到广济以西松阳桥的一座山下，杨勇、苏振华即向他们交待紧急任务。纵队决定歼灭该敌在高山铺至界岭、洪武垸之间的清水河峡谷。令1旅首先于界岭、洪武垸、蚂蚁山、子女山一线构筑阵地，坚决阻击敌主力前进，尔后由正面和侧翼攻击。令2旅位于高阳山、伍家冲地区阻击，而后向敌进攻；中原独立旅配属20旅59团，由蕲春进至大王寨山、茅庵山地区；纵队指挥所位于子女山。

1旅首长受领任务后，立即召集各团团长、政委布置，尽快赶赴指定阵地。部队边走边动员，全旅指战员同仇敌忾，求战热情很高，1团令指战员们将背包、装具放在沿途，留下病员等，轻装跑步沿公路疾进，抢占洪武垸和界岭。2团、7团在1团右翼疾行。杨俊生命令2团迅速抢占蚂蚁山、子女山；旅指挥所设于子女山南面突出部；7团随旅指为预备队，配置在子女山与洪武垸之间。准备随时加入战斗。

26日拂晓，漫天大雾，敌人40师及82旅以少数兵力控制公路两侧小山，主力向广济方向迅速推进。9时许，我1纵队侦察部队在高山铺与敌接触，尔后退守马骑山。眼看敌人将进至高山铺东南，如不迅速阻击敌人，则围歼该敌的完整计划将有落空的可能。

我1旅部队仓促进到洪武垸、界岭一线时，敌先头部队已先我抢占界岭，进抵洪武垸的西山腰，我1团5连抢占洪武垸山顶，当即与敌前卫团展开了一场争夺山头要点的激战。

北侧洪武垸与南侧界岭，是敌通往广济咽喉要道的门户，也是我歼敌的最后阻击线，敌我争夺十分激烈。

杨勇、苏振华命令1旅部队：坚决夺占和扼守各山头要点阵地，阻敌于界岭、洪武垸山下至清水河的山沟里，决不能让敌跑掉。

军令如山，1旅旅长杨俊生立即指挥部队展开，并给各团下了死命令。

战斗由白天打到夜晚。

夜里，敌 40 师位于清水河、洪武垸山下，敌 82 旅位于高山铺谷地，又多次向我子女山等阵地炮击。李清振指挥其部队，企图迂回洪武垸，进攻子女山，但未能得逞。

1 纵队杨勇、苏振华首长根据战况判断，敌人错误地估计我军作战意图，以一般的遭遇战来对待我预期伏击战。我阻敌于洪武垸山下，清水河峡谷，已经初步达到了箝制敌人，掩护我主力进入伏击阵地，完成四面包围的目的。

于是，杨、苏首长于 26 日晚 8 点作出次日总攻的部署：

集中 1、2 旅、独立旅总攻清水河，割裂高山铺、洪武垸、界岭之敌，得手后，主力向西，协同 6 纵队歼灭高山铺之敌 82 旅。

此时，李振清或许嗅出了点什么，也或许出于本能，已感到灭亡即将临头，曾数次进行疯狂反击，企图突围，或占领有利地形固守待援，但均未得逞。

后来，李振清发现我 1 旅 4 团的阵地山低坡缓，易攻难守，想从这里撕破“口袋”，夺路逃生，遂一面对抗我主力四面八方的猛烈穿插分割和突击；一面组织炮火，猛烈轰击我 4 团 3 连阵地。

顿时，我 3 连阵地上炮声隆隆，烟尘滚滚，经过一阵疯狂的、毁灭性轰击之后，敌人就一窝蜂地冲了上来。

我 3 连连长张元杰勇敢机智地在阵地上指挥着部队，用自动火器、成束的手榴弹、刺刀，把敌人打了下去。

正在我军战士抢修掩体时，敌人的炮火又雨注般地射来，炮火刚停，敌人就成连、成营地向我军集团冲锋。我 1 团前哨阵地，也用密集的火力向敌侧射，支援 4 团 3 连。敌人为了压制我 1 团前哨阵地的侧射，又把成串炮弹倾泻在 1 团 2 连的阵地上，其中有许多是带着凄厉呼啸声的化学燃烧弹。

攻打 4 团 3 连阵地的敌人，后面跟着督战队，其第 1 梯队打掉，2 梯队上，2 梯队打光，后续部队上。

但我 3 连战士在数倍于我的敌人面前，愈战愈勇，毫无惧色。指导员段林光鼓励着大家：

“人在阵地在，誓与阵地共存亡！”

全体共产党员，以身作则，猛打猛拼，寸步不让，有些炸掉腿的、被子弹穿透腹部的、打出肠子来的重伤员，还在扣动着板机，向冲上来的敌人射击，多么英雄的战士啊！

战士李金山，当敌人冲到离他十几米时，他突然大吼一声，跳出堑壕，左手抓着打红了的机枪筒子，枪管打红了，接触到手时冒着青烟，他忍着剧痛，猛烈地向敌人扫射过去，敌人齐刷刷地倒下了一片。我英勇的人民战士，也倒在血泊里，壮烈牺牲了。

敌人经过十余次的冲击，丢下几百具尸体，始终未能越雷池一步，我 3 连阵地仍然固若金汤。

27 日上午，总攻前夕，1 旅旅长杨俊生和旅政治部主任邝铁，仍在前沿指挥作战。因敌人火力过分密集，邝铁主任不幸中弹牺牲。杨俊生看着突然倒在身边的亲密战友，感到心碎肠断，泪水情不自禁地滚了出来，仇恨立即填满了胸膛。杨俊生大声命令着：

“狠狠地打，给邝主任报仇！”

9 时整，按照预定计划，1 纵队向敌人发起全面攻击。1 旅由东至北，2

旅由东向南，独立旅由南向北，三面攻击，居高临下，如奇兵天降，以迅速勇猛动作插入敌战斗队形内。

由于敌人受前昼夜重创，士气沮丧，在我强大的攻击面前，几乎完全丧失了战斗力。跟随40师师部的1个团，经1小时战斗即纷纷缴械。在清水河、界岭之间的敌316团被我1个排击溃。

骄狂不可一世，一路从豫北追赶我军的敌40师大部被歼于清水河附近。敌尸一擦擦倒在清水河边，血污满地。清水河，成了红水河。

残敌急沿公路向西北逃窜，企图靠近82旅。而高山铺地区的82旅亦不战自溃，大批溃退之敌拥到大路铺、独山地区，恰遇6纵队由西向东猛扑，把敌人压缩在山沟的稻田里，敌人遭我火力杀伤，纷纷缴械投降。

我攻击部队象水塘赶鸭子一样，在活捉俘虏。

下午两点，战斗结束。此战，计歼敌40师师部、106旅、39旅115团、52师82旅全部，共毙伤俘敌副师长以下官兵12660余人，缴获美式化学臼炮3门，迫击炮及60炮67门、各种机枪513挺、掷弹筒52个，步马枪及手枪4323支，各种子弹40余万发，骡马172匹。

当我军打扫完战场满载而归时，部队押送俘虏沿公路成4路纵队向广济方向行进，蒋介石从武汉派来支援40师的4架轰炸机和战斗机，见地面部队以为是自己人，于是低空飞行，投下许多面饼干粮。

我参战部队一齐射击，1架敌P-51战斗机被击落坠毁，做了敌40师和82旅的殉葬品，1名敌飞行员被我1旅1团活捉。

高山铺战斗结束后，野战军党委为嘉奖和勉励参战部队，给1纵队（包括独立旅）记一大功，6纵队也荣记了战功。部队涌现出许多英雄集体和功臣。其中，1纵1旅1团4连扼守洪武垸阵地战绩卓著，荣获功臣连，授予“攻如猛虎，守如泰山”锦旗一面。

救孩子

一九四七年的秋天，住在西柏坡的董老和夫人何连芝同志在村前开种了一块菜园，工作之余，就来劳动劳动。这一天，俩人劳动完了，提一篮西红柿往回走。路过一棵柿子树旁时，发现在一个石碾上，放着一个小孩子。董老与何连芝同志走到跟前细看看，原来是房东那个孩子。这孩子一岁多，闭着眼，一动不动，身子底下铺着一抱谷草，谷草底下横放着一条草绳。他们一下明白了：这一定是要“扔掉”！她摸了摸孩子的鼻孔，好象还有点微微的气息，又把耳朵贴近孩子的胸脯听听，心脏还有点跳动，董老关切地说：准是急病，快送医院！

何连芝同志即刻把孩子抱起来，顺着门前的小路，径直往东，朝中央机关的医院奔去了。

原来孩子确是急病，眼看就不行了。孩子的娘觉着没有希望治好了，就按当地风俗，准备用谷草裹住小孩子，扔到村南苇坑去。走出门来，看看还有一口气，便放在碾盘上，准备等断了气再扔。她难过的不忍守着孩子，就先回家去了。

何连芝同志与董老把孩子送进医院急诊室，对医生说：这是西柏坡老贫农的孩子，快想法抢救！

经过检查化验后，确诊是食物中毒，需要住院。医生说：孩子的病情严

重，需要他妈妈来陪着才好。

何连芝同志说：那，我来陪吧。何连芝同志跟小孩一起住在病房里。

董老一直挂念着这件事，他打发警卫员到医院看过一次，知道孩子有了好转，才稍稍放了心。过了一天，董老又派人去看望，并转告何连芝同志：她原来的工作已有人代作，不必挂牵，一定要照料好孩子。

再说孩子的娘，把孩子放在碾盘上，回家不多一会又出来看孩子断气了没有，一看却不见孩子了，以为是邻居替她把孩子扔了，便问邻居谁替她扔的。邻居安慰她说：“孩子是不行啦，不管谁替你扔出去，比你当娘的去扔掉，心里总还好受点。已经成不了人啦，往后别再挂在心里啦！”当她知道孩子被送到医院去，心里别提多么激动。

过了几天，何连芝同志抱着个欢欢实实的孩子回来了。

董老和何连芝同志救孩子的事，传遍了中央政治局大院，传遍了西柏坡村，也传遍了南山北岭……

七班回来了

1947年秋天，当国民党反动派向胶东实行重点进攻时，我军由内线转战外线，到达了渤海区原德平县夏家屯村驻防。过黄河时，由于敌人阻击，后勤部队未能过来，供应中断了，所以整个冬季部队都是穿着夏季的着装。

那时，部队每到一地，首要任务之一就是制定“爱民公约”，其内容主要是向群众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和国际、国内形势，为群众做好事。每个人要保证3户群众吃水、扫院子、填猪圈、扫牛驴栏等。这样一来，7班十几个人，就将一个村的几十户给包下来了。

早晨收操后，就给群众扫院子、挑水。因为是三九寒天，大家还穿着夏装，手冻得像紫茄子似的。扫帚拿不住了，就在腋下挟着扫帚的把子，用另一只手掌推动着扫帚往前扫。群众看在眼里，痛在心里，说什么也不让干了。但战士们一面向群众说这是我们应该干的，一面仍坚持每天早晨给群众扫院子，别的活留着晚饭后再干。

一位老大娘看战士们一个个手冻得可怜，就走门串户地去发动，为战士们每个人做了一副棉手套。可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规定，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一副棉手套该联着多少针线啊！说什么也不能收。乡亲们含着眼泪说：“你们的手冻成这个样子，还为我们干活，我们怎能忍心看着不管呢。”但由于部队再三宣传人民军队的纪律，最终还是说服了群众，乡亲们含着眼泪把手套拿回去了。

一次夜间紧急集合，大家以为部队真的要走了，就把借群众的东西一一还清，向群众告别了。7班走后，不少老大娘都坐在家哭哭啼啼。

当7班走了1个多钟头又回来时，房东大娘还坐在炕头上哭个不停。可当她一看到7班又回来了，就立即高兴地挨门挨户去招呼：“7班回来啦，我们的7班又回来啦！”一会儿，乡亲们都来了，拉着战士们的手说：“这就好啦，你们不能走哇，乡亲们离不开你们哪！”

这件事，使战士们深深地受到教育：只要我们时刻想着群众的利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一定能够得到群众的支持和爱护。

掉队以后

1947年秋，华野10纵队在转战中进入了郟城以南地区。一天傍晚，天上阴云密布，师首长告诉宣传队，今晚长途行军，要作好思想准备。宣传队虽然大部分是娃娃兵，但从不示弱，表示坚决完成任务。他们边走边唱，真是一路行军一路歌。快半夜了，迎面刮来大风，紧接着下起了大雨，雨中还夹着冰雹。当时大家都穿着单衣，雨打在身上，透骨的冷。一路上不断有人摔倒，大家你扶着我，我架着他，咬牙坚持前进。就这样，一直坚持到天快亮时，才到达目的地。住下以后，各小队迅速清查人数，结果，少了许浩、宋振泰两人。

当时，几个年龄稍大的同志马上沿着来路回去寻找。在宋金河边，他们发现了许浩同志，这位只有16岁的小娃娃，躺在河边睡着了。还有一个宋振泰哪里去了呢？派人四处寻找，找了一天，毫无消息。

第二天，大家又分头去找，在离驻地近10华里的一个村头上，碰到一个老乡，他问干什么，回答找人。他说可是一个剧团的男同志，大家一听对啊，他现在在哪里？老乡说别急，跟我来。于是，大家跟着他来到了村里一间草屋里，只见一位老大娘正在盛饭，小宋盘腿坐在炕头上，正在吃鸡蛋面条哩！原来那天夜里行军时，小宋冻得浑身发抖，摔倒在路边的地里，爬不起来了。天明后，老乡下地，发现了他，把他背回了家。醒来之后，小宋要去找部队，大娘说啥不让，一定要他休息好了再走。与此同时，大娘打发儿子出去打听部队住在哪里。刚才在路上遇到的那位老乡就是她的儿子。大家对大娘再三表示感谢，大娘说：“谢什么，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大娘让儿子借来毛驴，亲自把小宋扶到驴上，送出门外。小宋流着眼泪说：“大娘，我走了……”话没说完，就泣不成

争锋清风店

1948年7月保北战役后，晋察冀野战军的领导全部到职，领导机关也在定县的一个村里正式成立。9月中旬，野战军司令员杨得志、政委杨成武等人决定抓住机会，围城打援：第2纵队加上独立第7旅围攻徐水，诱敌增援；第3、第4纵队部署在徐水以东、以北地区，准备歼敌援兵。

10月11日晚战斗打响，至13日夜，我第2纵队连克徐水南北两关，逼近城垣，大有一举攻克之势。要调动敌人的援兵，就必须把它打痛，叫它感到情势紧迫。

我军这一招真灵，援敌终于来了，这就是从北面来的5个师10个步兵团和1个战车团。敌5个师沿铁路两侧直奔徐水。我军主力在徐水东北地区与敌人形成对峙，经几天激战，虽然杀伤不少敌人，但因敌人10多个团猥集在一起，我军未能把敌人分割歼灭，战役计划没有实现。

在战争中寻求主动，是一个指挥员的高级指挥艺术。杨得志和杨成武研究决定，调平汉路以东的部队向路西遂城、姚村地区转移，诱敌西进，在敌人分散以后，歼敌于运动之中。

10月17日，我军离开驻地，指向西平汉路。

河北大平原的晚秋黄昏，晚霞满天，清风送爽。刚刚收起青纱帐的庄稼地里，洒满金色的落日余晖。战士们一队队、一行行，迈着齐刷刷的步伐，向西、向西。不知不觉中，已经走出十几里之遥。

忽然，一阵急骤的马蹄声，打破行军队伍的寂静。转眼之间，一匹快马跑到杨得志、杨成武跟前。原来是骑兵通信员，他递给杨得志、杨成武他们一份电报：聂荣臻司令员刚刚拍来的敌情通报。

电报说：石家庄敌第3军军长罗历戎率领第3军军部、第7师和第16军第66团在16日已经渡过滹沱河北犯，17日将进到新乐地区，估计18日将抵达定县，19日将达方顺桥。保定之敌刘化南部正准备向南接应罗历戎。

杨得志司令员、杨成武政委、耿飏参谋长接到电报，立即下马，在路边摊开作战地图，用石头压住四角，仔细研究情况，他们当机立断：以野战军主力南下歼灭罗历戎。主力不再向西，而是向南，在清风店地区用遭遇战的形式把敌人歼灭。以一部分部队在徐水以北阻敌南下，配合主力在保南的行动。

遭遇战的战场决定下来了，可是时间对我军显得异常紧迫。罗历戎的第3军已经过了滹沱河，离清风店只有90里，而我军的部队还在徐水地区，相距250里。我军必须在同一个时间里，走敌人3倍的行程。胜负的关键，就在于我们的两条腿能不能比敌人以快近两倍的速度，抢先赶到方顺桥以南清风店地区。如我军赶不到，敌人过了方顺桥，就靠近了保定，与保定敌新2军的两个师靠拢，仗就落空了。

为了迟滞敌人的行动，军区命令独立第8旅和沿途游击队、民兵等死死拖住敌人，阻敌北进，争取时间，防止它缩回石家庄。

刻不容缓，杨得志、杨成武立即命令部队：

在保北地区，我军留下2纵队5旅、3纵队7旅、8旅和独7旅，共4个旅，由2纵队司令员陈正湘、政治委员李志民和3纵队司令员郑维山指挥，阻敌南下。在这里留下相当雄厚的兵力是十分必要的，这里是一片大平原，无险可守，而敌人麇集了5个师的兵力，当敌人得知罗历戎危在旦夕时，就会疯狂南援，我军在北线阻援的成败，关系着南线的歼敌。

杨得志、杨成武命令4纵队全部、2纵队4旅和6旅、3纵队9旅，共6个旅，靠着保定的东侧和西侧插过去，用一天时间，赶到清风店地区，完成200多里的行军任务。

时间紧迫，来不及等待军区首长的批准，两杨向军区发了个电报，千军万马就开始行动了。

杨成武和杨得志、耿飏，收起地图，掸掉粘在上面的泥土，回身上马，拨转了马头。

18日后，我南下各部队大都提前4小时至5小时，完成了200多里的长途急行军任务，到达指定位置。

同一个时间，敌第3军军长罗历戎率领的主力1.4万余人，随着200辆大车，刚刚走过了定县。他们所受到的“礼遇”，与我军截然相反。当他们一渡过滤沱河，就遭到独8旅和地方武装、民兵的不断阻击。这里一声冷枪，那里一声地雷，使敌人每前进一步都胆战心惊，都要付出血的代价。群众坚壁清野，人粮皆空，甚至水井也被填死，叫敌人喝不上水，吃不上饭，困难重重，一筹莫展。

20日拂晓，我军开始进攻。第6、第10旅攻于各营，第9旅攻清风店，第11旅攻东、西瓦房，第4旅及第12旅第35团攻胡房。一经接触，敌人即撤离了上述各点，收缩到南合营，高家佐，东、西同房，东、西南合等几个村子，罗历戎率领军部、第7师师部和两个团猥集在西南合，一面加紧构筑

工事，准备拼命抵抗；一面向北平发电告急，请求紧急救援。

对于敌人的核心阵地西南合，我军乘敌立足未稳，以第4旅（欠11团）从西南方向、6旅从西北方向发起了猛攻。

因为突破口只有那么大一块地方，展不开更多的兵力，在西南方向进攻的4旅10团、12团各只投入1个营。

野战军司令部所设在西南合南边唐河南岸的一个村子里，杨得志和杨成武分住两个小院子，这里离西南合只有几里地，听那响成一片的枪炮声，就知道仗打得相当激烈。

杨成武打电话给4旅旅长萧应棠说：

“4旅是老部队，有光荣传统，这一仗要打好，不要怕伤亡，一定要守住突破口，为主力最后总攻创造条件！部队有伤亡，等打完仗给你们补齐，给你们补整建制的老兵！”

夜间，唐河河面上腾起一层轻纱似的薄雾，杨成武透过薄雾和朦胧夜色，看着西南合，炮弹和手榴弹爆炸时的闪光，映出西南合的轮廓，也映出开设在村外平坦原野上坟地里的两个团的指挥所。

4旅在严峻的考验面前挺住了。两个团在西南合的西南，分别守住了两个院子，他们就像钉子一样钉在那里，岿然不动。

与此同时，10旅在南合营发起进攻，历时40分钟，即结束战斗，全歼守敌，活捉团长以下1100余人。

罗历戎刚同我军接触时，还踌躇满志，到了21日晚上，他的“歼敌良机”没有了，昔日企图击退我军的把握也没有了，摆在他面前的却是被歼的“危机”。此时，罗历戎全军都被我军包围在西南合这个不满400户人家的村子里，万余人马，熙熙攘攘，乱作一团。他等援兵3日不到，就想以第16军的66团作牺牲，要该团坚守阵地，他率第7师残部逃回石家庄，但又觉路途遥远，难以如愿，便一面一次又一次地命令部队向我军反击；一面一次又一次地请求援兵。

深夜，罗历戎既不见飞机，又不见援兵，心急如焚，便以报话机向孙连仲喊话：“我们没有饭吃，没有老百姓，部队疲劳伤亡，今晚援兵不来，我们就完了。我只有自杀。”然而，孙连仲在回电中却说：“希勉励将士，惟有与匪死拼方能求全，若撑两昼夜，则援军必到，此辉煌战果则是贵军之功”。罗历戎看着电报，哭笑不得，把电报扯得粉碎，狠狠扔在地上。

在21日的战斗中，敌人为了挽救第3军覆灭的命运，还派飞机一批一批地临空轰炸扫射，当时我军的防空武器还很弱，冒着敌机的扫射进行战斗，增加了伤亡。

这天下午，我第10旅旅长邱蔚在飞机扫射时负伤，10旅参谋长钟天注中弹牺牲。杨得志、杨成武命令部队用轻重武器对空射击，打落打伤敌机各一架，活捉飞行员6名。

22日3时40分，在清风店夜空里，升起了三颗彩色信号弹，顿时排炮齐鸣。只见炮弹爆炸的闪光，就象山区深夜大雷雨中的闪电，房屋若隐若现，爆炸的声音震撼着平坦的原野。不到半分钟，浓烟把整个西南合完全吞噬了。

炮轰之后，部队发起了总攻，冒着扑鼻的硝烟，我第6旅的主力由北向南，第4旅及第12旅的第35团由南向北；第10、第11旅由东及东北向西及西南，第9旅由西向东，几万大军从四面八方突入村内。至22日11时30分，战斗全部结束。由蒋介石亲自指挥并动用多批飞机掩护的第3军主力，

在清风店地区被我军全部歼灭。计有：第3军军部，第7师以及第16军第66团全部，活捉1.14万余人，打死打伤2400余人，缴获大批武器弹药。

三斗廖昂

刚刚打走日本人，国民党军队就向我解放区发起了进攻。通过谈判，国共双方根据《双十协定》，于1946年1月达成了停战协议。2月，许光达被调出参加执行小组，先后到了大同、太原、北平、抚顺。

在大同，国共双方代表一会面，对方站在许光达面前的竟是他的黄埔同学廖昂。他们各自为自己信仰的主义而斗争，两人分道扬镳近20年，现在又坐到谈判桌上来，当然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

1946年6月，蒋介石撕毁了停战协定。7月，许光达回到晋绥野战军司令部。11月，为进行大兵团作战，中央军委命令组编晋绥野战军第3纵队，许光达任纵队司令员。

1947年8月，我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反攻，西北野战军为了策应刘、邓大军南下，保障陈赓兵团南渡黄河，发动了榆林战役，以调动胡宗南主力北上。3纵奉命西渡黄河参加战斗。这是3纵奉命入陕的第一次战斗，许光达司令员在作战会议上强调：“这一仗，我们只能打好，不能打坏，要打出我们晋绥部队的威风来！”8月6日，经过2小时激战，攻克从东北进入榆林的必经之地——高家堡，全歼守敌，生俘国民党少将警备司令张子英。

蒋介石怕榆林有失，影响整个西北战局，亲自飞到西安督战，命胡宗南抽调10个半旅6.3万多人，迅速分路北进，企图在解榆林之围后，将我军逼过黄河。形势空前地严峻起来：刘戡和钟松部南北相距不过百里路程，东边封锁了黄河渡口，西边控制了咸榆公路，党中央被挤在薛县、米脂、榆林三县交界的狭小地区，敌人进展迅速，包围圈越缩越小。8月16日晚，党中央、毛主席、周恩来副主席、任弼时同志等，冒着大雨进至薛县乌龙铺以东的曹家庄。周副主席打电话给彭德怀，告知中央不过黄河，仍继续留在陕北，但处境困难，要他派一名得力的将领，火速带兵前来，保卫中央机关向安全地带转移。彭德怀急令许光达率3纵火速赶往乌龙铺。17日凌晨，部队到达指定位置，纵队指挥所离中央机关仅隔一条雨裂沟。许光达召集各旅长，指着对面山梁让他们看，只见一支队伍，有男有女，有老有少，这正是中央机关在转移，同志们都感到了自己肩负担子的沉重。许光达下达命令，他说：“就是敌人的炮弹落在身上，也不许后退一步！”

19日，3纵赶到乌龙铺和沙家店之间的当川寺，与刘戡亲自率领的两个半旅接上了火，我军将士勇猛冲锋，曾一度打到刘戡的军部，俘虏其警卫连的士兵10多人。

当天黄昏，我1、2纵队将敌36师师部和165旅击溃，除钟松和165旅旅长李日基带少数人逃跑外，其余全部被歼；我新4旅、教导旅也在黄昏前完全解决了敌123旅，活捉敌旅长刘子奇。刘戡见势不妙，掉头就跑。至此，中央机关化险为夷。由于3纵在乌龙铺的阻击战打得好，受到野战军司令部的表彰。

1947年10月，我西北野战军转入内线反攻，许光达指挥3纵与兄弟纵队协同作战，投入了攻打延川、延长、清涧的战役。

清涧，位于延安、绥德间的九里山以南，扼咸榆公路之要冲，四面环山，

清涧河环城由西向南流去；东北部依托九里山支脉，城西笔架山与城东制高点隔河相望，构成了城东、西之屏障。守敌为国民党军整编 76 师，师长不是别人，正是许光达的黄埔同窗——廖昂。其部在城周围筑有大小碉堡 52 座，以交通壕相连，设有地雷、铁丝网、鹿砦等障碍物，防御阵地面积达 80 平方公里。76 师是胡宗南的一张“王牌”，中将师长廖昂被他们誉为“常胜将军”。他凭着清涧城坚隘险，自恃“固若金汤”，扬言要使清涧成为我军前进路上的“坟墓”。

10 月 4 日，许光达率领独 2 旅、独 5 旅营以上干部侦察地形，制定了 3 纵队的攻城方案。

10 月 6 日，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下达了攻城命令，1 纵、3 纵同时进击。一时间，清涧四周，炮火连天，各种火器一齐向敌人的阵地攻击，爆豆般的枪声打破了晚秋的寂静。炮火激起的硝烟升腾着，和阴沉沉的乌云搅到一块，更显出战斗气氛的凝重。秋雨断断续续，把指战员们浇得透湿，他们冒雨战斗。

10 月 9 日，3 纵队打扫外围的任务基本完成。

外围战斗的胜利，使困守清涧的 76 师犹如惊弓之鸟，军心动荡。许光达审时度势，决定连续作战，乘胜攻城。他召开作战会议，决定以善于攻城的独 2 旅担任主攻，独 5 旅在东北角助攻。

军事部署就绪，许光达面对一时显得格外平静的清涧城，陷入了沉思：外围虽基本扫清，城内敌军仍有相当实力，且胡宗南增援部队正急驰而来，有助于廖昂顽强死守，困兽犹斗，必须尽快解决战斗。除了加强军事攻势外，也应配合政治攻势。应利用与廖昂的同学关系，敦促其放下武器。许光达进一步思忖：这个廖昂，是国民党的少壮派，在黄埔时就是国民党的右派分子，很有韬略，是蒋介石手下的一员勇将。这样的人，不大容易投降，但是，我军兵临城下，他是瓮中之鳖，危在旦夕，在我强大的军事压力面前，他不能不有所考虑，这就存在着促其投降的可能性，至少，可以瓦解他的斗志，涣散他的军心。于是，许光达修书一封，交给一名被我军俘获的敌工兵营长送进城去，面交廖昂。

廖昂收到许光达的信，心里一阵惊悸。他太熟悉许光达了，这是个外柔内刚的共产党人，在黄埔学员中就是出类拔萃之辈，非同小可。现在，他已经成为共产党军队的高级将领，而且正在围攻清涧。廖昂承认，许光达信上分析的形势是事实，可他又抱着侥幸心理，盼望胡宗南派来的援军到来。

怎么办？廖昂乱了方寸，死守吗？看来很难守住；投降吗？他又不甘心，廖昂内心矛盾得很。这种情形果然引起其部下的恐惧，他们私下议论纷纷，权衡利弊，为破城之日的下场担忧。

“报告！”机要秘书进来，递给廖昂一份电报，他接过一看，电报是胡宗南拍来的，称刘戡所率援军将至，令其死守。廖昂精神为之一振，眼里又闪出了凶光。

10 日 21 点，彭总下令，我军发起了全线总攻。

曳光的枪弹拖着长长的闪光尾巴飞向敌人的阵地，阵地上火焰冲天，撕破了漆黑的夜幕；喊杀声此伏彼起，震撼着苍穹。

许光达亲临 17 团，火线指挥。我军锐不可当。经过 6 小时激战，清涧城被攻克。

许光达率纵队指挥部骑马进城，战士们押着一队俘虏迎面走了过来。

许光达勒马停在一个俘虏面前，厉声说：“你抬起头来！”

那名俘虏缓缓抬起了头，一见许光达，惊慌得目瞪口呆。

他就是国民党的“常胜将军”——中将师长廖昂。

许光达怎么能在俘虏群里一眼就认出穿上了士兵服装的廖昂呢？许光达对随行人员说：“尽管他廖昂换上了士兵服，可是，黄埔军官的气质是掩饰不住的，我老远就看出他了。”

廖昂被带到了指挥所，他站在许光达面前，一言不发，沮丧中仍不乏傲气。

许光达指着身旁的一个凳子：“坐！”

廖昂迟疑了一下，坐下来。

许光达掏出烟，自己点燃一支，也递给廖昂一支：“我的信你看到没有？”

“看到了。”

“那你为什么死守？”

“我没料到你们这么快！”

“我们好多年没见面了……”许光达首先打破了沉默。

“是的。”廖昂不服气地说：“这次胡长官用兵不当，他拿我一个师守清涧，简直是开玩笑。”

许光达笑笑：“还有什么原因？”

廖昂说：“如果援军早到，就不是这个结局了。”

许光达：“看来，你还不服气。你的胡长官并没想错，但是，他不知道我们在运动中集结了主力；其二，你们的刘戡被我阻击在20里之外，眼巴巴地看着清涧陷落，就是过不来。”

廖昂叹了口气说：“是呀，我军有派系之争，互相倾轧，刘戡是见死不救。”

许光达截断廖昂的话：“这话还有点道理，这正是你们军队的本质所决定的。你们的那一套我们都熟悉，但是，我们的这一套，你们却不熟悉，你要是不服，我放你回去，你再去要一个师来，咱们再较量。”

“不敢！不敢！”廖昂嗫嚅地说。

“那好吧，你下去考虑考虑，以后再说。”

廖昂向许光达敬个礼，被带下去了。

嘹亮的军号响起来了。按照彭德怀的指示，部队立即撤出清涧。许光达没有骑马，步履轻快地走在战士们中间，他要与士兵们同享胜利的喜悦。

远处，传来隆隆的炮声，许光达笑着对战士们说：“听，刘戡正在鸣放‘礼炮’，为咱们送行呢。”

重返皖西第一仗

1947年秋，国民党军整编88师师部及62旅，趁人民解放军第3纵队第7、9两旅西进豫南，协同兄弟部队寻机歼敌之际，肆无忌惮地侵入皖西，夺城占地，淫掠烧杀，“蚕食”根据地，气焰十分嚣张。

此时，正在西移途中的3纵司令员郑国仲，得到情报后，立即派人对这股国民党军的行踪进行监视侦察。在充分掌握了敌人的情况后，郑国仲对我力量进行了认真的分析研究，感到这是一次歼灭敌人的极好机会。于是，马上电请野战军首长，提出自己的判断和建议：目前，敌军主力大多集中在

豫南，敌 62 旅进犯皖西根据地是孤军深入，且 62 旅曾在数月前的一次战斗中，被我 3 纵全歼一个团，余部狼狈溃逃，对 3 纵存有惧怕心理；此时我 3 纵 7、9 两旅虽然已到商城，距离较远，但如果杀个回马枪，经过快速行军，只需几日即可回师皖西。这样，我军即能以 3 比 1 的绝对优势，将这股国民党军围歼。野战军首长接电后，认为战机难得立即电示郑国仲：即刻调 7、9 两旅回师皖西，抓住战机，围歼该敌。

为了不使这股敌人在 7、9 两旅到达之前逃脱，郑国仲及时将分散活动于皖西周围的地方部队集中起来，不时地尾随侧击敌人，紧紧咬住敌人不放，等待主力部队。

这时，敌 62 旅又从舒城西进妄图侵占霍山。7 月，我 8 旅 24 团在舒城以西的南官亭附近，对敌殿后部队实施侧击，给敌人以杀伤后主动撤出战斗。而敌虽受袭击，仍不顾一切，继续向西进犯。

10 月 7 日夜，3 纵 7、9 两旅经过 7 天 7 夜长途急速行军，赶回皖西，并迅速按预定计划将敌包围。这时，敌人与回师的 9 旅先头部队 25 团遭遇，同时发现我军主力部队赶到，方如梦初醒，预感不妙，慌忙组织部队向北逃窜，企图与驻守在六安之敌整编 46 师会合，摆脱被歼命运。见此情景，郑国仲一边向纵队首长发报，请求火速组织兵力追歼，一边亲自率领 8 旅，继续咬住敌人不放。追击途中，广大指战员在崎岖的山路上，高一脚、低一脚搜索前进。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心愿：迅速抓住敌人，打好重返皖西的第一个大仗。

至 9 日下午，敌 62 旅已逃窜到距敌 46 师 50 多里的张家店，被 3 纵追歼部队包围。张家店是皖西一个住有 200 多户人家的小集镇。房屋破旧，大都是泥墙草顶，居民为避祸，几乎逃避一空。敌 62 旅进镇后，立即赶修工事，利用集镇周围的水田池塘、纵横沟渠，以及满布小松林的土岗构筑外围工事；在镇内布设障碍，挖掘战壕，并将民房墙壁都掏出两层以上的枪眼，组成火力网，以相互支援。

面对如此局面，若将攻击时间定于当晚，即可利用夜暗，抓住敌人立足未稳、援兵未到的有利时机，顺利将敌歼灭。否则，进攻时间晚了，就有可能让敌人喘息之后突破重围逃脱，或者待敌援军赶到，加大进攻歼敌的难度，到手的歼敌战机就可能丧失。郑国仲权衡利弊，深感此刻时间之重要，战机之难得。于是，在纵队主要首长尚未赶到的情况，当机立断，决定立即向敌人发起攻击。

夜幕降临，随着郑国仲一声令下，两颗红色信号弹升入夜空，攻击开始了。密集的炮弹从炮兵阵地准确地射向被围之敌；随之，嘹亮的吹锋号号声四起，3 纵指战员像猛虎下山，势不可挡，从四面八方迅猛突入敌阵，惊魂未定的国民党军 62 旅，顿时溃不成军。

激战 5 小时，干净利索地全歼敌 62 旅近 6000 余人，国民党蒋介石的一支嫡系部队，就这样被我晋冀鲁豫野战军第 3 纵队在重返皖西打的第一仗中，消声匿迹。

为战士打草鞋

解放战争中，刘伯承、邓小平遵照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千里挺进大别山。刘邓大军这一战略行动的胜利，只是走完了第一步，而能够在大别山艰苦的环境中站住脚，创建巩固的根据地，这才是刘

邓带领晋冀鲁豫野战军跃进大别山的战略目的。

大别山地区，早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时期就是革命根据地，群众对红军有着深厚的感情。刘邓大军来到这里时，仍能从一些破旧的墙壁上看到红军时代留下的标语。但是，由于共产党的军队曾几次退出这一地区，群众几经受到反动派的残酷镇压，这次刘邓大军刚到，群众仍怀疑解放军能否站住脚，担心部队会像以前一样呆不多久就撤走。

事实上，刘邓大军这次千里挺进大别山却不然，这是一次大胆的战略进攻，晋冀鲁豫野战军不仅要挺进来，站得住，而且要把敌人赶出这一地区。

部队初到大别山区后，几乎天天都要行军打仗，大别山崎岖的山路上到处是砂、石和荆棘，战士们的鞋子很快就磨破了，这给行军作战增加了困难。

一天，鄂豫军区司令员王树声和战士们一起聊天时，很随和地问大家：“大别山这地方好不好啊？”话音刚落，战士们就七嘴八舌地抢着说：大别山好是好，山高林密，打游击方便；大别山山青水秀，景色美；大别山是个鱼米之乡；可就是路难走，太费鞋。说着，一个被大家称为“大老黑”的战士甚至还提出：“上级要是能给发双鞋子就好了。”

王树声认真地听着大家的议论。他接着“大老黑”的话说：你这个要求提得很好，不过眼下我们正处在困难时期，群众还没有充分发动起来，每人发双鞋子一时还办不到。

“那就发点布，打双布草鞋也中。”

王树声又耐心地解释：这也不好办。大家想想，当地老百姓穷得连做衣服的布都没有，哪里有多余的布打布草鞋呢？

“大老黑”又说：“那就搞双草鞋吧。”

司令员笑了，说：“行，这个家我当了。”

大老黑一听高兴了，又开玩笑似地问了一句：“真的？”

“不信？大家在这儿作证，你尽管向我要好了。”

战士们望着王司令员的笑脸，把这些都当成司令员玩笑话，没往心里去。可没过两天，王树声真的把“大老黑”叫去，拿给他一双新草鞋，说：“穿上，合脚不？”

“给我的？！”

“当然是给你的啦！这还是我打的呢！”

“司令员，我是开了句玩笑，您……怎么认真了呢？”

这个作战勇敢，性格率直的战士突然不好意思了，脸都红了。

王树声望着“大老黑”涨得通红的脸，笑了，把草鞋轻轻放到他手上说：“快穿上吧。不过，我的草鞋可不好穿呀，穿上它，你要多杀敌人，多打胜仗哟！”

大老黑也笑了，他激动地望着王司令员，立正行了一个军礼，大声回答：“保证多打胜仗！”说完转身跑掉了。

司令员示范做棉衣

自古以来，只听说过将军领兵打仗，从未听说过指挥十几万人马的统帅，自己当裁缝，领着部下做军服，而且还培养出不少徒弟呢！

1947年10月的大别山区，露寒霜重，深秋的天气一天冷似一天。到了夜晚，山里的风霜更是像能刺破皮肉的刀子一样，冻得人手脚生疼。当地老

百姓早就穿上了棉衣，可是刘伯承司令员和邓小平政委带领的十几万大军却还穿着破旧的单衣战斗在大别山区。

眼看就要过冬了，十几万人的棉衣怎么办呢？刘伯承一个人在屋里沉思。党中央、毛主席发来急电，让晋冀鲁豫 10 纵队护送棉衣到大别山。可是 1000 多里的路程，途中还要通过敌人的层层封锁线，这要等多么长的时间和付出多大的代价呀！倘若请当地的老百姓做，十几万人的冬装一下子又要给老百姓增加很重的负担，再说时间也不等人。

刘司令员起身，找其他首长共商办法。经研究，立即复电党中央：全军棉衣自行就地解决。并通知各部队：就地购置材料，发动干部战士自己动手缝制棉衣。

通知发出后，刘司令员深入到各团，又是参加动员大会，给大家讲解人民军队自己动手做棉衣的重大意义，又挨团检查各项准备工作。

军令一下，各部队很快把做棉衣用的布匹、棉花等备齐了，发了下去，天哪！这些四处购来的布料各色都有，白色的，花色的……。

刘伯承见到几个司令部的工作人员正用花布缝棉衣，就说：“谁叫你们不染就缝？”大家回答：“公家没发染料。”刘伯承告诉他们：“稻草、芝麻杆烧成灰，都是好染料。”刘伯承见大家脸上露出将信将疑的表情后，笑着说：“你们呀，过两天看我做给你们看！”过了几天，刘伯承果然自己动手给大家做示范，成功地把白土布用稻草灰染成灰布。这个方法很快就在部队中推广开了。

做棉衣是细活。战士们摸惯了枪杆子，谁也没干过针线活，都说：“扛枪打仗，下田种地都行，就是拿着小钢针，手简直不听使唤，比拿枪还沉，扎得手上尽往外冒血珠子。”“什么絮棉花、开领口、缝扣眼呀，真不如打仗来得痛快。”

一天，刘伯承到连队检查大家做棉衣的情况。见好几个战士正围着一件没有做好的棉衣像杀猪一样，正给棉衣开领口。由于不得法，不是一下子把口开歪了，就是一下子又把口子开大了，一改再改，就把口开到后背上去了，惹得大家又是笑又是叹气。见司令员来了，大家都围了上来，七嘴八舌地嚷嚷棉衣不好做。

司令员和蔼地让他们把自己做的棉衣拿出来看看。

大家都不好意思往外拿，互相推让了一会儿，才拿出几件给司令员。刘伯承司令员一看，忍不住笑了，棉衣做得奇形怪状，有的棉花絮得一个疙瘩一个疙瘩鼓着包；有的领口开成“和尚”领，前襟吊吊着，后背鼓出一个大包；有的粗针大线，针脚相隔寸把长；有的光开了扣眼，没有用线锁住。

刘伯承看着这些棉衣，笑着说：“成绩还真不小，总算能把棉衣做上了。”然后又表情严肃地说：

“做棉衣这件事是关系着我们党和军队声誉的大事。我们是人民的军队，军容一定要严整，同志们应该认真地对待这件事。做棉衣确实没有打仗那么痛快。但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只要肯动脑筋，棉衣一定能做好。”

战士们你看看我，我望着你正不知怎么办才好。只见司令员把一件棉衣铺平，耐心地指点着说：“棉花要絮匀压平，翻时要小心对正，里面才不会起疙瘩！锁扣眼要用倒线；缝口袋要用勾针……”

司令员一边说着，一边飞针走线给大家示范，看着司令员那灵巧的动作，大家不由地又惊讶又佩服。

一个小战士性急地嚷嚷：“司令员，再教教我们开领口吧。”

司令员抬起头来说：“开领口也不难。”然后顺手拿起一个吃饭用的瓷碗，往领口的位置一扣，在棉衣背缝正中留出二公分，用木炭顺着碗边画了一道圈，风趣地说：“照这个圆圈剪下来，正好和脖子的粗细差不多吗！这叫简易裁领法。”

一个小战士忍不住问：“司令员，你怎么学会的做棉衣呀？”

“当兵以前，我在家学过三年裁缝哩，参加革命以后还没摸过这个老行当呢，今天才用上喽。”

大家回去照刘伯承司令员的方法开领口，果真正合适。刘司令员做棉衣的要领，很快在全军上下传开了。大家穿上自己动手缝制的棉衣，都觉得特别神气。战士们开玩笑说：“司令员把咱们快教成‘巧媳妇’了。”

严冬时节，全军将士都及时穿上了棉衣。可是，为十几万大军做棉衣日夜操劳的刘伯承司令员和邓小平政委还没有顾上做自己的棉衣。管理科的同志好几次要请城里的裁缝来给首长做，都被两位首长拒绝了，他们说：“同志们可以自己做，我们也不能例外哟。”司令员从管理科领来布料和棉花，白天忙完一整天的工作，晚上，就在煤油灯下戴着老花镜，一针一线地缝制棉衣。几天以后他也和大家一样穿上了自己做的棉衣。大家都说：“司令员自己做的棉衣，比城里裁缝师傅做的还要好！”

“只见公仆不见官”

一九四七年金秋时节，何其芳同志历尽艰辛从重庆回到了向往已久的西柏坡。不久，组织上安排他参加土改工作队，和工委的其它同志一道下乡搞土改试点工作。这天，他正在准备行装，突然，一个漂亮的书签深深地吸引了他。原来书签上工整地抄写着朱总司令的一首诗：

历年征战未离鞍，赢得边区老少安。
耕者有田风俗美，人民专政天地宽。
实行民主真行宪，只见公仆不见官。
陕北齐声歌解放，丰衣足食万家欢。

重温着总司令这首赞美土地革命、赞美人民专政，赞美我党民主政策的优秀革命诗篇，何其芳心潮激荡，思绪万千：从一踏上西柏坡这片革命的热土，处处感受到了革命大家庭的友谊和温暖，特别是革命领袖们的高尚情操和广阔的革命胸怀，无时无刻不在感染着他、激励着他，他心中非常渴望能跟随在领袖们身边，经常聆听他们的教诲。今天，总司令的这首诗，更加激起了这种渴望。他在想，若是自己能够跟随朱总司令工作那该多好啊，哪怕是工作几天也是幸福的。正在他拿着书签沉浸在幸福的遐想中时，组织部的老杨走进了屋里，看到他准备的行装，笑着说：“老何，别准备了，你的工作有了变动。”

“怎么？有新任务？”何其芳连忙问。

“是的，朱总司令要外出视察工作，请你作他的秘书。”

“黄华同志呢？”

“黄华同志参加土改去了。”

听到这里，何其芳同志真是又激动又担忧，激动的是自己的美好愿望得以实现，担忧的是总司令很关心国际形势，黄华同志是这方面的专家，而自己的知识很少，水平不高，恐怕不能胜任这项工作。

正在他犹豫不决时，老杨似乎看出了他的心思，拉住他的手说：“别犹豫了，快走吧，总司令还等着见你哪。”

到了总司令住的窑洞里，见总司令身穿一套半旧的灰布军装，胸前围着一块白色的围裙，安祥地坐在方凳上，理发员老曹正在认真地给他理发。看见何其芳，总司令微微一笑，和蔼地说：“你来了，快请坐，”等何其芳同志在他对面坐下后，他又接着说：“我要出去一趟，请你作我的秘书，你愿意吗？”说完慈祥的目光看着何其芳。

何其芳说：“总司令，我很愿意跟您去工作，可我水平不高，怕做不好秘书工作。”

总司令风趣地说：“大文学家嘛，咋会没水平，我相信你会做好的。再说，事情并不多，我出去做些调查，你给作作记录。要开会讲话，我出个提纲，你起个草稿。”

何其芳一听做这些工作，便说：“这些我还可以做。”

总司令爽朗地笑起来，高兴地说：“好，好，有了革命的信心，就会有革命的胜利。好了，今天就谈到这里，你先回去休息吧，以后咱们会天天在一起的。”

从总司令那里回来后，何其芳的激动心情久久不能平静。身经百战、德高望重的解放军总司令竟是这么朴实，这么平易近人、和蔼可亲。他不由得又背诵起总司令的那句诗来：

实行民主真行宪，只见公仆不见官。

先有战士尔后才有干部

解放战争时期，徐向前担任晋冀鲁豫军区副司令员。一天，他听说部队一个刚入伍的农村战士，因为乡土观念重，部队从他的家乡开拔后，他在途中开小差跑回了家里。后来经过部队动员、教育才又返回部队。这个战士回部队后，他所在连的连长不对他进行正面的批评教育和帮助。反而对他采取野蛮的惩罚手段。

徐向前得知这一情况后十分气愤，他马上命令部队政治机关，一定要抓住这件违法乱纪的典型事例，对部队进行一次正确的纪律教育，防止这种随意惩罚部属的国民党的军阀作风再发生。他严肃地宣布：“在我们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里，官兵之间是平等的同志关系，绝不能容忍这种野蛮惩罚战士的恶劣行为，所以必须给这位连长严肃的纪律处分，以教育大家，杜绝类似的事情发生。

后来，徐向前又在同干部谈话时，用这件事例教育大家。他说，大家必须记住：我们是先有战士尔后才有干部。是因为先有了120名战士，需要建立一个连队，才任命一个连长的，绝不是因为你是个当连长的材料，才给你招募120名战士，不要把自己的位置搞颠倒了！干部首先是士兵，是士兵的同志和知心朋友，然后才是士兵的师长和表率，这样，你才能带好兵，才能把出身不同、性格各异的战士，变成一个团结的战斗集体，我们的部队才会

有真正的战斗力。才能最后战胜敌人。

分棉花

1947年8月，刘邓大军南下到了大别山区。敌人十分惊慌，调动了大量部队前去围攻。为了粉碎敌人对大别山的进攻，我中原战场的几路人民解放军合击平汉、陇海两条铁路，并以主力沿平汉路南下，调动进攻大别山之敌。

解放军某师奉命在九龙口、赵集等地区担任运动阻击敌人的任务。经过连续18天艰苦卓绝的战斗，保障了兄弟部队破击平汉、陇海路作战的胜利。完成任务后，他们就在漯河、十哲庄地区建立中原解放区。

由于深入敌占区，后方给养跟不上，部队的衣被、粮食供应非常困难。有时几天也吃不上一顿饱饭。时至隆冬，战士们棉衣发不下，盖的仍旧是破衣被。48团1连4班除年纪大的和年龄小的同志外，还有5个人没有棉被（所谓棉被也只是在夹被里放两斤棉花）。12月下旬，在攻打驻马店的时候，一连缴获了几十斤棉花，这可真是雪中之炭啊！连长将这些棉花给每班分了8斤。4班班长把8斤棉花分成4份，可4个战士谁也不接，都要把自己的那份让给班长。班长自然更不要了。推让中，战士胡浩元出了个主意。他说：“班长，咱们是阶级兄弟，应该有苦同吃。这样吧，我们每人要一斤半，其余的留下。”

班长笑了：“别耍鬼聪明，每人分两斤已是最低标准，再少了，怎么御寒。我是班长，你们必须听我的。谁要是告了连长，打仗时我就让他居后。”这么一说，战士们不敢再推让了。后来，战斗更加频繁，也就顾不上弄棉花了。夜晚，大家挤在一起取暖。

一天清晨起来，班长忽然发现身上盖了一层厚厚的棉花。掂一掂，足有两斤多。问是谁弄的，大伙儿都说不知道。班长“明察暗访”了半天，仍旧是一无所获。直到第二年6月南下打杨拐时，胡浩元牺牲了，洪根良才含泪告诉班长：“那棉花是‘小机灵’胡浩元从一户财主家借的，当时他让我保密，我没告诉你。这是我的不对。”听着他的述说，班长的眼泪禁不住流了下来……

混在敌人中间

为了粉碎敌人对大别山的疯狂进攻，实现党中央毛主席南线三军必须内外线紧密配合的方针，中原军区首长决定：以一纵北渡淮河，在外线开展游击战争，拖住敌人。同时，2、3、6三个纵队留在大别山，和军区直属部队、人民武装相配合，坚持内线斗争。

我军某团参加高山铺战役后，部队集结在麻城以北地区待机。不久，接到旅部命令，要该团在麻城以北之西张店一线阻击敌人，必须坚守3天。团长韩国锦当即率领3营进到西张店一带构筑工事，阻击来犯之敌。政委赵阳同志则率团部及1、2营驻在离西张店一、二十里的村子里待命。

激烈的阻击战打响了。战士们打退了敌人的一次又一次的疯狂进攻，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韩团长接二连三派通信员回去联系，但几次出去的人都没有回来，团部说要来人也没有联系上。等到下午五时，周围的情况渐趋严重。我军三面都是敌人，背后是一条水深齐腰、宽约二三百公尺的大河。显

然我军已被敌人包围了。

由于与团部失去了联系，再加上周围的敌情一时也搞不清楚，而韩团长身边的兵力有限，不敢贸然行动，只好向团部靠拢往北撤。

快走到团部驻的村子时，发现里面已住上敌人。幸好那时天已大黑，未被敌人发现。通信员把向导找来，问清附近还有什么村子，然后把伤员留下，部队朝正北方向开进。

走到天亮，遭遇一股敌人。刚接上火，听到不远的地方有吹号的声音，仔细一听是团部的。显然赵阳同志和敌人接上火。韩团长立即命令教导员带两个连从村子后面插上去，迅速占领山头，接应部队，掩护撤退。但因种种情况，这两个连一去也失去了音信，韩团长派人费了许多时间也找不到。处境越来越严重，韩团长知道已经撤不出去了。

情况虽然非常严重，但同志们一个个都很沉着镇静。人人都抱着坚决打出去的决心，如果突围不成，就坚决和敌人拼。韩团长心里明白，硬拚会随时发生的，但这种时候更需要用智慧去战胜敌人。

韩团长叫侦察班穿上在高山铺战役中缴获的敌军服，加上刚补充的俘虏兵（仍穿着国民党军队的老虎皮），装成一支国民党的部队蒙混敌人。头天，白天活动，晚上休息；第二天第三天就白天休息，晚上行动。有时和敌人只隔着一个山头行军，敌人在山这边走，我军在山那边走。有时和敌人相背通过一个垭口，敌人由西往东，我军由东往西走，相互擦肩而过，敌人也未识破。我军就这样在敌人的包围圈里和敌人兜起圈子来。

有一天晚上，韩团长带部队摸到1个村子，发现敌人已经住上了。村子里的狗突然叫起来，我军只好悄悄沿着村边走。走着走着，遇到1个班的敌人电话兵正在架线，见到有人来就大声喝问。我军只好蒙混过关，乘敌不备，将其全部俘获。

就这样在敌人的包围圈里整整兜了3天3夜，最后从敌人住的两个村子中间穿了出来。

韩团长巧妙冲出敌人的包围圈后，又走了一天，来到一个村子，见里面有自己的队伍，一打听得知野司竟住在这里！邓小平政委、李达参谋长从会议室出来热情地和他们见了面。

开展新式整军运动

1947年冬到1948年夏，中国人民解放军采取诉苦和三查（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的方法，开展了一次有领导有秩序的民主整军运动。

随着全国解放战争的不断胜利，人民解放军数量上发展很快，部队新成分不断增加，特别是俘虏成分大量增多。随着部队的迅速发展，部队中的官僚主义、军阀主义以及其他不良倾向也有某些滋生。同时，战争规模在不断发展，仗愈打愈大，部队的军事技术和战术都跟不上大规模作战的需要。为认真解决这些问题，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和加强军内外的团结，以适应发动新的攻势作战的需要，一些部队采取诉苦的方法进行阶级教育和土改政策学习，取得了较好的经验和效果。

在此期间，毛泽东亲自修改和批转了辽东3纵队1947年9月28日关于诉苦教育的经验报告，要求全军各部队利用作战间隙，普遍开展以诉苦（诉旧社会和反动派给予劳动人民之苦）和三查（查阶级、查斗志、查工作）为

中心的新式整军运动，以达到政治上高度团结，生活上获得改善，军事上提高技术和战术三大目的。

此后，一个以诉苦和三查方法进行的新式整军运动，迅速在全军开展起来。各大军区、各野战军依据中央军委的统一部署，从1947年冬到1948年夏，先后进行了大规模的新式整军运动。

新式整军运动，在具体做法上，一般从土地改革教育入手，教育部队正确认识和支持土地改革运动，在进行土改教育的基础上，动员贫雇农出身的同志控诉旧社会给予的苦难，同时把部队诉苦和地方农民诉苦结合起来，激发大家对地主阶级的仇恨，提高阶级觉悟，以发动广大群众。然后进入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的三查阶段，深入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揭露非无产阶级的思想、作风和组织上不纯的问题。再进入整顿思想、整顿作风、整顿组织的三整阶段，分析产生问题的思想根源，各级党委作出纠正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和作风的决议、措施，清理和纯洁党的组织。最后落实到开展军事、政治、经济三大民主运动，就这些方面的一些重大问题作出检查评比，发扬成绩，克服缺点，改进部队的管理训练，开展官教兵、兵教兵、兵教官的群众性练兵运动。

经过新式整军运动，全军广大指战员提高了政治觉悟，增强了军内外团结，纯洁了组织，加深了对土地改革中的各项政策、工商业和知识分子政策的理解，增强了纪律性，发扬了民主作风，提高了军事技术和战术水平，从而激发了广大指战员的革命热情，大大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为人民解放军发动新的攻势作战作了充分准备。

这次整军运动，是人民解放军建军以来首次开展的大规模的民主运动，是全军思想政治工作在新的历史时期的重大发展，对全军的巩固、发展和争取解放战争的全面胜利，起了重要的作用。1948年3月7日，毛泽东在《评西北大捷兼论解放军的新式整军运动》一文中，对新式整军运动作了高度评价。指出：“人民解放军用诉苦和三查方法进行了新式整军运动，将使自己无敌于天下。”

运动歼敌

1947年11月，石家庄解放，华北敌人江河日下，风雨飘摇。蒋介石再飞北平，采取新的措施，统一华北军事指挥，撤销保定、张垣（张家口）两绥署，成立华北5省（晋察冀热绥）“剿匪”总司令部，任命傅作义为总司令，加强平津地区的防守。

傅作义上任后，下决心要有所作为。他大量扩充地方武装，代替主力部队进行地方防守；大搞保甲制度，实行所谓从军事到政治的“总体战”；将正规军编为机动兵团，以李文的第34集团军为平汉兵团，侯镜如的第92军和第62军为津浦兵团，他的嫡系各军为平绥兵团，进行“机动防御”，即以主力兵团与我野战军对抗，实行所谓“以主力对主力”的新战法。他特地把他的嫡系第35军、暂编第3军、新编骑兵第4师控制在北平近郊和平津之间。他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吹嘘说：“过去，国军处于被动地位……今后将改取主动，决定反守为攻，不仅要收复点线，而且要……”

在与傅作义赴北平走马上任的同一时间里，晋察冀军区野战军在晋县固家庄，召开了有旅以上干部参加的前委扩大会议。朱德总司令满怀信心地说：

“从各种条件来看，我们是有把握的，胜利是一定的了。假若还有人想象军阀战争一样，打打就讲和，那是错误的。是不是还有休息的时候？蒋介石想休息，我们不给他休息。我们把北方打完了，再去打南方。我们从南方打到北方这样多年，难道你们北方人就不愿到南方去？这次内战打完后，以后想打仗也没有打的了。那时你们还要改行。这是一定会百分之百实现的，这是实际行动造成的，难道我们还会犯机会主义错误？谁参加了这次大革命，都是光荣的，有功的。希望同志们努力干到底，推动革命胜利快一点到来！”

朱总司令的话，既反映了广大指战员的意志，也提高了广大指战员的思想水平。这些思想集中到一点，就是：消灭傅作义部，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这是战局的发展在人们思想上产生的一次飞跃，一次关键性的飞跃！正是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开始了新的作战。

为积极创造运动战机会及便于今后作战，开辟战场，逐渐击破敌平、津、保畸形防守态势，并配合东北我军的冬季攻势，钳制关内敌人，华北我军新的作战目标仍然指向保定以北。

野战军司令员聂荣臻于1947年12月11日发出作战命令，决定以2、3、4纵队、北岳纵队及北岳、冀中两军区部队一部，发动平汉北段战役，分两个步骤实施。第一阶段全力破击平保段铁路及平绥路东段南口、北平段，孤立该两段铁路沿线各据点，并尽量肃清小点碉，创造运动战的机会及有利的战场条件。此任务达成后，则依情况集中主力于适当地区。如敌集结主力驱逐我军或向我军追击求战时，我军则适时以主力出击，期于有利阵地坚决歼灭其一段；如敌不向我军出击，则依情况选择一点（涑水、徐水或保定）围攻之，争取打援。

傅作义有两个十分珍爱师，一个是第101师，一个是新编第32师，他把101师叫“一块金子”；把新编32师叫“一块银子”，别号“虎头师”。我军这次出击平汉线北段，就是要把“虎头师”全部歼灭，使傅作义失掉“一块银子”。

12月27日晚，聂司令指挥打响了新的战役。

夜幕降临，我军各纵队突然出现于保北地区，首先将敌各据点包围，同时在民兵的协同下，展开了铁路大破击。部队作战的枪声、炮声、爆炸声划破夜空，隆隆四起；民兵翻铁轨，烧枕木，炸桥梁，割电线，热火朝天。经一昼夜奋战，我3纵将高碑店至良乡间铁路全部破坏，使高碑店、良乡、松林店、涑水、涿县敌据点陷入孤立。第2纵队在保定、徐水间，第4纵队在徐水、高碑店间同时进行破击；第6纵队集结在定县以北为战役预备队。至29日破击任务完成，铁轨大部运往十里之外。30日继续平毁路基，并攻占漕河车站及田村铺、徐河桥、头台等据点。在破击过程中，28日徐水之敌一部出犯进至固城以南；北河店之敌进至泥瓦铺一带；保定之敌河北省政府特务团进至后营，各敌均被我第2纵队所部阻击未逞。

在平绥路上，在津浦路上，在有关地区，象平汉路一样，展开了声势浩大的破击战。

我北岳纵队并指挥冀热察军区部队一部，对北平至南口间进行破击，将清河至南口段铁路大部炸毁，并攻占古城、辛庄、小汤山等据点，迫退阳坊、白阳城、八沟之敌，摧毁沿线堡垒40余座。北岳军区第6军分区一部，于平绥西线柴沟堡与天镇间破击，炸毁铁路桥一座。

我冀中军区第8军分区部队，在静海至唐官屯间破击，击退静海、唐官屯敌人两次出击，并攻克五里屯。第9军分区部队一部，攻克大韩家、大小福庄，并一度攻入南大冉。第10军分区第75团、76团及回民支队，攻克雄县，摧毁堡垒8座；同时横扫大清河沿岸，摧毁堡垒14座。该分区另一部活动于津西地区，击退王庆坨出犯的敌人。

配合作战的冀热察军区独立第2师主力，在康庄至岔道间破击，炸毁铁桥和路轨，并攻克高山寺，全歼守敌。热西军分区独立团攻克波罗若；平北军分区部队克敌6据点。28日24时，敌暂编第4军一部乘汽车30辆，由下花园、怀来地区出发，向老君堂、王皇山开进企图增援延庆，29日晨与我独立第2师激战，被歼灭两个营，残敌窜往延庆。

经过3昼夜的大破击，我军已将平汉路保定至涿县段，北宁路黄村至魏善庄段，津浦路静海至唐官屯段，平绥路南口至清河、沙城至青龙桥、聚乐堡至天镇各段，总长约400公里的铁路全部破坏，使平、津、保、张之间的铁路交通陷于瘫痪。尤以平汉路保定至涿县段破坏最为彻底，破击任务完成后，军区主力转至易县南北地区待机。

我军这样做，是为了调动敌人，寻机歼敌。

果然，傅作义的华北“剿总”急派驻平南一带的第35军、暂3军、新编骑兵第4师南下增援大清河北。大清河北地区原有敌第16军和第94军。但敌人4个军扭在一起，不分散，不冒进，很不好打。

聂司令针对这个态势，命令战役预备队第6纵队并第19旅对南线的保定发起猛攻，以图迫敌分散。在我军的猛攻下，保定告急，敌人以为我军真的要攻保定，忙调4个军南下，劳师费时，进入保北，但敌人的几个军仍然抱成个团团。

攻击保定的行动达到了调动敌人的目的，但敌人行动快速，部署集中，仍未寻得良好战机。敌变我变，稳操胜算。野战军司令部马上改变部署：主力回师北上，向涿水进攻！

涿水是平汉线西侧敌人的一个重要据点，敌新编32师正把守在这里。

涿水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秦汉以前，就有了关于它的记载。东晋时“闻鸡起舞”的祖逖，便是今天的涿水人。他和今天山东省的刘昆，同在今河南洛阳一带作管理文件的小官。他俩虽说官卑职小，但志气颇大，对当时国家的内忧外患怀有共同看法，也怀有共同报国的决心。他俩友谊很深，夜间同睡一床，有一天半夜，忽然听见鸡叫（旧时迷信以半夜鸡叫为不祥）。祖逖爱国心切，一听鸡叫，更睡不着了，使用脚踢醒刘昆，问：“听见鸡叫了吗？”原来刘昆也没睡着。祖逖说：“这声音不坏嘛，倒有激励人心的作用，咱们起来舞剑吧。”二人一跃而起，抽出宝剑，抖擞精神，在公鸡的啼叫声中，兴奋地对舞起来。后来，祖逖果然领兵北伐，为晋朝收复了大片土地。如今英雄祖逖的足迹已不可寻，但“闻鸡起舞”的故事却一直流传至今，千百年来鼓舞着多少有志之士，奋发图强，立下报国之志。这，无疑也是涿水人的骄傲。

聂荣臻于1月10日发出作战命令，决心以第1、第2、第3纵队攻歼涿水之敌。

至13日战役结束，我军歼敌8000余人，终于打掉了敌人的“虎头师。”

横刀立马克顽城

位于晋西南的运城，历代都是兵家必争之地。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军队在这里修筑了坚固的工事，配置了强大的火力，我军两次攻打，均未成功。1947年12月底，我晋冀鲁豫军区所属部队对运城发起第三次攻击。

12月16日晚，攻打运城的部队各以1个团的兵力，先伸进到距运城半日行程之内，隐蔽起来。17日黄昏，以突然奇袭手段向运城城郊各据点发起攻击，为大部队迅速接近城垣创造条件。当时我军的部署是：第2纵队2个旅由运城西关至马家窑段攻击突破，第8纵队2个旅在独3旅2个团协同下，由老北门攻击突破。

但是，扫清运城外围的作战不顺利。

20日夜，我军继续扫除敌人外围各据点，逐步获得成功。8纵23旅68团一部攻占了火车站水塔，2纵队9旅一部占领城西敌人马家窑阵地。23日晚，独3旅7团2营攻占纪念塔以北方型碉堡，8纵队的23、24旅爆破外壕内护城碉堡，2纵队4旅也攻占了运城西关。

按计划于12月25日晚完成登城一切准备后，开始进攻。但23日接到情报：在黄河南的胡宗南部4个旅，又准备北渡增援。

据此情况，我军把原定的25日黄昏总攻提前到24日夜接敌。

由于总攻时间提前，登城准备仓促，接敌运动的交通道路未完全开辟出来，临时把突击部队撤开挖交通壕，至25日拂晓止，最深的交通壕还不到半人深，冻土竖地，又在敌城墙火力下作业，部队稍有伤亡。通外壕的跳板和登城的云梯也短，而且很重，1个班都抬不动，送到外壕里距离壕边还差一截，竖上城墙又短一截，突击队拥挤到外壕和城墙脚下。拂晓时我军火力又压制不住敌人，天亮时，敌人就站在城墙上用各种火器杀伤我登城突击队。同时，城西我军还未进到城墙底下。这样，城北主攻方向上就受到敌人集中兵力兵器的反击。使这次登城失利。

25日晚，我军再组织一次进攻，以同样的不利情况而停止进攻。

就在这个叫劲的时刻，也是最容易动摇决心的关键时候，军区徐向前副司令员26日命令我军：“坚持最后5分钟，坚决攻下运城。”

这一命令，给参战部队坚定了信心。在这个紧张时刻，各旅在阵前召开作战会议，研究作战办法和再动员。前线指挥所里留下主任桂绍彬和参谋处长晋夫与上下级保持联系，王新亭和王震、张祖谅3人，冒着空中乱窜的流弹，满天飞舞的雪花，到23旅指挥所里去参加该旅召开的团以上干部紧急作战会议。王新亭、王震考虑到几个旅中，23旅在打曲沃县城时使用坑道爆破成功，只能命23旅在敌火力下，跳进敌人外壕内，选择在距城墙最短距离内实施强行挖掘坑道了。23旅的指挥所就设在城北不远的1个烧砖瓦窑内，这时距城墙根只有1000多米，虽在敌人火力威胁下，但地形便于观察城外情况。

23旅长黄定基与69团团长江国斌，副政治委员蔡剑桥等人，共同研究出一个方案：7连的交通壕已经挖到距城北外壕20米处了，有强行作业的可能，这是个捷径，从那里出发，深入到外壕去挖坑道，填好炸药爆破，开辟冲击道路。

夜里，风雪交加，寒气袭人，七连排长刘明生等9人背着门板和湿被子防御敌人子弹，带着作业工具和同指挥所联系用的绳子。分作3个战斗小组，分头开始行动。第1战斗小组刘明生、乔永亮、郭海顺，在火力掩护下跃进，

通过铁丝网时，刘明生负伤，郭海顺孤身滚进外壕，联络绳被炸断，上下失去联系。第2战斗小组崔有福、郭宪章、常豫恭下到外壕后，也断了消息。

第3战斗小组车元路、申士功、张有力出发时，他们提出：“不用火力掩护，免得暴露目标，也不再背门板和湿被子防弹，身子也灵便些。”

张国斌团长同意了 this 建议。车元路他们悄悄地向外壕方向爬去，果然出敌意外，顺利地摸进了外壕，同先前进到外壕的其他人会合了。

战士们在寒风刺骨，冰水盈尺的泥浆中，迅速挖掘坑道，热汗冰水泥浆混在一起，又脏又冷，使人难以忍耐。敌人不时往外壕投手榴弹和手雷。进到外壕里挖坑道的同志，大部分负了伤，个别同志阵亡了。他们把战友掩盖起来，剩下的同志，带着伤，艰难地、不停地进行坑道作业。战斗携带的工具施展不开，就用双手刨，一捧一捧地把泥土捧出洞口。

这时，鹅毛大雪又纷纷扬扬地飘舞下来。

团长刘国斌俯卧雪地，一动不动的观望着前方的动静。他想：刘明生、车元路等9位同志于昨晚冒着敌人的弹雨，分批进入外壕，现在已经是第2天的清晨，还没有听到联络连接的铃铛响。难道他们都牺牲在外壕里？

正在张团长心情十分焦虑时，突然接到联络观察组的报告说：“从敌人外壕的方向爬出一个人来！”这个人正是车元路同志，他身上已负了5处伤，仍以惊人的勇敢和毅力，忍着伤势疼痛，从敌人的外壕爬回了自己的阵地，报告了他们在外壕里彻夜挖坑道的情况。

从他的报告中，张团长方知，原先的联络绳子早已被敌人打断了，连接的铃铛，早成了“哑铃”。而深入外壕的战士们，正以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概，奋不顾身的挖坑道，不完成任务是决不会回来。

听了这个消息，大家十分振奋。张国斌把水壶递给满身泥雪和冰碴、鲜血浸透衣裳的车元路，并叫来卫生员给他包扎伤口。而这位坚强的战士则勇敢地表示：“不要紧，没有伤着骨头，我还能战斗！”多么好的一位人民战士啊！

旭日东升，晨雾渐散，白天来临了。王新亭在69团指挥所刚开完会，部署好了攻城行动，便听到令人兴奋的消息：英雄们经过彻夜的努力，终于在拂晓前，挖成了5.5米长的坑道和可容纳3000公斤炸药的药室，并且在通向阵地的开阔地上，还挖好了几步一个的避弹坑。这是英雄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爆破运城坑道的成功，真是来之不易啊！

27日黄昏，爆破队仅用40分钟就完成了3000公斤炸药的传递和装填，按预定时间发起了总攻。一声巨响，将城墙炸开了20多米宽的斜坡。我67团2营和69团2营均为突击营，他们同时分别登上城墙和城北门楼。69团团长江国斌亲自带领2营冲上突破口并迅速突入城内，指挥突击队一面扩大战果，一面拦截向突破口增援的敌人。

敌人十分顽固，作垂死挣扎，用猛烈炮火轰击封锁突破口，使我后续部队无法前进。我登上城楼的部队又遭敌人暗堡袭击，伤亡很大，敌投入成营的兵力，从东西两侧夹击我城头部队，并沿城墙向突破口轮番反扑。终因寡不敌众，突破口被敌人封闭，我第2梯队被敌人隔绝于城外。69团团长江国斌带领的突击队5个连却被敌人反包围在突破口内。

在这情况十分紧急的时刻，2纵王新亭司令员和张祖谅参谋长又来到23旅指挥部，命令黄定基旅长，要不惜一切代价，坚决再次打开突破口。立即采取多路攻城，分散敌人封锁突破口的兵力！

黄定基坚决执行命令，立即组织部队勇猛反击，同时，王新亭又命令 24 旅王庸旅长调部队加入争夺突破口的战斗。23 旅在老北门的东侧，24 旅在老北门的西侧。经过猛烈的战斗，突破口又被我军夺占。突破口恢复后，我 23 旅和 24 旅勇猛攻进城去。随后 2 纵队的一部分部队也从西门绕到北门进入城内，同时留在西门的 2 纵队主力，接着也搭云梯从西门进城。

几支部队攻入城内后，经过激烈巷战，当夜将守敌 1.3 万余人大部歼灭，28 日 7 时结束战斗。由运城南门逃窜之敌残部 3000 余人，逃至平陆北之 7 里坡一带，也为我独立第 3 旅及分区部队全部歼灭。

运城战役，战果辉煌，不但歼灭了守敌，而且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和其他军用物资。

运城解放后，全体指战员和根据地的群众无不欢欣鼓舞，兴高采烈的欢庆胜利。第 8 纵队党委代表全体指战员，在 1948 年元旦这天，向党中央、毛主席发了电报，以解放运城的胜利，给党中央、毛主席拜年！

元旦这天，晋南人民解放军司令部发言人，发表谈话说，攻克晋南重镇运城，在军事上，更增强了我军的机动力量，南可控制陇海路，西可出击关中，并更好地支援豫陕鄂解放军作战。在政治上，摧毁了晋南反动势力的巢穴。在经济上，控制了可供晋豫陕 3 省大部地区食用的潞村盐池，增加了全区的财富。

毛主席制定十大军事原则

1947 年 3 月 18 日，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主动撤离延安后，毛泽东和周恩来、任弼时等继续留在陕北，主持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的工作。几经辗转，11 月 22 日，他们来到米脂县的杨家沟。

在陕北，米脂县是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地方。杨家沟是在县城东 40 里外的一个较大的山村，这里交通不便，偏僻安静，容易保密，窑房又多，便于长时间居住和召开较大的会议。

12 月 25 日至 28 日，毛泽东在这里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扩大会议。这是一次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解放战争期间举行的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会议。由于它是在 12 月召开的，人们习惯把它称为“十二月会议”。

这个会议的准备工作的做得比较充分。毛泽东用很大精力起草了作为会议主题报告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正式会议开始前，他把这个报告发给大家进行讨论。

《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是一个纲领性文件，它所回答的问题是：怎样打倒蒋介石，怎样建立一个新中国。为了把全国解放战争胜利地进行到底，实现打倒蒋介石的目的，毛泽东在报告中全面总结人民解放军自 1946 年 7 月始至 1947 年 11 月止 17 个月作战中积累的丰富经验，并加以概括提出了著名的“十大军事原则”。

毛泽东指出：“我们的军事原则是：（1）先打分散和孤立之敌，后打集中和强大之敌。（2）先取小城市、中等城市和广大乡村，后取大城市。（3）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为主要目标。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是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结果，往往需要反复多次才能最后地保守或夺取之。（4）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两倍、三倍、四倍、有时甚至是五倍或六倍于敌之兵力），四面包围敌人，力求全歼，不使漏网。

在特殊情况下，则采用给敌以歼灭性打击的方法，即集中全力打敌正面及其一翼或两翼，求达歼灭其一部、击溃其另一部的目的，以便我军能够迅速转移兵力歼击他部敌军。力求避免打那种得不偿失、或得失相当的消耗战。这样，在全体上，我们是劣势（就数量来说），但在每一个局部上，在每一个具体战役上，我们是绝对的优势，这就保证了战役的胜利。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就将在全体上转变为优势，直到歼灭一切敌人。（5）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每战都应力求有准备，力求在敌我条件对比下有胜利的把握。（6）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牺牲、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即在短期内不休息地接连打几仗）的作风。（7）力求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同时，注重阵地攻击战术，夺取敌人的据点和城市。（8）在攻城问题上，一切敌人守备薄弱的据点和城市，坚决夺取之。一切敌人有中等程度的守备，而环境又许可加以夺取的据点和城市，相机夺取之。一切敌人守备坚固的据点和城市，则等候条件成熟时然后夺取之。（9）以俘获敌人的全部武器和大部人员，补充自己。我军人力物力的来源，主要在前线。（10）善于利用两个战役之间的间隙，休息和整训部队。休整的时间，一般地不要过长，尽可能不使敌人获得喘息的时间。以上这些，就是人民解放军打败蒋介石的主要的方法。”

“十大军事原则”突出地解决了用劣势兵力战胜优势兵力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核心是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在战争尚在进行时，公开宣布自己的战略战术、作战形式和方法等，这是罕见的。正如毛泽东所说，我们的战略战术是建立在人民战争这个基础上的，任何反人民的军队都不能利用我们的战略战术。

毛泽东“十大军事原则”的提出，是人民解放军作战方法完备的、科学的高度概括，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结晶和重大发展，是对马克思主义军事科学的重要贡献。

